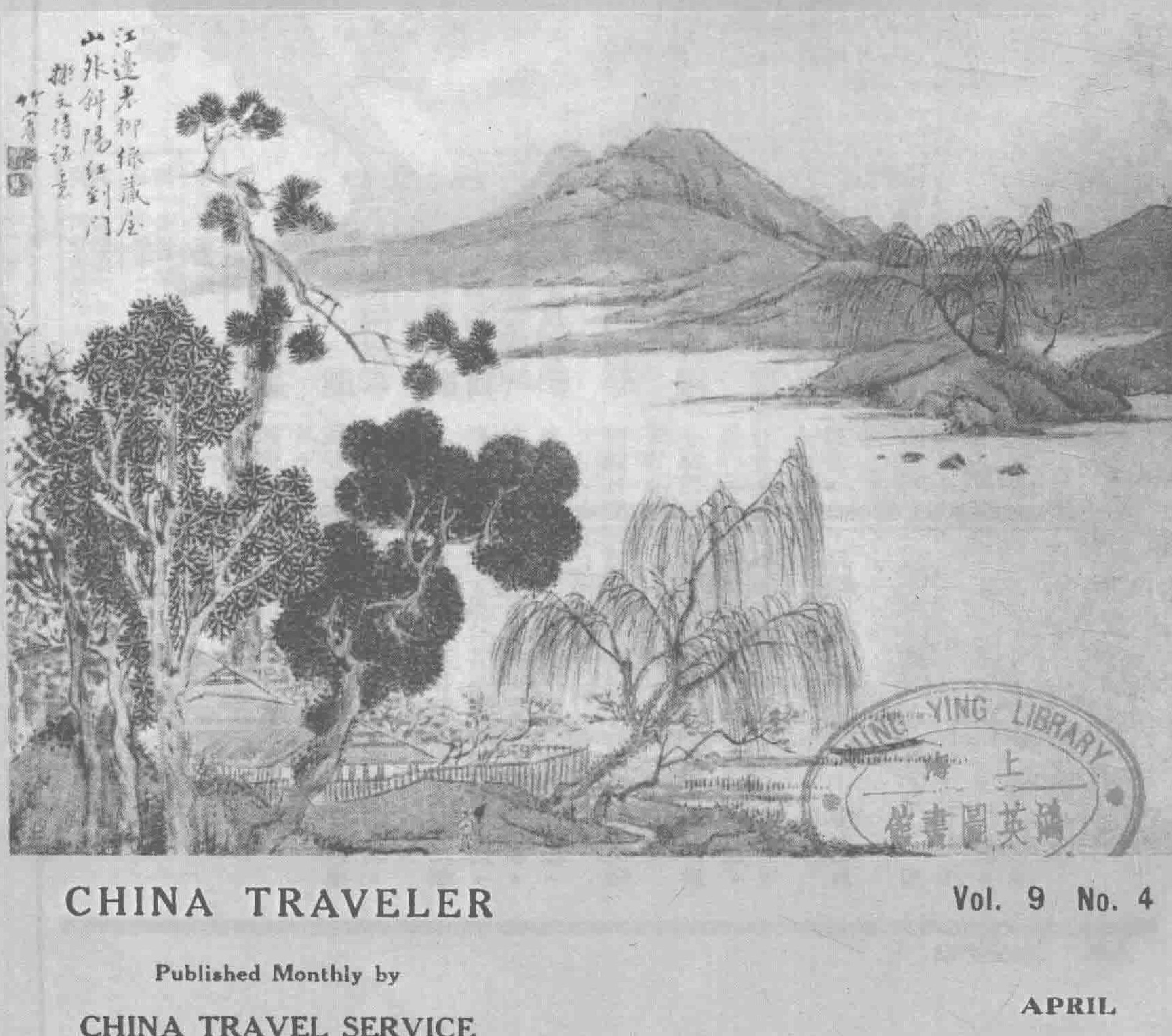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第九卷第四號　中華民國廿四年四月一日出版　中國旅行社印行

北山寒遊記
首過隆中
許靜仁先生訪問記
紐約一瞥
島國之春



YING LIBRARY
上海
鴻英圖書館

江邊老柳綠藏屋山外斜陽紅到門

沈竹賓

CHINA TRAVELER

Vol. 9 No.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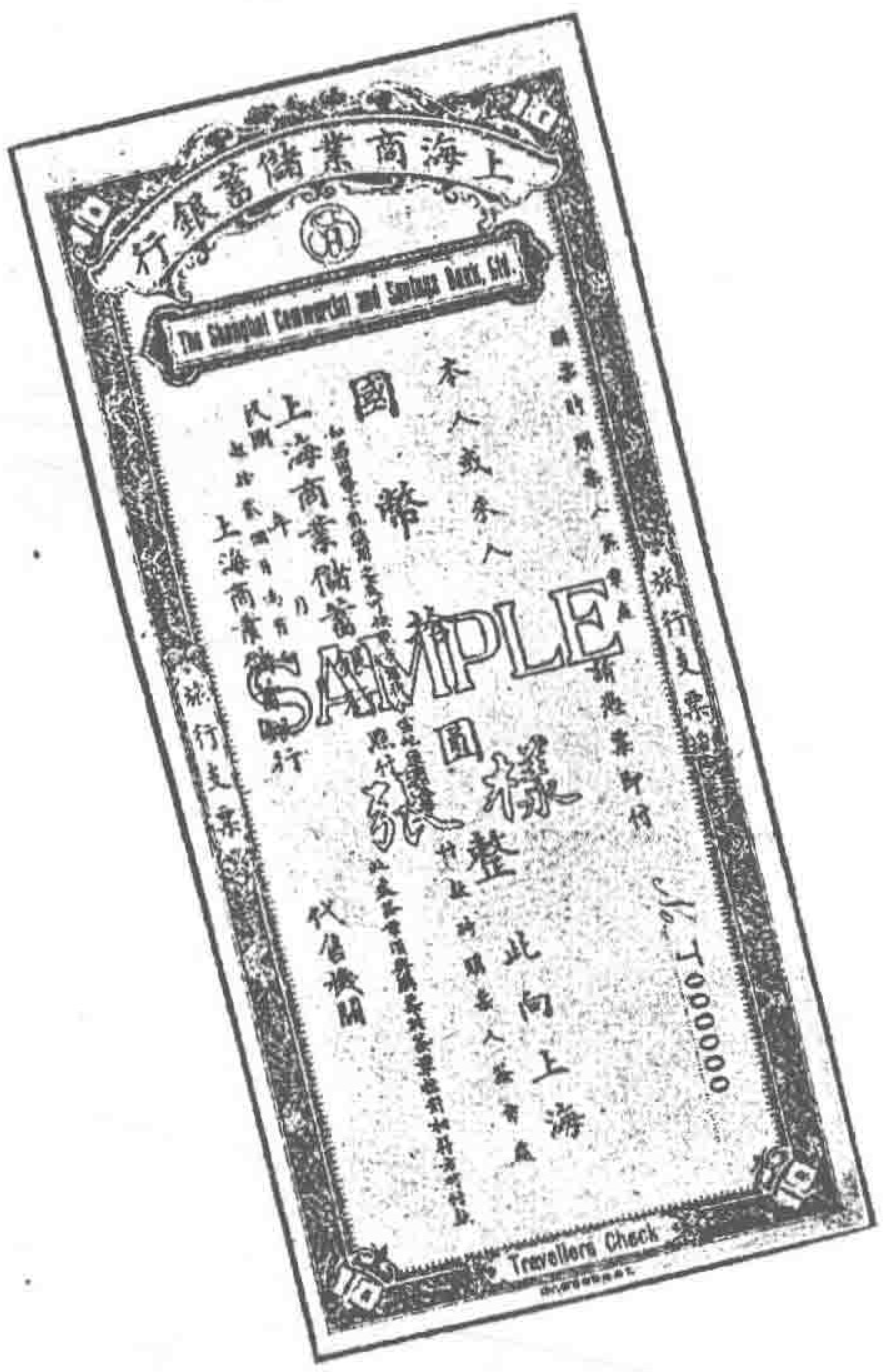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APRIL

1935



上海銀行

旅行支票

便利——穩妥——價廉

各埠上海銀行中國旅行社及代理機關發售兌現

印有章程備索

中華書局發行　倪文宙編輯

新中華



▼本誌編輯內容，約分下列各類：

時代鏡　以簡短雋永的筆致，評述各項當前的問題。

論著　包含性質嚴肅的文字：凡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等問題的檢討、介紹和批判。

文藝　包含文學與藝術：凡小說、戲曲、散文、文與論著，以及美術、音樂、電影、攝影、隨筆、漫談、小品皆屬之。

談藪　賅括社會、自然各科之簡短文字，以及世界人物逸事等。

通訊　包含各地方通訊，特別注重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消息，融域外新聞與國內要訊于一爐。

新刊介紹　不論書報雜誌，凡有所貢獻于讀書界者，擇要介紹。

常識科學　刊載日常必要的關於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的文字。

半月要聞　就半月內國內外重要時事，作有系統記述。

參考資料　擇要轉載公家專件，及重要報告和統計等。

時論選輯　摘錄時人言論，集合各家見解，以資比較。

世界小聞　專載世界各種珍貴而饒有興趣的小新聞的簡短文字。

新詞拾零　選擇各種重要名詞，予以正確簡明的解釋。

插圖　選登中西名畫、照片、時事攝影，以及科學界、自然界之事物寫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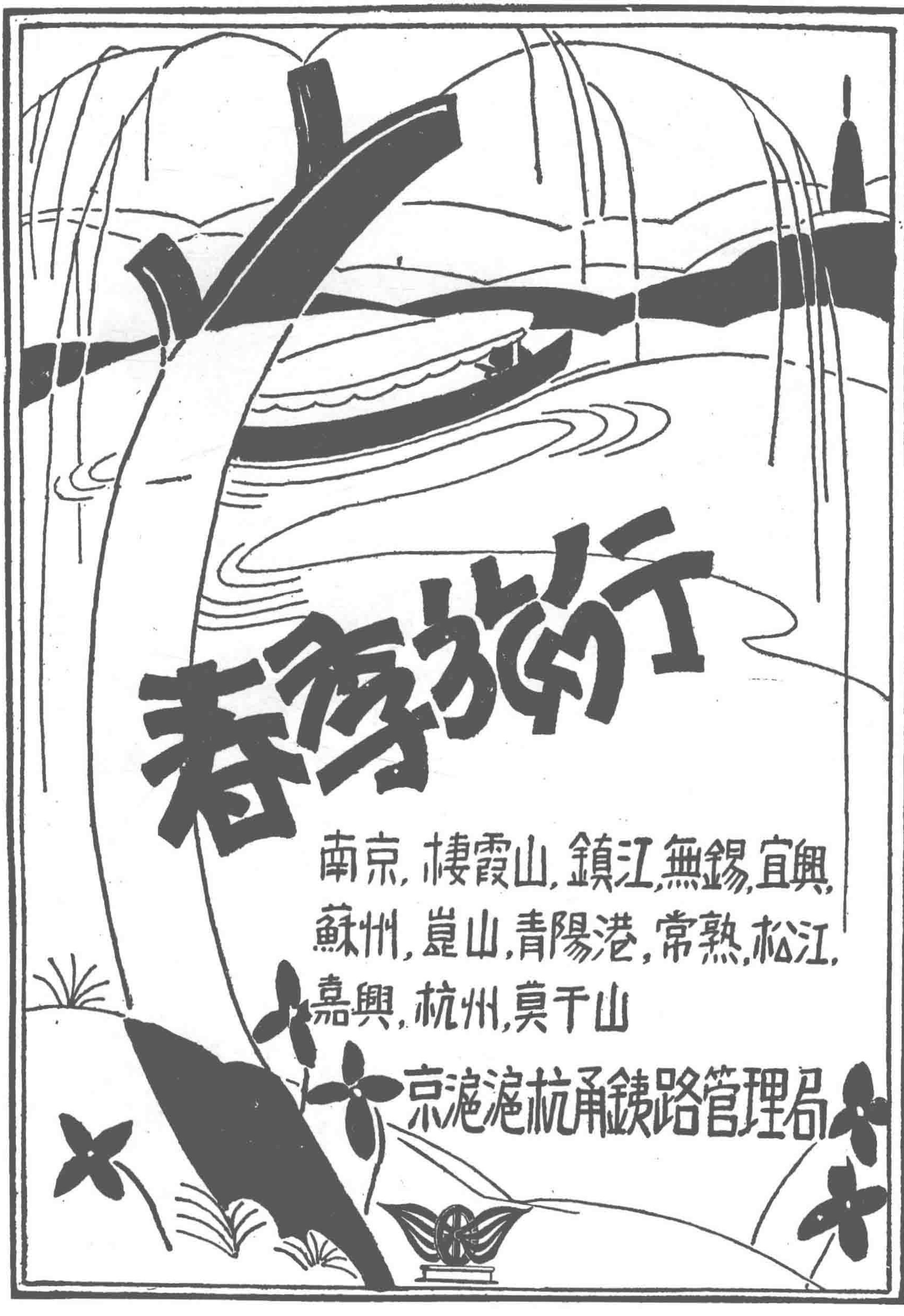
諷刺漫畫　選載海外及國內之各種重要時事漫畫。

零售每冊一角	
預定	全年二十四冊二元四角 半年十二冊一元二角半
郵費	香港澳門每冊另加六分 國外每冊另加一角五分

全國郵局均可代定

▼每月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華0795(全)　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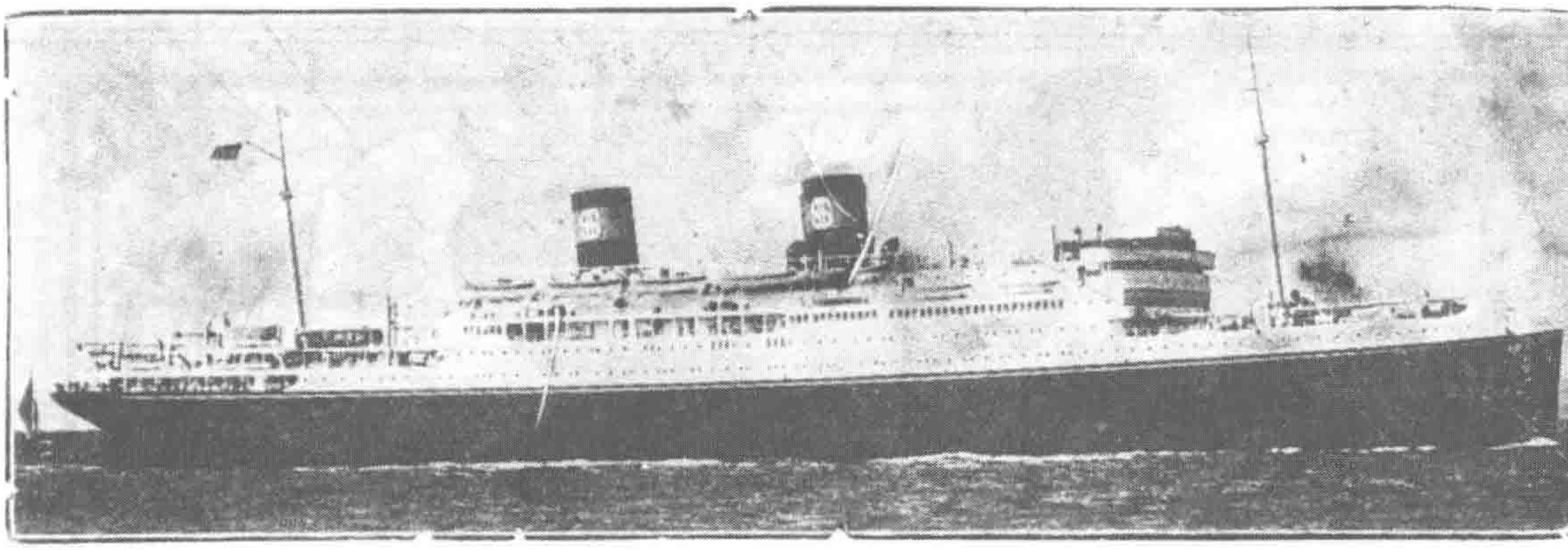

春季旅行
南京，棲霞山，鎮江，無錫，宜興，
蘇州，崑山，青陽港，常熟，松江，
嘉興，杭州，莫干山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

旅行雜誌



第九卷第四號目次

北山寒瀑（美術圖景）……一
椰林競渡（美術圖景）……二
北山寒游記……柳亞子……三
首過隆中……張延祥……七
浙東山水歷目記……徐珊……一三
西游小記（八）……張恨水……一九
環游海南島記（四）……田曙嵐……三五
江浙紀游絕句……俞誠之……四九
穿山景色（美術圖景）……周雲亭……五一
浙東之春（美術圖景）……徐珊……五二
浮雕攝影（美術圖景）……周雲亭……五三
旅行講座（四）
許靜仁先生訪問記……趙君豪……五五
紐約一瞥……張少微……六一
海航記……履坦……七一
島國之春……王沿津……七九
情盲……周瘦鵑……八七
旅館之秘密（四）……瞿強立……九五
平滬通車（四）……張恨水……一〇三
北夢錄……銖庵……一〇九
趣味……一一一
中華國有鐵路（國內旅客聯絡運輸來回游覽價目表）（由蘇州站）……一一三



大來輪船公司

大來公司總統號內容華麗設備完美內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并無高舖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盎興乎來

十四天開行一次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OVERLAND LIMITED



Our Overland Limited crossing Great Salt Lake on the famous Lucin Causeway

FASTEST TRAIN

ON THE SHORTEST ROUTE FROM SAN FRANCISCO TO

CHICAGO!

奧威蘭特別快車

係舊金山至芝加哥最快之列車走最捷之路兩天三夜直達該處較他路快車省時甚多因係通車途中勿需換車上掛餐車客廳觀景車等皆用科學方法保持適宜溫度若閣下在落杉磯西雅圖或溫哥華登陸可乘敝公司之其他快車直赴美國東部敝公司在金山碼頭及防疫所派有華洋代表專爲招待及協助各船旅客請隨時接洽

美國南太平洋鐵路公司啓

Our famous Overland Limited follows the shortest route straight across America to Chicago. It climbs the High Sierra near mile-high Lake Tahoe and "goes to sea by rail" crossing Great Salt Lake on the Lucin Cutoff.

The Overland Limited gets you to Chicago in two days and three nights, beating by hours and hours the time of any other train on any other line,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Chicago. It is a through train.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cars or trains en route.

The Overland Limited carries AIR-CONDITIONED dining car, club car, observation car and room car (drawing rooms and compartments).

If you land at Los Angeles you can go East on our Golden State Limited via Chicago or Sunset Limited via New Orleans. Or, should you land at Seattle, Vancouver or Portland, you can go through California, traveling on our Cascade to San Francisco, continuing on *your* choice of our direct routes Ea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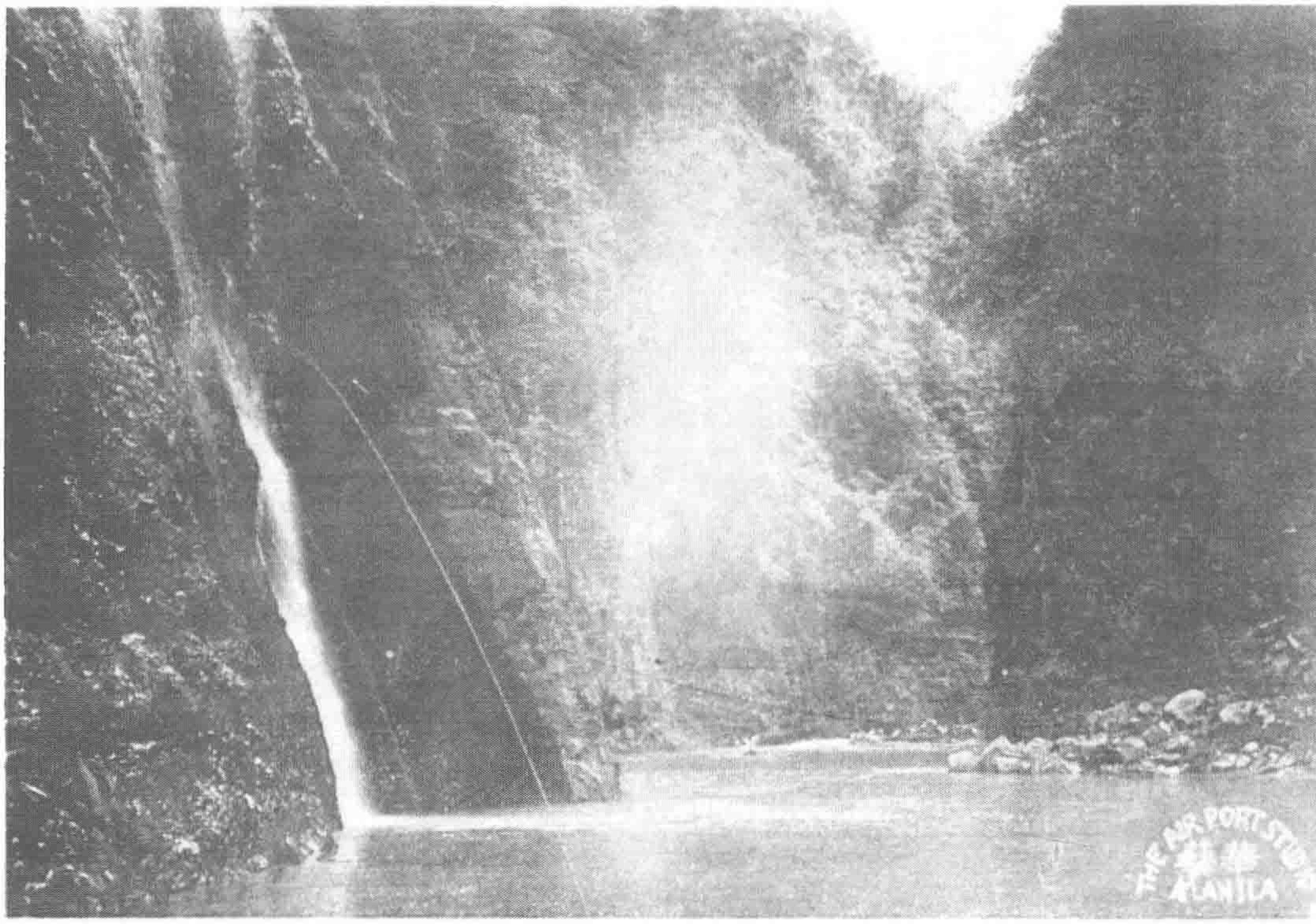


Southern Pacific offers all types of accommodations between the Pacific Coast and eastern United States.

Southern Pacific

Our representatives, including Mr, S. K. Lai, Chinese Passeng r Agent, meet all ships at quarantine, San Francisco. They will be glad to help you plan your trip in America.


仙樂
特快軟片
SELO FILM
ILFORD LIMITED
SELO
SELO
CHROME
FILM
六大優點
感光特快
膠膜細膩
光影清晰
不畏反光
多層藥膜
膠膜堅固
全國各大照相材料行及各大公司均有出售
上海依爾福洋行
廣東路第一五三號
電話第一八五四五號



北山寒瀑

參閱柳亞子先生之「北山寒游記」



椰林競渡

參閱柳亞子先生之「北山寒游記」



赴菲同人合景

北山寒游記

柳亞子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即公元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晨，赴菲觀光團始發上海，以傑克遜總統號船行。二十二日過香港，二十五日抵馬尼剌，菲人所謂岷市者是也。招待委員會爲我曹定順序單，將以三月一日游內湖省之北山寒瀑布。友人董冰如見之，詫曰，北山寒奇險，君與夫人奚能往者。余遜謝未言。既歸自碧瑤，決以翌日往游。同人咸慫恿，言不涉奇險，焉有奇樂。副團長王曉籟持此議尤力，余與內子佩宜遂決行。一日晨發大東旅社，同游者二十二人，共乘七車。余與鮑冷雪桂韻秋兩女士暨于以同共一車，李清泉之長公子世傑御之以行。鮑爲光華大學文學士，兩江球隊南紀秘書，桂爲岷市事業家桂華山女弟，于則華僑商報主筆也。車中談話極歡，自岷市經黎沙省，抵內湖省，行程三小時，未覺其久。佩宜以別車行，會於北山寒旅社。稍進茶點後，遂易游泳衣，不袴不襪，笠冠芒履而出，無間男女，衆皆譁笑。始議人各一舟，余戲謂佩宜曰，今日之事，死生聽自然，不復能相顧矣。已而仍兩人共一舟，余復與佩宜偕，舟爲獨木製，兩舵夫夾前後，余踞中坐，置佩宜于懷中。王儒堂與冷雪偕，朱少屏



徜徉乎中流

挾陸禮華共載，華山韻秋則兄妹共一舟，亦如余之與佩宜也。初行湖中，湖不甚闊，又無急流，心疑冰如語不實。唯四圍峭壁萬仞，椰林遍嶺上，訝爲奇觀耳。稍進，流始急，亂石參差水底，舟人每遇險阻，輒涉水扶舟以行。既至深處，始躍上，水亦隨入。又數舟競渡，相傾相軋，舟中咸積水，臂腿盡溼，余兩人始有戒心。中途觀第一瀑，遜日本比叡山遠甚。再進，流益急，石益多。水由上而下，高低相距幾丈許。舟則由下而上，至奇險處，余兩人亦不能不舍舟遵陸矣。履危石，挾浪花，匍伏蛇行。既脫險，始再登舟。如是者三數次，跋涉不勝其勞苦。又水聲澌湃，如萬馬犇騰，疑將碎舟。余始內怯，猶强笑，謂碧瑤之役，御風控鶴，今則將下探驪龍之窟，孰謂書生無巨胆哉？佩宜固無懼，亦以戲詞慰余也。既過第二瀑，亦無甚特殊處。蓋北山寒之得名不在瀑，唯在非涉險不能見瀑耳。流盡見小山，高下曲折，或踐懸石，或步樹根，披荆拂草，同游者挾之，始達前路。山盡又見小溪，別有天地，波恬浪靜，咸作水嬉。儒堂冷雪姿態最佳。余與佩宜不諳水性，初伸足入水，覺冷不可耐，久之始溫。則坐溪中小石上，觀諸人游泳。湘濤擲水與儒堂戰，浪花亂濺，咸遭池魚殃，余以笠爲盾，始獲免。時同游者畢至，獨少曉籟，頗疑其遇險。正危慮間，忽見一彪形大漢，戴范陽圓笠，披巾跣足，闖然立高岡上，振臂一呼，

萬山皆響，似魯智深從天際飛來也。衆拍手迓之，掌聲如雷動。有攝影師偕來，游侶亦都携快鏡，衆機齊舉，於是鴛鴦鵜鶘，盡入鏡頭矣。曉籟涉水立中流，右抱余左挈佩宜，合攝一影，觀者咸笑不可仰。游事既畢，復登舟返，不慮奇險之尙在歸途焉。舟之來也，逆流向上，舟人窮氣盡力，然無覆溺虞。其返也，則順流而下，波濤洶湧，一不愼，水入舟中，舟翻水面矣。行數里，水益急，聲益洪，瀑布復助桀爲虐，銀濤雪浪，不數廣陵八月潮。惴惴然危坐，若芒刺在背，生死不辨頃刻間。余窘甚，大聲吟詩以自壯，有云波濤龍戰原奇譎，性命鴻毛亦等閒，幾於聲嘶力竭矣。然游目四顧，千奇萬怪，竟不暇給。曩謂不涉奇險，焉有奇樂，豈欺余哉？每渡一灘，水輒盈舟中，以椰杯掬之，須身手敏捷。稍一遲回，即不復可及。遇險處，仍蛇行登岸，險過再上舟。既跋涉數四，舟人始相顧謂脫險。將達彼岸，波平如鏡，艇穩於家，回首前塵，眞疑一夢矣。去時舟行二小時，歸來才一時半，蓋遲速之不同如此。歸抵旅社，聞有數舟未至。遲而訊之，則十四舟沈其一，覆其三，幸俱無恙。沈舟者王曉籟；覆舟者姚錫九，鄭方正，都錦生也。曉籟諳水性，臨危端坐，神志不變，信奇人歟。既飯於廻廊，舉杯盡白蘭地酒，共慶生還焉。同人咸謂奇險爲平生所未經，奇樂亦平生所未遇，快哉斯游，嘆觀止矣。仍登車魚貫返岷市，燈火萬家，遙天暝色，不勝今昔之感。湘濤索文紀事，匆遽未有以應。三月四日離菲島，乘露西亞皇后船北返。六日抵九龍，遂游廣州，八日復啓椗。頃已九日之夕，明午將抵滬上，夙逋不可終負，遂赴寫字間草草書此。冷雪方對案作日記，下筆千言，恍聞春蠶食葉聲。度女學士當有佳製，以餉讀者，余文特拋磚引玉耳。質之湘濤，以爲如何？

都錦生絲織禮品
發行所
杭州花市路
上海北四川路
上海三馬路。
廣州永漢北路。
南京門帘橋。
漢口江漢路



商標

CHUN TAI & CO., LTD.

毛全泰木器廠

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監製學堂公會戲園及住宅內各種用具承辦銀行商號一切裝修選材精美用漆審慎歷寒暑不變樣遇濕熱不退色 貴客光顧務希垂察

發行所 南四川路六百號青年會對門

製造廠 虹口體育會東路靶子山後面

電話一二一〇〇號



漢諸葛武侯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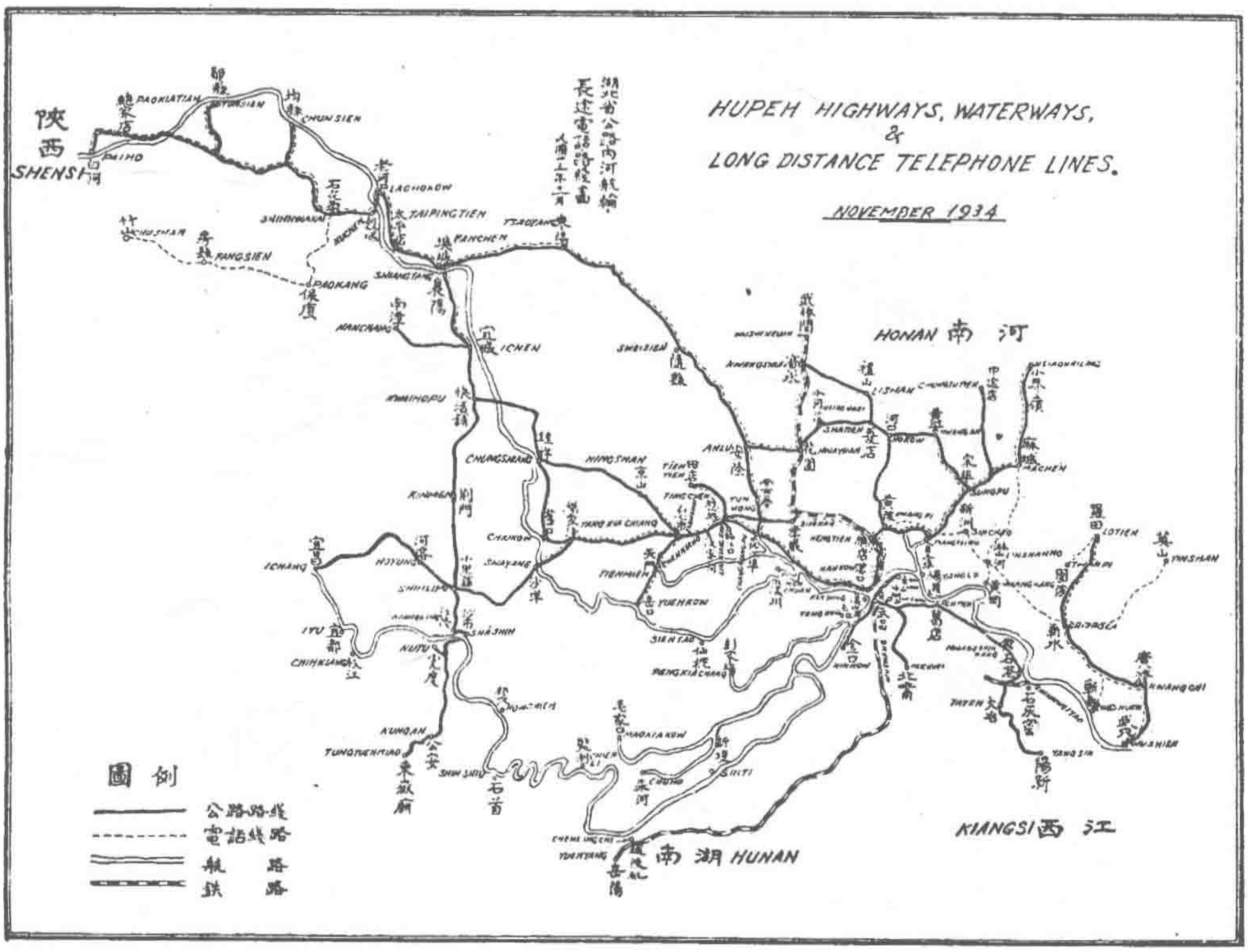
首過隆中

張延祥

湖北省公路，近已完成其大三角網，自漢口出發，當日可達樊城，二天可到隕縣，或陝西邊界之白河。循漢宜路則當日可達沙市，二天即到宜昌，或湖南邊界之東嶽廟。循鄂南路則當天可到陽新，即入贛之幹道。長途汽車全歸省營交通稱便，行旅德之。

鄂北路綫，尚有一三角環，即自漢口至樊城，襄陽至沙洋，沙洋回漢口約七百公里，三天可繞一周。余於十二月十日因公出發，遵此道行，惟自漢口至安陸一段，舍汽車而火車，一試平漢之慢車，兼觀察花園之地勢。自花園換汽車馳安陸，宿襄花路局內，承李局長達可兄指示，感靡已。次早乘車西詣，經隨縣棗陽至樊城，天尚未晏。

初蒞鄂北，最大觀感，厥為治何之急要。鄂北澴水，溳水，漂水，灄水，溠水，澨水，唐河，白河，以及最大之漢水，皆已形成沙河，不通輪舟，不利灌溉，岸距逾里，水流曲疊，深不及尺，而沙乃無底，一望垠白，間有閃爍反射，是沙河也；河旁之田，不久亦沙矣。因夏秋水盛，急洪奔騰，瀑漲堤淹，挾沙下沉，使膏沃之土，轉成沙丘，不可謂非嚴重問題之一。觀感之次，與沙河有因果之關係



湖北省道航路及長途電話綫路圖

者，牛山濯濯，荒草漫野，造林實爲不可復待之建設矣。余以旅行爲樂事，觀感所及，益以知吾輩之責任，而圖奮起直追，非謂呻吟悲喟也。旅行原有四目標：一，攬形勢；二，採風物；三，揭勝景；四，訪古蹟。惟後二者多爲騷人墨客之事，繪之於圖，詠之於詩，或影之於片，記之於文，固足以陶怡性情，然未盡旅行之本能也。形勢風物，必須身歷其境，始得領悟一二，否則難能想象其萬一。卽使數經其地，以車，以舟，以輪，以飛機，以步行，所見必互有不同。憶余今夏乘機自贛來鄂，山川形勝，與輪行所見迥異，觀感亦相證相背。後若再來鄂北，不知將何所得？今言考察，有類瞽者捫象乎？

鄂北多城，不以縣爲限，村集亦均有土寨，雉堞井然。如隨縣有內外兩城，雙溝，厲山，東津，興隆集，均非縣而有城。襄陽樊城一衣帶水之隔，治設襄陽，而樊城之城，不僅具名而已。樊城南北門相距僅一里，東西延袤則六里，形如扁盒，非方城，恐國內少有其匹。抵樊之翌日，仍乘車西進，二小時而達老河口，爲鄂北商業重心。河口隸光化縣屬，距縣城僅五里，而河口亦自有其城。河口守門之武裝同志，嚴厲執行『軍民人等到此下車』之敕令，余幾爲所辱，則入城又必須問禁矣，入門。趨西城，卽達襄河之濱，依河爲城，其城垣或爲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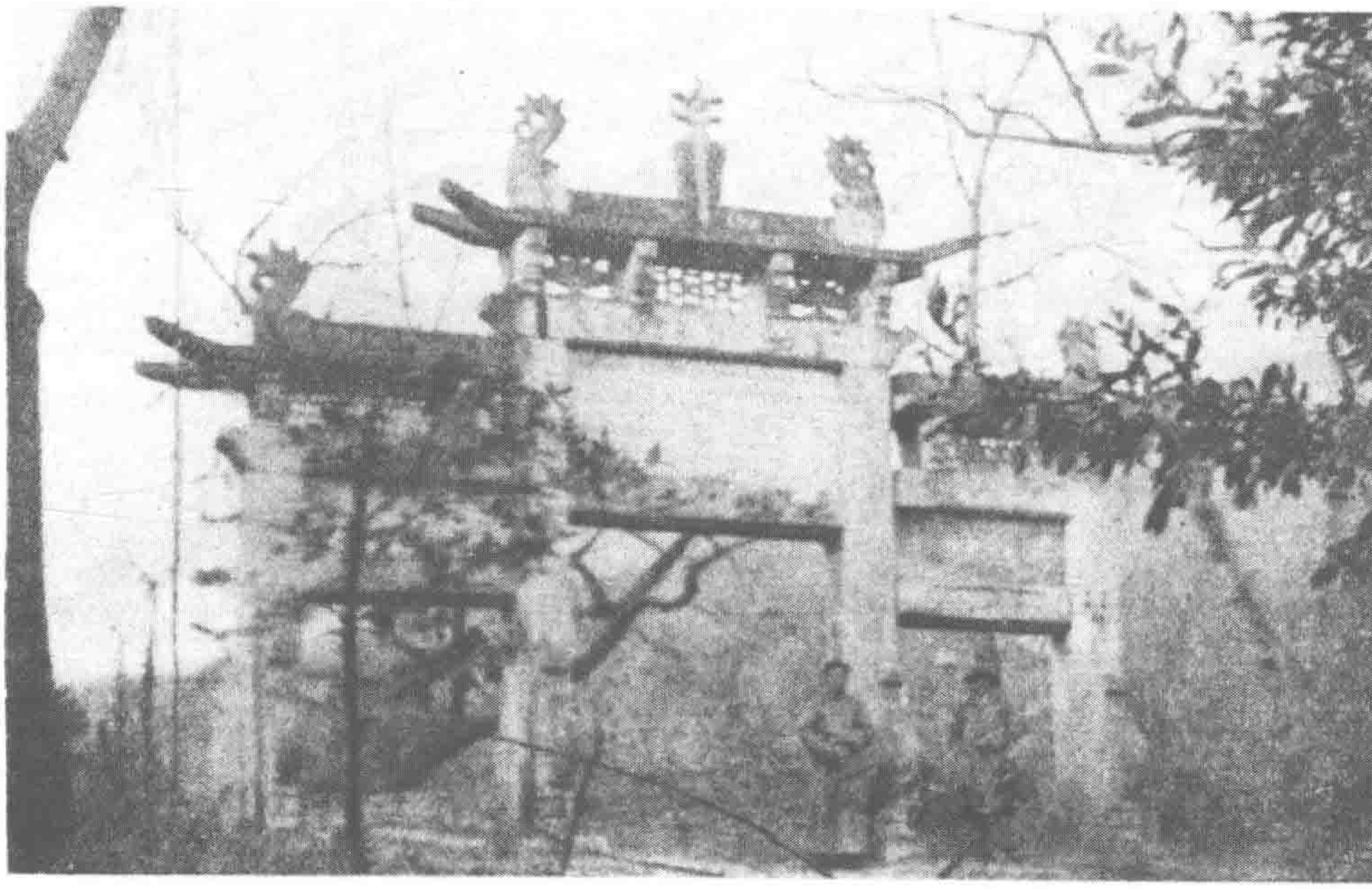
老河口城門浮屠

冲毀，或爲沙所淤沒，或則原開一面以水爲屏。余不可得究，今日河口之城，祗三隅也。

自河口囘樊城，渡河入襄陽，造農業推廣處宿，承干主任震篁兄招待，感甚。次早，因有隆中之遊。同行者湖北省道機務趙工程師嘉聲兄，干主任及余共三人。隆中卽古南陽之地，爲武侯躬耕，漢帝三顧之遺址。若三顧之「三」字不作三次解而作三人解，則吾儕正合其數。惟中國文字序數與本數不分，三顧解作三次，三遊解作三人，（參閱本誌八卷十二號拙稿獨遊三遊洞篇）余不文，期期以爲不可。三遊不得旣作獨遊，今一顧隆中過而非顧，則許我稱爲首過隆中乎？

隆中之景，清幽絕倫。有丞相祠，有抱膝處，有六角井，有銅鼓臺，有草廬，有古柏亭，有三顧堂，有野雲庵，有絕頂，荷池，山泉，竹林，松針，牡丹，碑石，橋山徑，牌坊，樵夫走卒，古今詠之記之者已不絕人，不容余之縷述；且亦當爲各地名勝之區所共有，惟集合在另一場合另一布局另一歷史背境，乃成其爲隆中耳。余旣不必道其一一，請以隆中之圖，及所攝之影爲介，有以待讀者之躬歷其景。

圖爲王萬源氏所畫，有潁川程文炳氏之跋，勒之於石，時在清光緒癸巳年，山川形勢，今原未稍變，推想一千七百餘年前武侯之時，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猶是耳。今雖武侯已不在圖中，而以人



隆中山古隆中牌坊

隆中山抱膝處　武侯歌梁父吟之地



之不變而觀之，則今日余等在圖中，亦何異於昔日人之在圖中耶？惟有一物，則昔之所無而今之所有，假使重繪斯圖，必須添入畫中者，即載吾等而來之汽車，停貯橋旁，此決非武侯之木牛流馬，而爲近代科學工程機械之結晶。微此物，余等又曷克至此。

程氏跋此圖云：『諸葛公當季漢之世，龍德而隱，若將終身，及感昭烈殷殷之意，一出而功業爛然，故山邱壑，雖不復歸，而隆中一彈丸地，與公



隆中山六角井武侯草廬遺址

大名，同垂宇宙地以人傳，詎不信歟？予於戊子歲重修隆中既竣，茲復摹其全圖，蓋有兩意：一欲使異地之人披此圖者，肅然如見清高之象；一欲使後之有整領之責者，因今日之規模，而益拓之。羊叔子所謂萬世之後，魂魄猶戀此山，吾知公之必有同心也。』余讀後，有疑焉。武侯何隱？隱豈德耶？其云：『龍德而隱，』已與吾輩觀點不同，繼云：『若將終身，』更與人生有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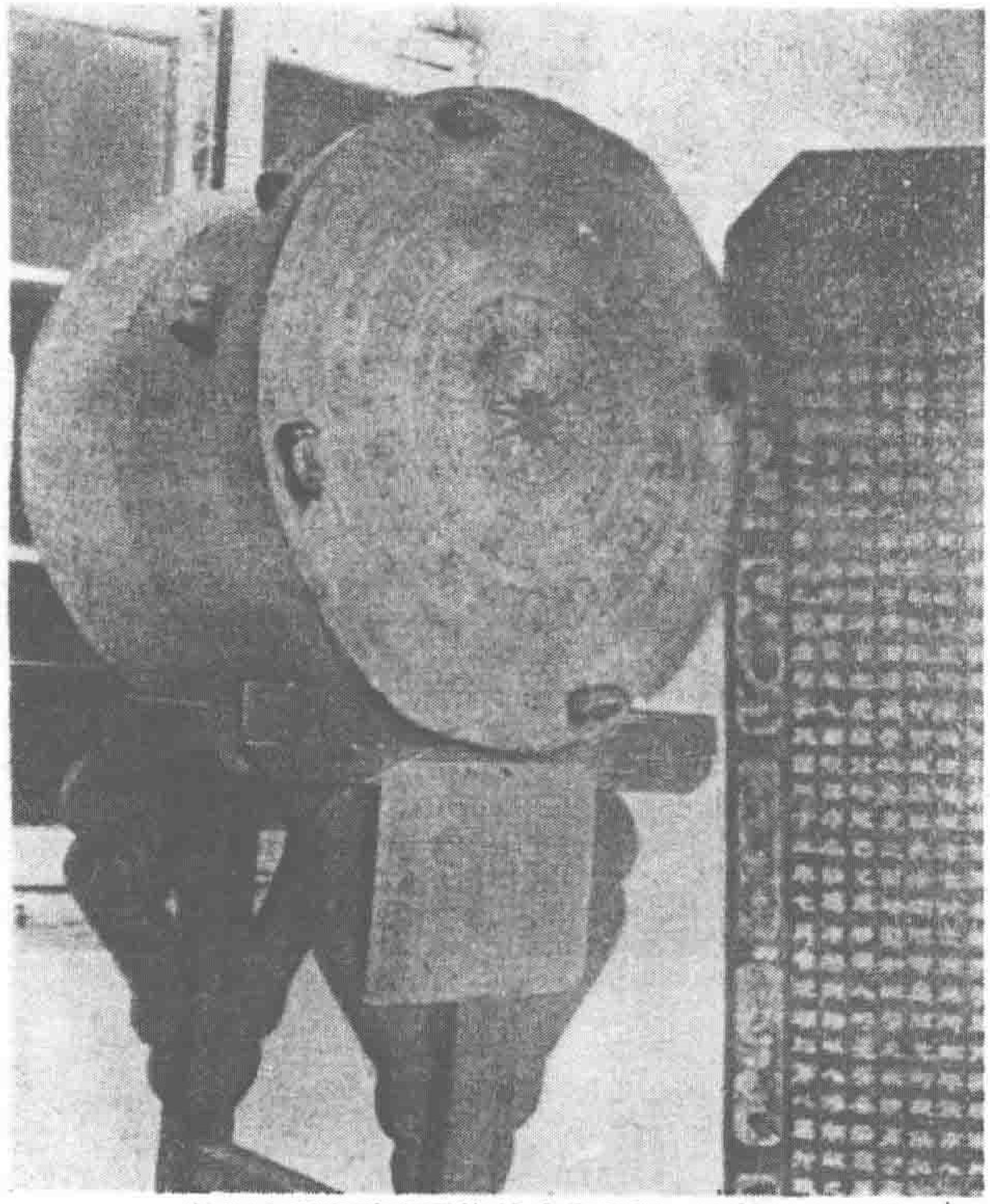
考史載劉備訪諸葛亮於隆中，時在建安十二年（西歷二百另七年）亮卒於章武三年（西歷二百三十四年）年五十四，則推得隆中三顧之時，亮僅二十七歲，正青年血氣方剛，志高氣昂，發奮有為之時，決不有暮年終此餘生之觀念，再讀陳壽之志亮與先主第一次談話云『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州，……則漢室可興矣。』此種見解，非從遊歷旅行中不能得。古代交通困難，山川阻塞，亮年二十七，已瞭然於胸，是為可佩服之處。翌年曹操破荊州，備大敗長阪，走夏口，亮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敗操於赤壁。一年之間，疊著奇勳，從歷史事實證之，不能認亮隱居隆中，若欲終身然，不過在隆中為其不遇之時耳。

地理與歷史原有密切關係，旅行以輔地理教材之不及，亦以證歷史因果之相成。就三顧隆中故事言，劉備如何往隆中訪亮？書本上固未多言，今至隆中，則推想備亦不過來遊耳。時備屯新野，（今屬河南省）新野距襄陽僅一百五十里，有白河唐河通達，順流而下，朝發夕至。新野時屬荊州，備依劉表屯新野，則必時常往還荊州新野間，必過襄陽。隆中牡丹甚盛，古來卽然，風景幽秀，備過襄陽，想亦時來遊耳。考備見諸葛亮時，亮年雖僅二十七，而備已四十四。亮因從父玄與劉表有舊，往依之，與弟均之官，玄卒，乃去官，亮實與備同依劉表，非閒人也。亮躬耕畎隴，果爲不遇，備則十餘年間，皆在顛沛流離中，亦非得勢之時，故兩人相遇，益能如魚水之相得也。備於十餘年間，數爲曹操呂布所敗，步步逼向西退。『興平元年（西歷一九四年）備代徐州牧。建安元年（西歷一九六年）袁術來攻，呂布襲下邳，虜備妻子，後復敗於布，歸曹操，以爲豫州牧。三年，三敗於布，復虜妻子，操救之，從操還許，爲左將軍。四年，據下邳。五年，操征備，虜妻子，備走青州，去鄴，依冀州牧袁紹。六年操破紹，南征備，備往依荊州牧劉表，屯新野。八年，操攻表。『備在新野有六年之久，』『荊州豪傑歸備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備三顧亮，卽在此時。因此背景，備不能立足於東北，聞亮說西南荊益之險而大悅，非偶然也。歷史與地理有如此連鎖，故讀書不可忘旅行。

襄陽至隆中僅三十里，春正牡丹怒放，遊者逾萬，省道路局亦派專車迎送。民國二十一年十月，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曾往一遊，撥款修葺祠廟，以誌景仰，而園林佈置，悉由農業推廣處主持。

遊既倦，歸途中喜謂千趙二兄曰：『黃鶴樓頭，黃鶴一去不復返；臥龍岡中，臥龍佐霸人常在。』蓋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趙曰『吾儕顧誰？誰顧？』相與大笑，約期再過。翌日，有荊門四泉之遊，先爲此記。

武昌，二四，二，二十五，補記。



隆中山洞鼓臺　即諸葛武侯擒孟獲時所得之銅鼓

浙東山水歷目記

徐珊

(一)小引

在這草長鶯飛，江南春好的時候，生在都市裏，長在都市裏的人們，祇要有機會，沒有不想到山水勝處，去領略領略大自然的美麗，洗滌洗滌積滯在胸襟的渣滓，因此，在三月三十一號的早晨約好了八個同伴在上海徐家滙出發目的是到浙東。

對於浙東風景之清麗，是耳食已久了，而杭州，在這時候，大概是被香煙的繚繞，遊人的擁擠變成了軟紅十丈，所以我們一行八人，一直到南星橋下車，預備當夜就踏上新築的杭州江路，不再在杭州盤桓了。

在南星橋下車之後，腹中已經轆轆，就到車站的對面一爿名叫吳杏記的飯舖子裏吃了飯。雖然並沒有什麼好東西可吃，但價錢却貴得可以，大約是因為香市的時候吧？但無論如何，是被他們刨了一下子黃瓜兒了。

吃好中飯之後，就把行李運到三郎廟，杭江路的隔江車站上，掛好票。人是乘上浙江省政府所預備好的義渡的船，橫過錢塘江，所謂義渡者，就是並不收錢。人雖然乘得很多，但是極穩，大有「春水船如天上坐」之概；在落日斜照裏，看着水面上龍鱗似的金光，望着隔江起伏不定連綿不斷的青山，幾隻白腹翠領的水鳥在空的飛掠着，令人感覺到離開紅塵濁世是已經遠了。大約有半小時，到了江邊車站。因為時候尚早，人並不十分多，我們就揀了一個車廂坐了下來，杭江路是輕軌的，所以車廂似乎小些，但却十分清潔和舒適，特別是三等車，二等雖有，不過祇有半節，沒有什麼人乘，頗有為大衆謀福利的氣概。車子是在六點四十分開，沿路的風景，在暮色蒼茫之中，看不清楚，祇得付之缺如了。到諸暨的時候，是當夜裏九點四十分鐘。

到諸暨之後，遇到站長楊文光先生，他是我們的老同學。承他的情，介紹我們到浣江旅館去住，浣江離火車站大約有兩里多路，乘了黃包車去的。這時候正是發山水的時候，有一段路是已經沒在水中，坐車子大有乘船之概，真也是生面別開。

(二)諸暨之游

(甲)苧蘿村

和陳圓圓的生在奔牛，楊玉環死在馬嵬一樣，西施生在地是諸暨的苧蘿村，是一向印影在人們的頭腦裏了。起床之後，討了幾輛車子，直奔苧蘿村而去，苧蘿村是在諸暨的南首，一座名喚苧蘿的小山的山麓。沿着浦陽江走，大約半個時晨就到了。進口的地方有

一塊黑木牌坊上面寫着「古苧蘿村」四個大字，這就是西施長成之所了。緩步進去只見四週桃李盛開香氣襲衣登高處東望一條白練似的浣江好像帶子似的圍繞着風景是美極了。大概西子之所以為西子，與這些靈秀的山水也不無關係的。再進去，就是西施廟，廟前掛着陳蔚文先生的一付集句的對聯『麗質天生自難棄，浣沙人去水流芳，』進去就可以看見西施的像，在一個玻璃的龕子裏旁邊有兩個侍姬立着，高七尺有餘，塑得實在不堪，絲毫看不出美在何處，這種東西，其實是不要的好，讓美妙的影子給人們自已去想像好了。四周還有許多匾額聯對，大半多是陳先生的手筆，大概這老先生眞是一個大大的西施迷者。再有幾塊刻版的楊本，載着西施降壇時的自白，說吳亡之後，她是一死以謝夫差，辯明一切歷史上什麽范蠡載西施泛五湖而去的傳說的不對，所以一切忠貞的美名現在都集在西子的一身了，這裏抄就一點，藉此可見當地的人們對於西施推崇的一斑。

「圖霸霍邦基，　沼吳遂定千秋業。
救亡賴巾幗，　浣水長流西代馨。」

這付對聯也是陳老先生的手筆。再有雪門氏許瑤光撰的幾首絕句如下：

「笑攀桃李別春風，　去采姑蘇蓮蕊紅。
唱曲女兒齊俯首，　一時越女汪吳空。」
「芊緜香草軟如茵，　麋鹿長洲嚙暮春。
知把黃金鑄良弼，　保全越社究何人。」

再到裏面耳房裏坐了一回，看看王右軍寫在石頭上而拓下來的「浣紗」兩字之後，就興辭了出來。在諸暨城裏轉了兩圈，去悅來飯舖子裏去吃了午飯，預備下午到五洩去。

（2）五洩

五洩山以五洩而得名，所謂五洩者，就是五條瀑布的意思，當地人喚瀑布為洩。雖是屬諸暨縣的管轄，但從縣城西去有六七十里路之遠，非坐黃包車不行，飯後兩點左右，步行出北門，去惠民公司叫車子。原來諸暨縣的黃包車，有好幾公司經營經營着，各自分好地段，不能相犯。甲公司的車子不能走乙公司所專利的路，乙公司也不能走甲公司所專利的路。乘車之先，再得買票，票價是有一定的，可以免去敲竹槓之弊。我們到惠民公司的時候，車子都已經買了出去了，等了些時候，只回來了兩輛。如果要等齊，那當天五洩是去不成的了。好的是大家都有腿，兩個人先坐上去，其餘的在後面跟着，路上如果遇了車子，跳上去就行！

天氣是好的，空中雖然飄着些微雲，但看去並不是多餘的東西。在一條平坦的沙土路上走着，四週包圍着。綿綿不斷的山峯，山上

長着許多疏疏落落的松樹，開着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四邊田裏有的是青葱的麥穗金黃色的蕓苔遙遠的望去再有農夫們種的桃李成林，紅白相間，怪不得久據都市的人們到此要歎爲世外桃源了。

沿路有許多亭子，差不多五里光景有一個，書上所說的長亭短亭大概就是指此。到大唐廟，大家都坐到了車子，離開諸暨城約摸已有二十里路的光景了。

四點鐘左右到草塔，草塔是諸暨縣的一個大鎭，也可以叫做趙家莊，因爲居民大多姓趙車子停下來去車站上驗票。這時正值清明時節，該地居民，正在籌備着盛大的節會，很大的木架子上豎起了很高的竹桿竹桿上立着兩個戲裝的孩子，舞着兩手做種種的姿勢，據車夫們說這就是抬擱。耳食抬擱之名是頗久了，想不到會在這裏看見，亦可算是意外的眼福。



五洩之第五洩

過了草塔，又是二十多里路的光景，才到青口，山路或高或低，有時候乘車的人須要下車過坡兩邊時時可以看見清澈的小溪，據說這水就是五洩山下來的。

到了青口，黃包車的行程是終止了，再過去就都是山路。到五洩再有十多里的路程，非步行或坐轎子當地人所謂皮籠者不可。

一則因爲黃包車坐得太久了，二則領略山色決非坐轎子可行，於是就在青口找到一個引路的人，再向西進五洩山。

從青口到五洩寺，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走山，一條是走水，前者路比較好走，但吃力一點，後者古蹟較多，但要涉水，因爲時光已經五點多，引導的人就領我們向山路走，翻到桃塢嶺的那面去。

路漸漸地高起，兩旁的山也漸漸地逼近來。耳邊但聽見山水下流潺潺的響聲，太陽已經走上了山坡，將山的陰面陽面分得分外

的清明。再過幾個轉灣，山峯更直更高，前後左右多被山團團所圍住了。我在不知不覺間改就了兩句西廂記的詞句哼了出來：「滿圍山色中，一行殘照裏。」

過了桃塢嶺，步子就慢慢地低下來，約半里，到一平原，菜畦麥隴，耀眼分明，滿意以爲到了平地上來了。不知更前行半里，路又斜了下來，低頭可見山凹，再在數百尺開外，再下，看見大池幾個，中間有黑色流汁，據引路人說，這是五洩寺和尙造紙頭的池，成紮的竹頭都浸在裏面。再前一里多路，進一竹林，比杭州的雲栖有過之無不及。這時太陽已經完全下去了。在暮色蒼茫，別有一番風緻。出了竹林，就是一條小溪。踏小溪上放就的石塊而過，不百步，已經到了五洩寺。那時候寺裏已經掌起了美孚老牌的洋油燈了。

五洩寺，據說是唐朝時候一個叫靈默和尙所建的。後來，這寺裏有一個當家的老和尙，被當地惡棍趕了出來，他就在諸暨的城外募化度生，同時他再教養了兩個捕魚的孩子。後來兩個孩子都做了大官，因爲要報答老和尙的恩，所以仍舊把他送還五洩寺去，並且再給他三百六十畝山和三百畝田，一概都不用完糧的。這種浙東野人之談，也祇好姑妄聽之。五洩的和尙，所異於他處者：就是當官吃肉。講得時髦點，就是公開吃肉。此外再種田，造紙頭，種樹種竹，倒不是一個純粹的消費者，所以在我看來，這吃肉的一層也不足爲世詬病了。再有一層就是當地的人，日裏或晚上路過那裏，吃一頓飯，借一個宿，明天起來，拍拍屁股就走，一個大子也不用給，和尙也從不向人家開口。這種地方也是我們生平第一次遇到的。當晚就在寺裏吃了飯，下飯的是些猪肝牛肺之類的東西。在厚重的青布大被之下過了一宵。

次日，一早就起身，在寺裏吃了粥，到四週看了看，覺得坍敗得也可以。不過前頭滿堆着木頭，正在大興土木。祇有官廳客房一帶，到還清潔。上面有一塊大匾，有清丞相劉鏞寫的雙龍湫室四個大字，四週滿掛着和尙寫着的字畫之類。

八點多鐘，找到了一個引路的和尙，就出寺向西去看洩。這時曉霧初開，山色益覺清翠欲滴。走上百餘步，便聽見水聲潺潺作響，愈近聲亦愈大，山路一折，一條白練，豁然陳在眼前。兩旁都是削壁，第五洩卽在此削壁上下掛，高約二十丈，闊約二丈，水珠從石上濺起，乘風吹來，大有毛毛雨之概。我們在第五洩的地方，細細地玩賞着。要不是引路的僧人說上面再有更好的可看，那大家都要留戀而不走了。

再上里餘，到一較平坦的山腰，遙望又有一洩，自山壑中掛下，僧人謂是第三洩，我們問他：「那末第四洩呢？」「第四洩是看不見的！」他說。其實第四洩豈有看不見之理，原來從第三洩到第五洩

中間，高度相差有三十多丈，而第四洩是斜的，我們立在的地方，眼光看下去的角度和第四洩斜面的角度，是在一塊平面上，所以，看



五洩山之西龍潭

去就好像第四洩是沒有了。我們叫那個和尚等在那裏，緊一緊身上的衣裳和帶子，從那滿佈着的荊棘叢中，翻到另外一個山頭，第四洩就在這山頭的右邊。我們走到了這山頭，但是仍然看不到第四洩，因爲第四洩的兩旁也都是削壁，而眼光又不能曲折，於是再冒險攀着山上突出來的石塊或小樹之類慢慢地走到削壁的邊沿。低頭下望，則第四洩在近百丈之下，砰砰地流着。長約三十餘丈，闊有第五洩的四倍，水量看去也較大。因爲立的地方太險，看了一回，照了幾張照片，就回去來了。在回到舊處的路上，偶爾回頭一望，從山岩的間隙裏看到第三洩之上，又有兩條較小的瀑布。就是第一第二洩，這話是後來和尚說的。回到舊處，祇見和尚不住的搖頭。

再走上去是劉龍坪，風景大概是不差的。不過五洩都已見到，而時間又不富餘，不如到較好的西龍潭去玩一個暢。

從原來的路上下來，走過五洩寺，向東行，沿路奇山怪石，目不暇接，有幾個山峯，薄祇數丈而高可千尺，據稱筆架峯（這是一個象形的名稱。）曲折約六七里，到西龍潭口。水從兩山之間流出來，非行下水禮不能通過。我們初起都赤了脚將鞋襪拏在手裏走過去，但水冷得實在可以，脚底裏被尖石也刺得很痛，於是祇得穿起鞋襪在水中行走了。前進曲折極多，有時有路，有時無路，時或巨石當前，則非爬上翻過去不可。因爲兩旁都是峻峭的石壁，舍此末由也。再前進，約可三里，窮其源。再上去則惟有粗沙碎石而已，水是已經沒有了。據說在這澗壑裏可以看到瀑布，但我們竟沒有看到，不能說非一憾事。依原路回出去，差不多是已經一點鐘了。仍舊在五洩



雙龍洞外

寺吃飯，

飯後，稍息片刻，有皮籠十餘頂從靑口來，多摩登女子，雖不是個個都穿高跟鞋，看起來却也嬌嫩得可以，我不知道她們怎樣地游這五洩山。

二點左右出寺，仍由原路返靑口，乘上了黃包車囘去。沿路抬擱方過，市集整散，紅男綠女，絡繹不絕。點綴在此萬盌之中，亦有異様風光。萬家燈火時進諸暨城。就逆旅宿。

金華之遊

北山

自諸暨乘十二時三十分車，抵金華已四點多鐘。遇到車站站長趙君炳謙，一見如故，承他的情介紹到城裏中南旅館去住，並且告訴我們一切關於北山的情形，代爲雇到一個有煤氣燈的嚮導，使我們在北山能玩得十分的盡興，這實在是一件盛意可感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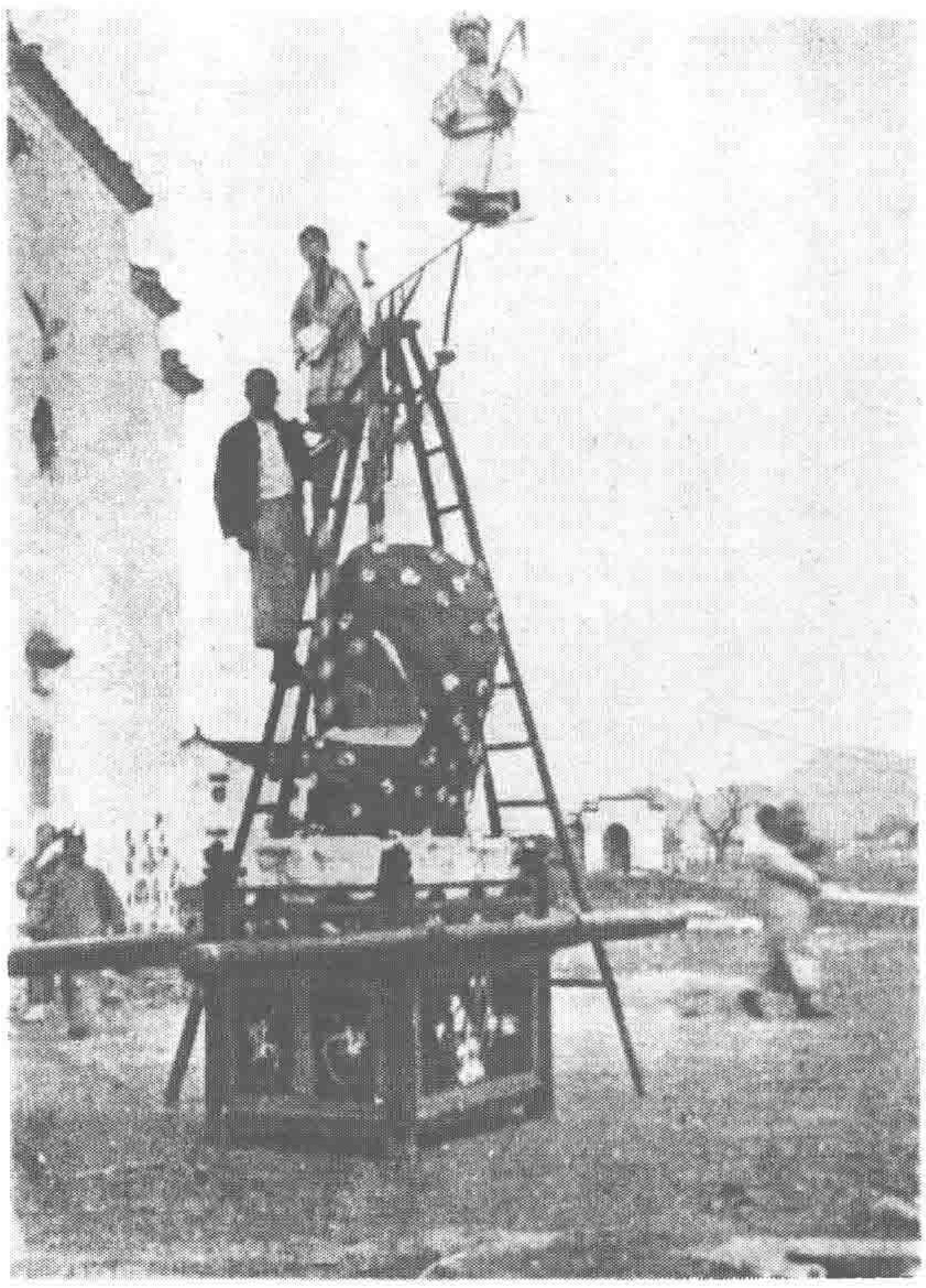
北山在金華城北約三十五里，山中無食宿的地方，須當日來囘。肩輿每乘兩元半，但第三洞是不能到，因爲第三洞很高，山路又峻，轎子是不能抬上去的。于是吾們决於在明日清晨，步行到北山。

次日五點鐘就起身，就在中南旅館裏吃幾碗麵，整衣出發，天上浮着錦霞三數條，太陽雖然沒有出來，但大家都以爲必定晴快無疑，所以預備好的雨具，都不帶去。先到車站，一個挑着煤氣燈的引路人已經等候在那裏了，於是就跟着他向北山去的路走去。

北山周圍三百多里，最高峯達四千二百尺，我們向北走，一塊很大的靑色屏風，始終突立在我們的面前。走過幾個低低的土坡，就到北山南面拖延出來的支脈，一道小溪，從雙龍洞出，婉轉曲折地傍着山脈走。我們走的路是沿着這清澈的山溪，所以時時刻刻見

很急湍的山水從石製水閘上流下來，潺潺作響。地勢是已經慢慢地高起來了。

十里許，到羅店，因爲急欲登北山，所以沒有在那裏逗留。這時天公忽然作起怪來，白色的雲霧，從四圍的山中推將起來，大概這就是所謂「無心出岫」的雲吧！牠雖無心吾們却夠苦了。雷聲隆隆，從對面山谷裏滾滾而來。再前進數里，雨珠已經迎頭而來，大有夏天陣頭雨的姿勢。當時曾經也會抱怨過天公，說她未免太不做美了，但後來登朝眞洞時，遠望雲外的山峯，峯外的白雲，實在是天下之一奇觀，決非旭日當空時所能得見的景像，雖然這是後話。



草塔之擡閣

冒雨前進，再十里，已抵北山山麓，再上，到一亭，這亭子完工再沒有多久，名爲佛壽亭。是善男子，善女人，紀念瘋僧濟顚八百歲壽誕而建的，朱漆雕欄，頗具韻緻。旁邊就是一條山澗，山水從這裏下瀉，急而且大。在亭子裏坐了一會，一則歇足，一則躲雨，約半點多鐘，雨是小了一點，再冒雨前進，又五六里抵雙龍洞。

雙龍洞爲北山三洞最低的一個，然已在一千尺以外了。洞有兩口，一向西一向南，向西的洞口很大，裏洞裏的水就從這裏流出。向南的洞頗高，然已有石階可以上下。外洞高可十數丈，廣深各二十餘丈，式樣約如上海兆豐公園的音樂台。西向的洞口上有于右任先生寫的三十六洞天幾個大字。我們在外洞裏坐了一回，喝了一壺茶，吃了些帶來的乾糧之類，然後進內洞游玩。

外洞後面的中間，有清泉一道流出，闊可一二丈，水面離洞之上口不過半尺，借了一隻平底兩頭繫着繩子的木桶，讓引路的人和煤氣燈先進去，然後絡繹地一個個地進去。人是要平坦地躺在桶底。身長點的人，再須將兩足盤曲，否則必與石頭發生親愛無疑。躺平之後，裏面一個人在那裏抽，浮在水面上的木桶就慢慢地進去，大約有二三丈的路

就到了裏洞。在裏洞裏藉着煤氣燈的光力，可以約摸地看出裏洞裏的大概，高深是和外洞差不多但比較闊些，四周的石壁都是一種二炭酸鈣，即所謂鐘乳炭石的，是水從上面點點滴下，形成了一條條下垂的小柱子，有的滴在地上，長出了筆直的石筍。用氣油燈往上照，可以看見有兩條由一根根短的柱子所組成的長條，一條靑，一條黃，據說靑色的是靑龍，黃色的是黃龍，雙龍洞之得名就是以此；聽他們說了之後，仔細看去，倒也還像因爲眞龍是誰也沒有見過。向北經過鐘乳岩石結成的一道屏風，又是一個差不多大的洞。內進曲折，可有二十多丈深，四圍也都是鐘乳石岩，形態奇怪不一，什麼石鐘石鼓羅漢觀音之類，也不能一一舉出。不過雨後，地上滑得不堪，上頭冷放的水又不住的滴在頭上，不能再前進到盡頭了。沿着石壁出來有一條淸瑩的水流着，據說這就是從冰壺洞裏瀉下來的。在煤氣燈裏費了十多分鐘照了兩張照，也可以讓這久遠藏在黑暗裏的東西見見天日。

在洞裏盤桓留戀了一點半鐘，盡了興才一個個的出來，外面的雨是落得更大了。

在雙龍洞的外洞又玩了一囘。去一里外的村落裏買了幾頂平時祇要十幾個銅子而現在要值三角錢的竹笠子，借了繩索樹枝，換上草鞋，冒雨到冰壺洞去，冰壺洞，在雙龍洞之上可數百步，洞口頗小，差不多是朝天開的，低頭下視，只見一條極陟極陟的亂石路，不用繩索是決不能下去的。將繩索繫在洞口外的一棵小樹根上，用手綰着，一步一步地往下移去，雨後泥濘滑韃，一不留神就要跌交，不過有繩子在手，似乎是保了一個險，膽子也就大了一點。三五十步後，已經聽見水瀉在石上的聲音，愈下愈響，兩人的說話是簡直一點兒都聽不出來了。抬頭向前面看，只見黑黝黝地一片，分別不出什麼東西來，因爲剛從上邊下來，眼睛的瞳孔變得沒有這樣快，閉了一歇眼，再藉着電筒的光，只見一條瀑布從洞的高壁的間隙中，直掛而下。正中復有一白色亘柱臨空下垂，起初也以爲是瀑布，但仔細看去，却是很大很大的一塊結成的鐘乳石。徐霞客游記中謂「洞之中央，一瀑從空下墜，」大概當時也沒有看仔細。再前則繩已盡，釋繩前行，路乃愈險，因爲大家都不願「一失足成千古恨，」故仍由原路攀繩而上，據引路者說此水下瀉，深不知底，下面雙龍洞中紆綏流出之中，就是這裏去的。當初都以爲幸虧能夠臨崖勒馬，沒有再下去。後來看到北山小志裏有：「……內有瀑從高岩墳出，水花玉屑，下有亘石盛之，曰水簾。水玉亘石後，入右首潭內，再潛水地底，爲雙龍洞水源。由水簾之石轉而深入，亘石無數，囘視水簾，乃在月前，愈入愈深，下無復水，有石筍高三四丈，色瑩如玉。從石筍而下，極底有石寶燥潔，遊者留題在焉。」等等，我們是爲引導

人所誤了。好在游玩也不能太盡，留一點爲下次來的地步。

出冰壺洞，復返雙龍，希望老天雨下得小一點，再上登朝眞洞去。



嚴子陵釣台

大約在一點鐘左右，雨是小了一點了，由引導的人領着路，排成蛇形的隊伍爬到山上去。過冰壺洞，已無大路可循了，攀荊拉籐而上，山勢亦漸峻。約五里許，到一小小的平原，有小屋幾間，都是南京人，大概是年前大水，從南京逃災而來的。討些茶水喝了，再向上去。山勢愈峻，四望盡斜壁，而人在斜壁上小路行走，如一不小心，則要招魂，亦找不到確實的地方。又上約三里，大家都有些兒氣喘，就在泥石中亂坐下來。古人有云：『定喘盤泥坐』正是惟妙肖，非個中人不能說出。

我們游北山，本有三個目的地，卽雙龍，冰壺，朝眞三洞，不知在此，却更有一個意外的收獲，就是山上雨中的奇景。

我們這時候，大約是已經走到兩千尺以外。有許多低矮的山峯，都已經在我們的立脚的下面，雲是從山谷裏推起來，繚繞在羣山的中間，所以我們望出去，在白茫的雲海之中，可以看見一座座青色的峯尖，在這許多青色峯尖之外，更有白雲，在白雲之外，更有峯尖，如此一層地數過去，不知有多少層，實在是罕見的景緻。徐霞客有詩云「一身却在玉毫顚。」實在有這種景像，我們眞好似神話裏駕霧騰雲的使者了。

對於這大自然的幻變，賞鑒了一回，鼓勇到朝眞洞。

朝眞洞和雙龍洞差不多一樣，也是口子很大的一個，不過因爲高，游的人也少，沒有雙龍洞般的淸潔。洞口有許多燒過的樹枝，大概是前游者在這裏紮火把，或埋鍋煮飯的地方。洞口也有三十六洞天五個不大不小的字，但具名的並不是于右任，想他老先生是不會到這地方來的。我們先在洞口盤桓了一些時候，然後藉着手電筒的光，向裏面深入。

洞裏高低不一，彎曲極多，外間光線，經數屈折到此已完全隔斷，雖有手電筒一枚，而為光極微，且一行數人，顧前顧不得後，大有「摸暗弄堂」之概。雨後岩石濡滑非常，並且雷響之後，怕有蛇虺之類爬出咬人，眞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了。約三十丈，經過數坡，見兩石柱，高三丈有餘，有兩三抱粗細，相隔有五十多步，上有石梁，粗亦如之，引導者稱之謂天梁。眞不知這塊岩石從前如何樣子形成，非請敎地質學家不可了。再進十餘丈，只見黑漆漆地的前面，忽露一竅，圓圓地像月亮般的形狀，光從外面斜射進來，成一條極淡極淡的光的瀑布。再進十餘步，則此洞又被岩石所掩，黑暗之中又見一極細極細的白光，沒有前者闊大，但却清楚得多，而這光的來源却是不能看見的。這就所謂一線天了，看見了這個那靈隱寺裏和尙指着看的一線天和蘇州天平山的一線天，眞是不足一哂了。再欲前進，但領路的人說：「我自已從前也即此而止，前面不知究竟去得去不得，不過聽說再去是要用梯子的。」誰見有遊山的人，肩着過梯子跑，於是我們也祇好廢然而返了。

出洞後，雨已止，正欲言歸，而引導者說還有支洞可遊，于是興又勃發，然感遊幹洞的時候手電筒光的不足，大家在地上拾了枯枝，做了幾個火把，然後擎着火把進支洞。

在幹洞口的旁邊，都是沙岩，這沙岩的中間，從前大概是有一條泥土，日久風化，泥土被水沖去，遂成了一條狹狹不滿四五尺的路。兩邊削壁高聳有十多丈，彎曲屈折，好像進了中古時期的迷宮。這條路並不十分難走，但多水潭，約十多丈已到洞底，三面碰壁，不得不回出來。

在這支洞之旁，復有一洞，進口極小，才可容人，但進了這洞口，裏面漸漸地大了起來，路多斜到六十度以上，極不容易走。轉折幾次，抵一谷，深不見底，祇聽到瀑的水聲而已，我想冰壺洞裏瀑布或者從此地而去，但誰也不能知道。谷旁有一石直立，高及洞頂，其狀如人，引路說是觀音大士的像，在黑暗裏也看不分明，其實說像她就像她，說像我就像我，左右不是一種想像而已，至此，火把已完，仍舊摸索出洞，跌得混身泥漿的是大有人在。幸得沒有一瀉千里，眞有「常恐決性命」的意味。

約四點左右離開第三洞，到剛才喝水的人家，用一塊錢買了四五十個熟鷄蛋吃了，從另一條路步行回金華去。

總之，北山之行，雖然遇雨，但也可算是非常滿意的了。其他如龍洞塢，講堂塢，叱石的臥羊山，登仙的徐公湖等處，決非我們要在一天內步行來回的人所以做到，祇好留之日後了。

蘭溪之遊

橫山

從金華乘夜裏二點鐘的專車——因爲乘客祇有我們八人——到蘭溪已經是早晨六七點鐘了。「日出雲開，天隨人意」疲乏了的身子，給天公這麼一幫忙，頓時就恢復了好多。復承蘭溪站長干先生代雇一個頗大的民船，價錢是二十元，預備從水路回杭州。玩七里壠，釣台，並領略富春江的滋味。把行李什物都運到了船上，預備當夜到嚴州，半夜從嚴州開船，在明天日出的時候到七里壠。這時候正是水漲的時候，闊大的江面上，雖沒有浪，但下流得很急，船上的老大說這樣大水十二點鐘開船却可以，於是乘此機會，到岸上去玩。

正當我們要上岸的詩候，船頭上來了一批女人，打着江西的土音，用着一種慘苦的調子，對着我們說：「你們先生呀，都是有名譽的先生呀！我們江西呀，因爲共產黨，遭了殃呀，逃到這裏來的呀！你們諸位有名譽的先生呀！你們得幫幫忙呀！」看去臉面都很清秀，身上也還整齊，確是一種天涯淪落的樣子，看見了心裏非常之難過。但出門並沒有多帶盤費，力不從心，祇能稍微盡一點心。據說她們大批地住在蘭溪的江西會館裏。

聽說蘭溪的西門茶寮極多，用女人來門前拉客，頗有危險的性質，所以我們力避西門不走。四周看看街店行坊，覺得蘭溪在吾們所走過的幾個城裏要稱是最富庶的一個了，出南門，隔着兩條清溪，橫山已經在望，隨即叫了一個划子，划到橫山去。

水流得很急，雖然橫山就在對面，但船是得划到上面去，在橫渡溪面的時候，船就順着水勢冲到目的的地方。划船的人雖然沒有精讀過物理上的力學，但他却能夠操縱自如，絲毫不爽，所謂「吃一行，精一行」也。

約半小時，抵橫山山麓，有沙州一處可以登岸，近岸處有一小寺，大概就靈源寺，前面匾上懸着「漩水鏡淸」四個大字。因爲急于要登山，沒有進這寺，就尋路上去。山並不高，也不難走，不多一會，就走上到了山頂，山的本身也沒有什麼好玩，但立在山頂上向前面一望，就覺得到了蘭溪，橫山是不可不登了。原來一條從衢縣來的衢港從南面來繞着蘭溪的城，和環繞着另一面的從金華來的金華江相併合，合流向北面下流，成了一個頗大的江面，就是所謂蘭溪江，是富春江的上游，而這橫山却橫臥在這三條水的交差點。向北一望，只見白練也似的幾條帶子，零亂地點綴着鱗鱗的陽光，溫柔地抱着整個的蘭溪城，城裏面白壁黑瓦的房屋，也歷歷如畫，近看脚底下的綠洲，青青的麥苗，黃金似的曇苔，和紅白爭鬧的桃李，眞是五光十色，人是在天然圖畫中裏了。

再翻到山脊的那一面，向南一望，一大片青色的田，阡陌如切，遙山凝翠，遠樹含煙，怪不得白居易要說：「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

合江南老」了。

約摸玩了一個多鐘頭，乘着原船回到蘭溪，在一爿牆門高大，好像上海醬園似的店裏吃了中飯。飯後上船就襆被而睡，自從遊了北山以來，就沒有好好地睡過。

聽說蘭溪再有洞源山白雲洞可遊，因爲時間局促，也祇好不去了。

江上記遊

一覺黃粱，醒來已經五點多鐘了，船是因爲水大，已經過了蘭溪而到了建德的境界了。落日斜照，江風撩人，兩旁連緜不斷的山，或遠或近，坐在船頭上，不必再用力，祇須用眼睛來放肆好了。六點鐘，就籍船頭圍坐吃舟人給預備好了的飯，舟人解意，菜蔬之外，竟給意外的一瓶酒，深斟低酌，就拿眼前的山水當下酒之物，亦可以與從前人以漢書下酒，一樣地別開生面了。蒼茫薄暮的時候，到了嚴州——卽建德——東西的嚴東關，叫舟子在那裏舶一宵。

既然到了嚴州，嚴州城是不可不去，于是就在嚴東關上岸，踏着一條平坦的大道，進了嚴州城。

嚴州城的市面大多都在西面，初起進城的時候，地方是跟城外差不多的荒涼，靠右手的地方，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湖，水平似鏡。湖的對面有一個新造的六睦醫院，背山臨水，到是一個絕好的養病之所。再過去，街坊是慢慢地熱鬧起來了。兩旁都豎起了紅紗燈，恍如小霸王在劉家莊上招親一樣，原來今天夜裏的提燈大會，目的是提倡國貨和復興農村經濟。

經過幾塊頗大的石牌坊，什麼「祖孫同科」呀，「一門三鼎」呀！之類，大概從前嚴州也出過大官，豎起來顯耀鄉里的，再有一塊是毛一鷺的五人墓碑上的一個壞蛋，大概就是此公。我們去一爿藥店裏買了幾瓶嚴州的名產，五茄皮木瓜酒之類，交易得十分客氣，再在街頭轉了一回，天色是漸漸地黑了下來了，預備看看燈再回船去。

提燈的路程是從商會的門口出發，我們立在的地方是必經之路，人是擁擠極了，特別是小孩，飛奔着，叫喊着。鑼鼓的聲音響得振耳攘攘，有龍燈，魚燈，花籃，繡球，更有紮成的汽車，輪船等等，在這地方。規模大概是可算大的了，末後很像是高脚。有抬老佛出會的氣象，到了是很別緻的。

因爲恐怕城門要關，看完了這忽忽地出城，月亮是再沒有起來，星却很明亮地照着，到嚴東關的時候，已經是夜闌人靜了。

次日早晨四五點鐘的時候就起身，催促舟子解纜，天色是剛剛薄明，坐在船上對着蒼茫的白水和喑喑的遠山貪客似地望着。四圍都是靜俏俏地祇有櫓聲款乃和兩面山澗裏瀑布下瀉潺潺的

聲音。約半小時後，光漸漸地强起來，四周的景像也慢慢地清晰，兩岸的山愈逼愈近，水也愈流愈急。仰看天空清徹，沒有一絲雲影，水面上却白茫茫地浮動着一陣薄薄的烟霧，好像船在雲上浮動着似的。據說已經進了七里灘頭了。

七里灘，顧名思義，大概其長祇有七里，但轉折極多。望望前面，高山若屏，船的兩旁爲山峯挾着，看去大有「山窮水盡」無路可去之概了，然了一到這高高的屏風之下，只一曲折，又是一條白茫的水路在前了。巫山巫峽的樣子大概也是如是的吧？

大約六點多鐘的樣子，太陽是升起來了，但因爲被高山所隔，在船上的人還不能夠看見太陽，但看見山頭上在發亮，和西面向東的山面，抹着一層金黃的顏色而已。據說在有霧的時光，太陽從山背後霧裏射將起來，可以看見一條條的光閃閃作動，可惜我們不能見到，總之遊山玩水，時候；天氣；地位；季候；山水本身的美麗，和四周烘托的東西，都有關係，偶爾看見一種極美極美的境地，那是運氣，然也是可一不可再的。即如我們在七里壠的時候，如果有雲，一定有五彩的錦霞可看，但可惜也沒有看到。到嚴子陵先生釣台的時候，已經是七點多鐘了。

就在釣台的旁邊，舟子繫了纜，大家登岸爬上釣台去，先到碑亭，亭子裏有碑兩塊，一碑上刻着漢嚴子陵釣台，再一塊刻着宋隱士謝皐羽西台，嚴先生的名字是聞之已久了，謝先生的名字就沒有多嚮不大知道，我不知道這位隱士爲什麽也要築台在這裏。從前人有想附名勝以垂不朽的，這位先生大概是想附嚴子陵以垂不朽了。過嚴先生祠，已經塌敗得成散瓦頹垣。想起從前范仲淹與建嚴先生的祠堂的時候，他眞想不到竟有今天的一天。壁間的題誦，都不堪一讀，記得從有一本詩話上邊，記有一個樵夫過嚴先生祠時候做的詩：「高哉嚴子陵，惜哉漢光武，子陵有釣台，光武無寸土！」頗有新穎的思想，現在也天然找不到的了。釣台高數十丈，路也並不好走，由山峯的中間上去，半嚮方到，亭子一共有三個，中間一個是新造的，兩旁兩個都有了年紀，都造在突出山側的平坦大石上面，在東面的爲東台，西面的爲西台，去江頗遠，用小石子向江面擲去，力氣較小的人再擲出到水裏。要子陵先生眞能坐在這里垂釣，那恐怕是要有點兒神法了。或者陵谷遷易，從前的水確曾在這台前流過，也說不定，好在我們不是考古家，也就置之不論。約玩了一個多時晨才回到船上，仍舊坐在船頭，看兩旁的靑峯，慢慢地向後面移去。

江面上有時看見很長很闊的竹鐽，一個個地啣接着，每一板竹鐽上都有人在用篙子撐。原來是在上游砍了竹頭，編成了竹鐽，順着水運到下游去賣，貨色就是船，船就是貨色，到實在是很經濟的

辦法。十點多鐘，已經看見了桐廬，然而再有十多里路。一艘從蘭溪開來的小火輪，尾後拖着兩條民船，軋軋的超越吾們而過。人的力量究竟比不過機器，吾們也祇好無可奈何地落後了。在十一點半的時候，到桐廬。

到桐廬之後，本擬乘錢江公司正午開的快輪回杭州，但因為水大，下水輪——就是我們先前看見的一艘——一到桐廬地方的船就開，所以今天是沒有船杭州去了。新建的公路，祇剛完成好土方，路面再沒有舖好，所以也沒有通車。而我們坐來的民船呢，是要靠天吃飯，受風力的管轄的，捉不定什麼時候到富陽或什麼時候到杭州。所以我們不得不上岸進惠賓旅館裏去歇足，且在桐廬再玩他一天再說，明天乘早班的輪舟走。

午後，緩步出門，沿公路而行，約三里，到公園，園是造在一個小山上，頗清靜別緻，但遊人不多，立在望高的地方，可以看見桐廬的全境和附近的溪山，再有民衆教育館，因為時間不允許，沒有進去觀覽。出園門更西不半里，到延齡修道觀，觀內窗明几淨，倒極清幽，裏面沒有和尚，都是戴髮修行，以求不死的居士信徒們。供奉的是三教神佛，這實在是美中不足，能供奉五教，豈不更好。有八角形高樓，每方都有一方匾額，按着八卦的順序題着什麼乾清宮呀，巽象宮呀之類，可惜重門深閉，不能進去瞻仰瞻仰。出延齡觀，從旁邊小路走到後面去，就是圓通寺，據說圓通寺從前也是一個大叢林，居住過一千多和尚，而現在實在塌敗得不堪，「鴿翎蝠糞滿堂拋，枯枝敗葉當階罩。」前面又被當地的士紳們佔去造什麼修道院，看起來就一發可憐了。遇一個老和尚，正坐在那裏向陽捫蝨，問他話，聾啞不知所對，搖搖他的頭，仍舊去捉他的蝨子去了。沒法，祇得出來向來的路上回去。

這正是清明節邊，山旁纍纍的墳頭，都豎起了白色的招魂幡，紙錢的灰在空中亂舞着，白居易有云「風吹野曠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正是那時候的寫照。

回到逆旅，已經是三點左右了，歇了一歇，再到桐江山，當地人呼為桐君山的上面去。

桐君山在桐廬的東面，跟蘭溪的橫山一樣也在三條江的口頭，蘭溪江自東而西，桐江自北而南，合流成富春江。從旅館的後門走出不百步，就有波頭，渡過了桐江，就到山麓，一條公共汽車的路，蜿延地沿着山脚伸長過去。山並不高，不多一回就登到頂，頂上有一位握拳透爪的斷頭將軍張睢陽的廟，面前有一付『許偃師識素心，匝月殉城，終古全涯賓保障。顏常山同奮舌，凌煙繪像至今率土仰英靈』的對子，想此公當年的氣概剛毅視死如歸的樣子，眞令人有後難為繼之感，像這樣的人，血食一方，實不為過。廟的中央有

塔一座，可惜是實心的不能上去。在山頂上一望，桐廬的全景都收在眼底。再有一個很奇異的發見，就是桐江，蘭溪江相併而成富春江，桐江的水是很清的，而蘭溪江的水是渾濁的，在山上，可以很明白地看出所謂涇渭之分，大概也與此大同小異吧！在山上盤桓了一回，就回到逆旅吃晚飯。

小結

次日早晨六點半下船，遊玩的旅程已經走完了，輪船走得很快，所以兩岸的景緻也不容細細地賞鑒。到富陽是十一點鐘，公共汽車要到年後才開班，因為急于要趕上一點半從杭州開的車子到上海，不得不特為包了一輛車子趕到杭州。一點鐘到六合塔，趕到閘口上車，因為是閘口，所以再有坐位可坐，如果到城站，那祇好等五點半的特別快車了，眞是擠得可以！

因為擠，所以到上海是已經八點鐘了，回到學校裏，將八九天沒有洗過的身體洗個一乾二淨，然後就爬進被窩裏去睡覺。

總之，這次旅行，走了二千多里路，到過六七個沒有到過的城，一個整個的春假是就此用光了，不過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有同樣的重要，此行在得了一些清奇山水，幽美的林壑而外，不知不覺之間長進的見識大概也不能算少的。上文因為時局的關係，也不過記其大略，至於詳細瑣屑的事情，祇好留在每個人的頭腦裏了。（完）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代
君解決「住的問題」如承
垂詢請向上海江西路三六一號本行地產部接洽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
各種儲蓄
活期儲蓄 特別儲蓄 零存整付
整存零付 整存付息 整存整付
特別零存整付 特別整存整付 禮券
總行 上海北京路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平 南京 鄭州

西遊小記〔八〕

張恨水

西蘭公路上

未行前的躊躇

我西行計書，開始籌備的時候，我就聽到人說，那邊的路不大好走，尤其是西安以西的路上。由北平到鄭州，到洛陽，到潼關，都有這類似的話，送到耳朵裏來。到了西安繼續的把這話去問人，人家的答話，都是這樣：「以前路上是不大好走，這半年以來太平得多了。」可是偶然又可以聽到，什麼地方有人遇匪，什麼車子在路上壞了。於是我就找着極相得的朋友，去問他個究竟，他的答復是：「這半年以來，實在是太平多了。不過由別處竄來經過大路的歹人，也會偶然發生。這不一定西北，別的任何一省，也許有這種情形的。總而言之，半年來是不像以前，常發生不幸的事。若說絕對的太平，誰也不能保那個險。」在我的朋友這樣的說過，情形如何，心裏是明白的了。但我原來的計畫，是要越過甘肅而到甯夏青海看看的，去甘肅有汽車可通，我都不敢去，那就太膽怯了。既是發生不幸，不過是偶然的，不見得我就碰上這種偶然的不幸。因之我把在西安所要辦的事，有八九成帳了，我就決定順西蘭公路，直奔蘭州。可是決定了走之後，還有困難，就是車輛問題了。因為西蘭公路，還不曾修理完畢，也就沒有正式的長途汽車可以載客，更沒有偉大組織的交通機關，普通都是一種運貨車兼搭客座。而且不能直達蘭州，尋常都是由西安載客到平涼，平涼那裏，有甘肅方面經營的車子，再載客到蘭州去。而且這樣的客車，又不是逐日都有，也許到了平涼，要等上若干天。這樣各種不方便的消息，傳入了耳朵，作長途旅行的人，真夠不痛快。就是我的朋友也告訴我，搭貨車去，恐怕我不能吃那種苦。當西北飯店後院，有貨車開走的時候，他指給我看。原來就是上海市上，那種搬運柴草的卡車，滿滿的堆着貨擔和行李，高到一丈好幾尺，人就坐在貨堆上。太陽曬是不打緊。西北的風土是很大的，由潼關到西安，坐着轎車，還滿身都給浮塵塗漆了，這樣西去，其不堪更是可知。然而這也不打緊。就是西蘭公路，還有許多地方不曾修築，汽車經過坎坷不平的地方，整個兒車子，可以翻轉人坐的這樣高摔下來，那裏有命。路又不短，是一千三百華里，在路上遇到不好的天氣，也許要走十天半月。我經過這樣一番考察，只有掃興的消息，陸續的聽着，我真有些躊躇了。

咸陽古渡

多謝經濟委員會西安辦事處主任劉景山先生，和西蘭公路總工程司劉如松先生。因為如松先生由西安到蘭州去視察路線，有

自坐的汽車，兩位劉先生商量之下，就把我帶着去。他們除了坐的車子而外，還有一輛卡車，可以載運行李，並隨帶我的工友去，一切都非常的便利。在一個清明的早晨，我坐着上海新運到的道濟汽車，出了西安的西門了。西北方面的城市，多半是在城牆之外，再加一道子城，這叫關，所以西北各處城市，除了東門西門，還有東關西關。在西安西門以外，西關以內，有一口井，這是值得記載的，便是全西安十三萬人口，若要喝甜水的話，全喝的是這口井裏的水。因爲別處掘得的井水，都是鹹的，只有這井水甜。出西關，便是大營，大營外，有飛機場，若是航空到西安去，在這裏下機。由這裏西去約十五里路，都還是秦漢都城。在公路之北，有一片黃土高坡，上面有幾戶頹牆破壁的人家，那就是最有名的未央宮故址，正和南門外的曲江池一樣，是一無所有的。三十里到豐橋。這座橋和東路的灞滻二橋相彷彿，略短一點。只是橋基的建築，國內少見相同的，所有橋下面的橋墩，是用許多圓桶形的石塊架叠起來的。過這裏，是渭水東岸了，周的靈囿，秦的阿房宮，咸陽古城，都在這前後，現在可沒有什麽，不過一片平原，種着麥粟而已。四十多里，到了渭水河邊，唐渭城，也在這附近。我們念唐詩，渭城朝雨浥輕塵……西出陽關無故人，那故典也就由這裏產生。唐朝送人東出都，到灞橋，送人西出都，到渭城。現在的咸陽縣城，移在渭水西岸，在渭河東岸，看到半環小城，頂着兩個殘破的小箭樓，那就是。在咸陽城外，渭河西岸，立有一幢木牌坊，上寫着咸陽古渡四個字。這咸陽古渡四個字，是含着多們濃厚的蒼涼詩意呵！但是這渭水河，雖是姜子牙釣過魚的所在。和我們理想靑溪老石，游魚歷歷可數的景象，完全兩樣，這裏是一片泥灘，湮沒了西蘭公路的路線，到泥灘上一看，那渭河由南而北，微彎的流着，雖不會發出什麽巨浪，可是像黃河一樣，流着很急的浪紋，向前奔去。水的顏色，也像黃河的水，帶着混濁的泥沙，黃中有黑，令人望着，生不到一點美感。河面却是不怎樣的窄，約有半里，兩岸沒有山，也不見什麽魚村蟹舍，東邊是平原，西邊是高原而已。河岸兩邊，都停有渡船四五隻。這船和黃河的渡船，形式也差不多。是平扁的，艙面上蓋着板子，騾車人擔，一齊上船。船後有略高的一方舵樓，但是沒有舵，將兩棵微彎的樹料，拚湊在一處，當了個搖艄櫓，拖在水裏。扶櫓的漢子，脫得赤條條地，不掛一根絲，口裏噓喝着，當是指揮的口令。在他指揮之下，有四五個船夫，拿着瘦小的樹幹，當了篙撑。有時，撑篙的也就跳下船去，硬扶了船走。這樣一道河面，往往是要一小時才能渡過，至快至快，也要三十分鐘，這渡船的蠢笨，可想而知。我擬想着，古人造這種渡船，也許是用他們的鳥來打樣的，所以頭尾都是方的。由漢唐到現在，大概這船都保持着它的原狀，不會改換，若說是古渡，也眞可以稱得起是古渡了。咸陽城外，臨水

有三五十戶人家，映帶着兩個小箭樓，和一條混濁的渭水，壙野上的太陽，斜斜的照着那種荒寒的景象，是深深的印在我腦筋裏。因爲咸陽古渡這四個字，老早喚起了我的注意呀。咸陽城內，還有不少的神話古蹟，因趕着行路，沒有進城去參觀。

周陵

由咸陽向北二十里，汽車走上高原，那是周陵，但是這不在西蘭公路上，那是到三原去的公路所經過的一個名勝。我在由甘肅回陝西以後，特地去參觀涇渭渠，曾瞻仰過一番，如今插筆記在這裏。當汽車馳上高原的時候，漸走漸高，不見一點樹木，只是那渾圓的土堆，高到四五丈，整幢房子那樣大，三個一羣，五個一排，散在廣博無垠的地面上，那就是幾千年前的古墓。由這古墓上去推想，我們就可以知道流出海外，展轉南北骨董商人手上的那些古物，都是在這土堆裏出產的。遊人到此，正不可以小視了這窮荒地面上的黃土堆，須知這裏，不亞於西方小說上的金銀島，有人在未開掘以前，把這高原上的古墓據爲己有了，他就是中國第一個大富翁了。在高原上，遠遠的看到一幢綠瓦紅牆的新建築，那就是周陵。假如事先沒有知道周陵就在這原上，遊人是要大大的吃上一驚的。因爲這樣窮荒得連靑草都不能高上一尺的所在，實在不配有這樣華麗的建築呀。那周陵的大門，是具體而微皇宮式的，三座圓洞門。由側門進去，裏面是一座石牌坊，大大的一個院落。正中一座陵殿，並不怎樣高大，殿中設着周文武的牌位，殿外東西兩方，有廂殿，現在是縣立小學所佔有了。轉過了殿後，一個平頂的墓堆，緊緊的對了陵殿的後牆，在墓前設着一幢大碑，楷書周文王之陵五個字。文王陵的後面，約有二百步的遠近，那是武王陵，武陵的高大，和文陵差不多，只是陵前一片空闊，比文陵緊緊貼在陵殿之前要好得多。陵前有條石板道，夾道立有二三十塊小碑，碑上所記述的，都出自清朝人的手筆，而名士撫台畢（沅）秋帆的尤多。本來陝西的古跡，在近百年來，畢先生整理的不少，遊陝西人是不能不知道的。不過這周陵究竟是不是眞的，到於今還是個疑案哩。周陵的佈置，不過如此，裏面是一棵高到一丈的樹都沒有，新近栽了一些樹苗下去，也不過臭椿之類，尺來高的幹子，在稀鬆的草叢裏搖撼着。這個地方，恰在高原上，很不容易得水，所以樹木讓它天然生長，是不容易的。假如要在周陵造林的話，我想必得多打幾眼幾十丈深的井，多用園工灌溉，至少經過三年以上，那才有希望呢。周陵後面靠北一帶古墓很多，相去五六里的所在，那屋高的古墓，相接連着，幾乎在一二百家，這也可以說是古墓羣了。

醴泉縣

去咸陽西三十里，是醴泉縣。這個縣分，唐朝曾屬於京兆區，後來

西安建省會，也相去不遠，而況又在大路邊上，本來是相當富庶的地方。自從這二十年以來，在土匪手上糟踏過不少的時間，因之現在這城裏頭，只剩兩條冷巷，黃土牆的人家很零落的點綴着，竟找不出一家像樣子的店鋪。便是有兩家半掩着木門的鋪子，也不過修理大車，和賣黑饝的人家，我想不到去西安只七八十里路，便是如此。這醴泉縣的古蹟，是以唐昭陵建陵出名。昭陵在九嵏山，此去城五十里，建陵更遠，去城八十里。據本地人說，唐朝一代有名的人物，很多都葬在昭陵附近，如李勣李靖魏徵郭子儀這些人都在內。魏郭的墓，現時還在。

乾縣

去醴泉又五十里，是乾縣。前清立爲直隸州，所以到現在，大家還是順便叫一聲乾州。這個縣城，大概是西安西路，一個農商交易的所在，店鋪很熱鬧，正中一條街，堆滿了農家所用的東西，幾乎只有兩尺路可以走人。黃土牆的櫃台，配着灰色的木板門，矮矮的屋檐，街兩旁的店戶，全是如此。往來街上的人，都是些穿了青藍衣服的農人。據本地人說，乾州有個外號，叫米糧川，因爲這裏農產很豐足的原故。米糧川，人家也以訛傳訛，叫美良川。那麽戲詞上，常有所謂美良川，難道說的是這裏嗎？由西安乘長途汽車向西行的人，多半是在這裏打中尖，這裏有比較好些的飯館子，可以弄出雞蛋和猪肉來，若再向西，須要趕到五十里的監軍鎮，才有吃的。出乾州北門，便步上高原，偏西五六里，是唐朝的乾陵，在汽車道上，可以遠遠望見，本是唐高宗的陵墓，據傳聞，武則天也葬在這裏。偏西，還有個唐僖宗靖陵。不過，我們只看到層層向上的農地，依着山梁子重叠着，此外看不到什麽。這個開墾着農地的山梁子，是西北高原一種特有的現象，尤其是出了乾縣的北門，只見左右前後的土山，重重叠叠，是方塊子農地堆起來的，那是別有趣味。

八戶人家的永壽城

由乾縣西北行，公路是完全在高原上，漸漸的高升着。其間經過兩個小鎮市，都荒涼得很。第三個鎮市，便是監軍鎮。一條由東而西的街，約莫有百十戶店鋪，所賣的東西，和乾縣差不多。在街的西頭斜坡上，有一幢瓦房，門口直立着一方永壽縣縣政府的扁額。我向着同伴的人打聽，才知道永壽縣去這裏二十里，在半年以前，那裏曾經土匪攻撲過多次，對於行政上多有不便，所以把縣署移設到監軍鎮來。我一路行來，都是顧忌着有不有匪，現在遇到這般强有力的證據，自然是心裏越發不安。因爲所坐的汽車，在乾縣躭擱的時候太多了，所以經過了監軍鎮，太陽便已偏西，到了永壽縣不遠，西邊天上，黑成一片陰雲，由地平線上湧起，已是下着零零碎碎的雨點。據同行的人說，只要一下雨，公路上其滑如漿，就不能走。因爲

高原上都是黃土，黃土沾了雨水，就很粘的，所以同行人已決定了計畫，就在永壽縣住下。我雖覺得不妥，然而這裏究竟是個縣城，住在縣城裏那有怕土匪之理，所以心裏頭儘管是忐忑不安，可是我嘴裏決不問一句話。一條很平直的路，抵了一座山脚下，遠遠的看到黃土崖上，環抱着半圈子黃土築的城牆。又在一個小山坡上，豎起一座小塔，却也有些風景。及至到了城根下，擁擠着兩行黃土屋子，破牆倒壁，凄涼得不堪。數一數，約莫有十來戶店舖。可是說是店舖，也不過是理想之詞，全是黃土壁子中間，有兩片木板門，商品的點綴，有一個黃土灶，有一個黃土櫃台，陳列着幾方冷鍋塊，有一個敞門裏面開進去一輛郵車，一輛貨車。一打聽，停車的所在，便是永壽城外的汽車站，而且是旅館，下車去看看，那敞門裏面，倒有兩間漆黑的廂房，全被人佔去。這後面，是個長方院子，三方無牆，是把黃土坡削得陡直的立着，在那土坡中間，開了幾個窰洞子，而且也只剩有一個了。伸頭進去看看，裏面就是一方土坑，此外一無所有。與其說是窰洞，倒莫如說是墳窟，土氣息撲鼻。可是我們一行兩車，有十幾個人，當然住不下，便一同進了城。城外是那樣荒涼，預料着城裏是應該熱鬧些的，殊不知大謬不然，只看到那土築的城牆，在幾個高低不齊的土山上，或隱或顯，城裏上上下下的土丘，有的栽着麥，有的長着亂草，幾堵禿牆在荒丘亂草中間撐着而外，便是斜坡上，幾個窟洞。僅僅北邊山坡上，有幾幢瓦房，後來一打聽，據說共是八家，其中有三家，還不是民房，一所系是城隍廟，一所是廢棄了的縣衙門，一所是破廟改的縣立小學。而那五戶人家，還有一連守城兵借住了，簡直可以說是這永壽縣城沒有人家。生平所經過的城市，要算這是第一個荒涼之城了。

凄涼恐怖的一夜

這一天，是倚靠了西蘭公路工程司的面子，居然在縣立小學，借着一個課堂來安歇了。這小學原基雖是老廟，課堂到是新建築的，在一個平坡上。只是上面有瓦，而南北無門，牆上有木格窗子，並無玻璃和紙，人可以在格子裏鑽進鑽出，大風只向裏面吹，吹得人打冷顫。課堂上有兩張破棹子，板櫈也無，我們進來只好疊了土磚，坐在地上。天黑了，風越大，而且一陣陣的下着雨點，被風吹着，送到屋子裏來。在行囊裏摸出了洋蠟點着放在牆根下，以免摸黑。古人借宿，常說借一席之地，聊避風雨，雨勉強可避，風就不能避了。在這種凄風苦雨中，托人在城外買來十幾個黑饝當飯，只有一碟韭菜炒豆芽作菜，全是冷食。那豆芽無鹽，却是酸溜溜的，我勉強吃了個黑饝，便展開帶來的行軍床睡覺。同行的馬工程司，他是監築這段公路的，這裏情形，比較熟。他說，在去年，土匪據了這城很久，餓跑了，城外或不免有土匪，這裏有一連守城兵，不必怕。只是上次也寄宿這

城內民房裏，晚上有兩隻狼來拱門。這個消息，可讓同行的人，大吃一驚。因為這裏既是沒有門，窗戶又是空的，我們睡着了，狼要來了，可以隨便的竄到身邊。然而這也沒有法，只好警戒着睡。這課堂裏，除了三位工程司便是我，其餘的人，另在別屋安歇。先是頭伸在被外，風吹得難受，在那冰涼的空氣中聽到雨點一陣陣灑着塵土響，讓人說不出來是一種什麼情味。將頭縮在被裏又氣悶不過，而且又怕狼來了，不能提防。因之時而將頭縮到被裏，時而又將頭伸到被外，整宿的不能睡好。半夜裏醒來，聽見劉總工程司咳嗽，我問他，他說，看到陳工程司的床毯搖動，以為是一隻狼。而陳工程司聽到那窗戶縫裏，風吹得呼呼作响，也當是狼嚎，夢裏驚醒過來。總而言之，我們都在這淒涼恐怖的空氣中，作了一夜的惡夢。

青島市繁榮促進會編輯發行之

青島畫報

●分中文英文兩種●
為華北唯一之美的刊物

定價		
每月二冊每冊實洋壹角		
預定 半年	十二冊	一元一角
預定 全年	廿四冊	二元
外埠加一郵費		

會址　熱河路新二號

◀代售處▶

青島　各大書局
濟南　商務印書館
上海　上海雜誌公司
杭州　西湖小說林
南京　正中書局

環游海南島記〔四〕

田曙嵐

第三七　由墩頭至鹽漏

三月三十日，天陰。晨起八時半，渡北黎水口，沿海岸南行二十里，經八所潭而至魚鱗州。得數人作嚮導，尋其石洞。攀援而上，得自石罅間。人莫敢入，余將外衣脫去，聳身入內，頻以電洞燭之，逐漸前進。然亦不甚深，抵其盡處始返。據土人云：『其上還有一洞，頗險』余乃脫去皮鞋，僅以襪底履石，攀巉岩而上。至則僅一敞口之洞而已。洞前尚有香柄（即燒香所餘之柄）數根，插立其間。不用說，顯係迷信者爲之。感恩縣志所謂『西面海有峒，如室，海燕羣聚其中，險巇莫測，人不能至』者，固如是也。遊畢，與諸人就近同採螺殼，回至八所潭，再向十所前進。在未至十所前一里，見有數人手提沙攤數十條，狀似蜥蜴，而肥大倍之；身有雜紋如五色者。據云『小兒食之可治風濕瘡毒等疾。』惜余而不能攜帶酒精及玻璃瓶等；若以之製成標本，亦海南特產之一也。既抵十所，稍憩，居民少長咸集，圍觀如堵。繼復前進，經高台村之對面，而至鈎旦村。附近多稻田，道途屈曲如迴文；兩旁護以火秧，（註）火秧係一種仙人掌之類植物，四周有刺，人觸之，立感痛癢，全體爲之不安。 芒刺如針，人畜不敢近。屋旁多酸梅樹，皆極高大。由此直趨鹽丁港，經過一極長之甬道，兩旁荊棘及雜樹等，橫蔽天日。是時適逢潮漲，涉過四水溝，始達港口，並無居民，僅泊船三四隻，牛車五六輛及車與船上之人爭運貨物而已。乃尋原路出甬道，直趨鹽漏，訪黃蘭英君所介紹之王文治，王文海二君。至時適逢黃蘭英君之令弟蘭菁君亦抵鹽漏，乃偕余同往王君文治家。余將脚車停放後，全墟住民，無論男婦老幼，紛至沓來，語亦嘈雜，擁滿室中，全無隙地。不特此也，是時余坐於旁一室中，室有窗戶各一，環視余之人頭，爲之塡滿。余當時之環境，適等於一初入門之新嫁娘，成爲衆人之目的物，自頂至足，處處瞄到，而余之一言一動，都足以轉移衆人之目光而有餘。一批既去，一批又來，甚矣鹽漏人之好奇也！

第三八　由鹽漏至感恩

三月三十一日，淸晨七時，天微雨。別黃王二君，直向感恩進發。涉小溪二，遇鄉人三四，囑余騎脚車以供觀賞，惟語音極粗，使人不耐，余初以婉詞答之，渠等不諳余語，復固請之，繼乃示以道路不能騎車始能。約行五六里，抵新村。因不識路途，直入村內，向住民叩以直至感恩之路。居民覩余脚車，爭先恐後，皆趨余前，引余返村外，示以方向；並囑一騎以覩其效用。是地浮沙極深，推行尙且費力，更無論騎矣。因以此意告之。有明余意者，云：『前面沙土較緊，可騎。』由是皆尾余之半里餘，始勉強駕車前進，以饜衆望。其實此地

亦非利於駕脚車者也。前進約二里許，復係浮沙，道遇鄉婦數人，肩挑薯乾，叩以至感恩之路是否由此前進？皆唯唯稱是。稍前，經一沙阜，旁見沙地上遺有半截磚頭三數塊，因拾其一，墊於鑵頭盒底，使不致浮動，另持一塊以擊刀柄而啓鑵頭。既開，一飲而盡，復啖其餘渣，始徐徐前進。地極荒僻，鮮有人行。回憶前此數君言及新村與龍臥村械鬬之事，時加警惕，蓋恐雙方誤會也。一路小心翼翼，復涉過二小溪，循牛車路前進，入一海棠樹林，憩焉。瞥見樹上有大蟻巢二，作橢圓形；長至尺許，徑可六七寸。巢外有黃色大蟻多頭，作守望狀，想係其集團中之充警衛者。其餘上下枝頭，亦多有黃色大蟻往來其間。適遇有二鄉人來，余詢以此物之名稱，據云爲黃蚼。已而就道，天色轉晴。約行三四里，至紅坎村。村外有小孩多人，遙見余之脚車，皆停足注視。亦有入內招呼其他小伴來看希奇者，一時聚集至數十人。惟均係小孩，除一少婦抱有週歲之小孩倚一大樹注視余與脚車外，並無其他大人參雜其間。迨余漸行漸近，不知該少婦與小孩等作何感想，忽然一齊拔足狂奔，盡竄入村內。一霎那間，村外竟寂無一人。余覩此情形，不禁爲之一笑。想係因余之服裝與該處不同而有所畏懼也。余恐因此引起村民之誤會而予我以不利；率性逕入村內，擬向村民叩以直至感恩之路程以明來意。惟當余初入時，村內住屋外竟無一人，且有關門閉戶如大禍之將臨者。余益惶惑，但力持鎭靜，且高聲囑小孩們『不要害怕！』後來直至該村中心，始見有一男子自一屋內徐徐而出與余接話。余即向之說明來意。伊乃示余以去路「須自此南出，過二小嶺，即可抵感恩縣。」至是諸小孩始知余此來並無惡意，復陸續不約而來尾隨余後，並注視余之一身四肢及脚車等。余本欲略事休息，但因該村純係住宅，並無舖戶，乃決定前進。自此南行，橫越二小嶺，涉雨龍江，即抵感恩縣治。縣中無客棧，投寓於縣立第一高級小學校。行裝既卸，即出外購食。蓋自鹽漏至此尙未食午飯也。結果，購得雞蛋十餘枚，煑以充食，但圖果腹而已。食罷，持沿途各縣調查表往見陶縣長英伯於縣政府。陶君，江蘇句容人；從事軍政兩界已十餘年，足跡很廣。自蒞玆土，又二年矣。伊對於余此次來感，極表歡迎。且深悉旅中苦況，因力邀余寓居府內，以破旅中寂寞。余應其請，是夕即宿於縣政府內。晚飯後，與陶君談話頗多；甚爲歡洽。

四月一日，天陰。早飯後，承陶縣長以感恩縣志一部贈余。余披閱多時，始納之篋中。下午二時，出外遊覽全治一周。見較爲偏僻處所之住宅，四圍多種有碧珊瑚樹爲籬；且有池，塘，牛，豕，鵝，鴨，之屬，點綴其間，儼同村落：實爲此間之特點。碧珊瑚樹，熱帶產物也；以形如珊瑚而色碧，故名」昌江人稱之爲「千年青，」蓋以其歷久而不凋也。四時餘，復返縣

政府。是晚與陶縣長談話時間尤長；各述其歷年來之生活與遭遇，頗多奇趣。且其人好詼諧，每出一言，常使余忍俊不禁；旅人得此，頓忘一切矣。延至十二時餘，始就寢。

第三九　沙漠中的爆竹聲

四月二日，天陰。上午八時，即向陶縣長告辭，擬向佛羅進發。臨行時，陶縣長以至佛羅一帶，沿途地極荒涼，且無舖戶；意余此去必多不便。囑余稍待，爲余草介紹信囑沿途各站代爲照顧。有頃，書成，遞余共計三封：一係致商港某區委員，一係致嶺頭營石良田君，餘一封，則係致佛羅市區公所者。余念其愛護周至，甚爲感謝。旋即辭別就道。出南門，循感佛路基前進，車行十五里，至板橋市稍憩。又十餘里，過南港，因腹中尚覺充實，且爲趕至佛羅計，故未繞道晉訪某區委員。陶縣長所書之第一函，乃辜負其盛意矣。再前進不遠，路基已盡。有深壑阻於其前，隔岸雜樹叢生，間以荆棘，並無去路，乃折回數十武，轉入左側小路，斜向下趨，涉過深壑中之小溪，即達彼岸。再由叢樹夾蔽之小道升至高處，豁然開朗，有平陽薯土一大塊呈現於目前。薯土中有二農婦，其一正在大便，卒見余至，倉忙起立，面部紅潮頓漲，爲狀頗覺忸怩。海南鄉村情調，每多如此。一婦正在檢拾薯苗，移置於牛車中，面部略帶微笑，余叩以至佛羅之路程，伊但云：『往前面去』而已。自此以後，所經之路，愈行愈小，頗爲疑惑，然放眼遠矚，並無其他較大之路，祇得仍往前進。後抵一處，有牧童數輩，放牛其間；牛多至二三十頭。其地有檬果樹多株。牧童中有爬至樹上採食者；余亦得分潤數顆；因開一雪梨罐頭與牧童等分食之。繼經天馬山至嶺頭營，出陶縣長之介紹信訪石良田君。石君係一農民，讀能介紹信，忙叫家人奉茶解渴，打水揩汗。並詢余用過午飯否？余以實告。從此石君愈忙；有『問答未及已，驅兒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之概。時村中羣衆，聞有遠方人來，且有脚車，紛紛前來問訊，擁擠不堪。有頃，飯熟；石君乃邀余就坐。座中且有老農數位作陪；肴饌雖不豐，而情意甚爲隆重。飯罷，余恐躭誤行程，因即辭別就道。忽聞爆竹聲喧，發自余後；回頭視之，始知承石君等之盛意，以此作爲熱烈歡送之表示。余一時不禁喜愧交加：所喜者，以石君等能在沙漠似的昌感二縣之中，對于余特創一種寓有濃厚情感之歡送方式（除當余在上海北站出發時承民智中小學校友會以萬響鞭爆歡送外，沿途各界雖曾多方鼓勵，但未見有此種表現，故云特創）破除我旅行中之寂寞，而給予我以較高之興奮。所愧者，以余孑然一身，萬里獨行，愧無以答諸君子之盛意也。時觀衆佈滿余之四周及去路兩旁，紛紛請余騎車而行。余應其請，勉强駕之出村南行；但僅行二三十武即下車，因浮沙太多，不便騎車也。至是猶聞爆竹餘響。有少年十餘輩及孩童多人尾隨不捨。且紛紛奮勇

前進，以領道爲藉口；有先余而行者，亦有傍余左右而前進者。察其用意，無非欲明瞭脚車之構造與性質耳。然浮沙阻道，余亦莫可如何，但笑示之而已。衆隨行約半里許，羣趨於一較高之沙堆上，紛紛以手指前面一線高台地云『由彼台上前進，卽係去佛羅之路。』余感其盛意，乃點頭致謝。從此前進，行於此似山非山之高台上，浮沙極白，間有耐乾之雜樹，叢生其間。前進約八里許，憩於一較大之樹蔭下；取開罐頭解渴。以後浮沙愈鬆，時時從靴口湧入靴內，漸至集中足心，頗感不快。故每行數里，輒脫靴倒沙一次。且較深之處每進一步，必後滑二三寸；舉步愈寬，則所退愈長；因浮沙鬆動，無甚阻力故也。此種風味，須身歷其間，始能知之。如此復約十餘里，始下至平陽地，沙土較潤而緊，漸無前此之風味矣。兩旁所築墳墓，形式特別，頗爲美觀。惜未攜帶照相機攝成照片，以留紀念。檢視皮袋，遺失打氣筒一件，因袋底有破孔，當係從此溜去也。再前進數里，遇有青年四人，狀似學生；余叩以至佛羅之里數，據云『尚有四里許。』略與攀談，知係佛羅高小之學生；因與之同行。六時餘，抵佛羅市。街道兩旁羣衆，皆伸頭引頸以候余之到臨；其較有閒暇者，竟不惜與孩童爲伍，尾於余後。故至高級小學時，隨來之大小羣衆，竟多至一二百人；脚車之吸引力，亦可謂大矣。抵高小後，出陶縣長之介紹信轉交區公所。是夕餐於區公所而宿於高級小學。與該校校長及教職員等，略有所談。就中與陳君謀談話尤多。陳君係崖縣黃流人，告余以感恩與崖縣之風土情形頗詳。

第四〇　由佛羅至樂羅

四月三日，天晴。晨起出外散步；瞥見校左菜園中有果樹一株，結實纍纍如苦楝子。趨前設法採得數顆；特至校中以示陳君，叩其名稱及其用處。據陳君稱：『此果俗名爲「茄蘿，」熟時較大，外皮呈紅褐色，略具酸味，可食。其核頗堅大，小孩常以之充作玩具。』八時，應各區委員之召，復至區公所早餐。九時，辭別各區委員及高小教職員，向樂羅進發。前進約五六里，忽有人在後狂呼；余回視之；則係一青年手持余昨日所遺之打氣筒至。且云：『此是否先生所遺落者？』余喜應之曰：『然，君自何處拾得者？』少年曰：『余昨自白沙來，中途拾得此物；正苦無法尋覓失主，乃持作玩具。頃見先生道過，想係先生所遺落者，因而高呼』云云。余喜其誠實，因取出銅元百枚謝之，不受；再三强之，始稱謝而去。於此益見海南民性之淳厚也。以相距近二十里，相隔近二十小時之遺物，竟能物歸原主，求之號稱文明之都市，豈可得耶？此爲海南人所給予余一個最好之印象。再前進數里，登一小山。山道旁有小灌木樹三四株，叢生一處。樹上棲一蜥蜴類之爬蟲，頭紅尾細長至尺餘；余甚奇之。適余後有一農婦偕一十歲左右之小孩至，余指以示小孩。小

孩連稱曰：『雷公馬，雷公馬；』即伸手去捕，此物忽自樹枝躍下；小孩復以手跟踪捕之。惟此物性極呆鈍，每舉足一避，僅一二尺即止；且恃樹枝作護符，不肯遠颺，往返折繞，俱在此三四株之小灌木樹下，故卒為小孩所獲。小孩捕獲時，以一手執其尾，另一手則捏其頸；再就地下將其下顎折斷，使不致咬人。此舉頗覺殘忍，當余發覺此種對付方法時，業已成為事實；雖欲止之亦無及矣。小孩既獲，執其尾而遞於余。余察其頸後有鱗一線，突起如馬鬣，名之為馬，或以此耳。口中有舌，如蛙舌，色黃；為捕食蟲類之工具：蓋即石龍子也。余略加審察，此物忽跳動不已，因即還諸小孩，並詢伊有何用處否？據小孩答：『此物炙食，可治瘠疥』云。十二時，抵黃流市，購用糖水三大盅止渴，並略用點心充飢。次至黃流小學校稍憩。承該校教職員等留余小住，余以時間尚早，婉辭謝之。繼續前進，一路風光，尚無特殊現象。四時餘，抵望樓市見有警衛旅第一團兵士頗多。余就一米粉攤購食米粉二碗。是時士兵中有向余攀談者；余亦樂與之近。稍頃，再前進至樂羅村假宿於樂羅小學。

第四一　由樂羅至崖縣

四月四日，天晴。晨起，即向崖縣進發。五里，至九所；一路皆係田塍。在九所略購糕糰充食。由此覓得崖佛公路路基向東南行，經中灶村而至嶺頭營，沿途多海棠樹林。間與道旁憩息之行人攀談，頗為歡洽。每遇有不懂之語句，則折枝為筆，爬平沙土，就地書之。詞意既達，復為之歡笑不止。忽有物嚙余膝後，痛甚，急以手拍之，墮於地；視之乃一黃蚼也。感恩縣志稱其『善走，喜咬人。』證以此時所遭，信然。過嶺頭營，沿海岸東行，見東西兩玳瑁州矗立海中，頗為壯觀。繼經儋州，梅東，鹽灶諸村，過兩渡木橋，始至臨高市；由此去崖州城尚有十里。時已近五句鐘矣，因欲趕至崖州城，故仍往前進。由臨高市至崖州城，沿途多大酸梅樹；枝幹古老，高參天際；而以崖州城附近為尤盛。按以樹名城之例（如福州之稱為「榕城」，成都之稱為「蓉城」等）則此間實可稱之為「酸梅城」也。

是日崖城各界，在警衛旅領導之下，舉行「漢，黎聯歡大會」故余自臨高市向崖城前進時，即先後遇有參加大會而散會之學校，團體隊伍。迄余行近崖城，見有一大批羣衆自城內而出。是時適有數部牛車，滿載甘蔗，橫越大路；車上各有裸體黎族一人押車。乃此等羣衆竟一擁而前，搶奪牛車上之甘蔗，各一二枝不等；甚有多至四五枝者。而押車之黎人，竟莫敢與抗。余覩此情景，甚為不平；恨不得將已搶去者，盡行奪回，還之黎人。然以語言隔閡及孤掌難鳴之故，恐其惱羞成怒，致遭不測，是以不果。但激於義憤，亦難完全默爾而息，且仍有繼續搶奪者；乃將脚車停放高聲責以大義；後至者始逐漸斂手。至於此時余所發之言，他們明瞭與否，余亦不

暇顧及，但求其不再肆虐而已。結果，竟無有再行放肆者，余心始稍安。以意度之後至者並非眞能明瞭余言，不過見余態度甚爲嚴重，自覺刼人財物，亦非合理，因而斂手耳。因此聯想到歷朝之黎亂，其起因多由漢人激之而成。卽此一端，已可想見當地漢人平日輕視黎人與欺凌黎人之心理與態度矣。最可怪者，此種謬妄舉動，竟表演於「漢，黎聯歡大會」散會之後，不知此種羣衆所來何事，如此而欲言漢黎合作，則必愈合而愈遠矣。言念及此，甚爲痛心。此爲崖縣人所給予余一種最壞之印象。望負有領導民衆責任之崖縣當局，對於此點，宜加以深切之注意！

既抵城內，逕寓於崖縣教育局。

第四二　南山嶺之遊

四月五日，天晴。上午十時，往訪王縣長鳴亞，至時，王君適因公下鄉，由秘書某君代爲接見。余乃出調查表託某君代塡；旋返教育局，披閱崖州志。暇時間或往街市間眺，不時見有裸體黎人躑躅市中，其裝飾與嶺門南豐等處所見之黎人不同。髮作椎髻突出額前；上下四肢，皆係裸體，僅以三角巾一塊遮蔽生殖器而已。時市中先後有淸明掃墓歸來者，燃放鞭爆，甚爲熱鬧。有靑年黎人二，常參雜於小孩羣中，競以赤足爭踏正在燃放之鞭爆以爲樂，但鞭爆並不因此而卽熄，在其足底下仍復繼續爆發，而黎人並不甚畏懼，必使踏熄而後已。間有經踏熄後尙餘一二寸未燃放者，則持以示人，以矜其能，或讓與參加之小孩拾去。此種遊戲，惟有足皮發達之黎人可以當之；吾漢人僅作壁上觀而已。

四月六日，天晴。十時，攜乾糧及波羅罐頭等由崖城出發，作南山嶺之遊。初循崖亞公路前進；至還金寮，乃折向南行。前進數里，沿途間有酸梅樹。後因叉路頗多，誤入一道，遄行約里許，前面橫以砍下之荊棘，顯係村人所置以示此路不通者。乃轉趨他道前進；但經行不遠，復阻如前。余甚爲驚異：頗有『人生遍地皆荊棘，世道崎嶇不易行』之感。因轉身擇一較高之地，審辨方位：北望崖城，南望南山嶺，西南望海濱；且知南山嶺係壁立海濱者，乃決定先由某道直趨海濱。不料前進約半里許，愈行愈小，終至入一荊棘林中。余主意既定，便由荊棘林中穿過，再橫越三四條田塍，直趨對岸之小山。在小山上啟食罐頭，以止飢渴。次覓得一牛車路，似係直趨海濱者，因順道而行，卒抵海濱。自此沿海岸東南行，沿岸頗多螺貝之空殼，因擇其較爲奇異而可愛者採之。後抵一山麓，意卽南山嶺也。但遍覓橘井，石船，釣台，仙人足及大小洞天等勝蹟不得，甚爲不快。少頃，有二漁夫來；詢以南山嶺及其勝蹟等名目，又因言語不通而不得要領，恚甚。意欲登此山巔瞭望附近尙有其他高山否，尋覓再三，始得一小道，甚爲陡峻。攀援而上，然到處荊棘，觸手刺人，勉强爬至半山，小路亦盡，再上全爲荊棘。

不得已，仍從原路下山；專心尋覓螺殼，擇尤檢入攜來之布袋中。四時餘，決定岀返崖城。道經一小村，周圍環以竹木之柵欄，甚爲堅實。蓋係畜牧之家以此衞護羊羣而防野獸之攫食也。余入村索水解渴，村人以椰殼盛清冷水飲余，余一飲而盡；復盡一杓，渴始已。自此北行數里，中途亦曾因叉路太多之故，而略有往返。最後得土人之指示，覓得原來之大路，直趨崖城。在未至崖城前之三四里，天色已暗；所幸以後皆係公路，且有月光，尙不感到困難。八時餘，抵崖縣教育局，與陳局長其楠談及經過情形。據陳君云：『先生所至，尙係南山嶺東麓；若再沿海邊石岸前進數十武，卽可見石船，釣台，仙人足與大小洞天矣。』余聞之，甚爲懊喪；豈與山靈尙緣慳一面耶？

第四三　三亞埠與三亞港

四月七日，天晴。上午十時，參觀崖縣縣立中學校。適逢該校延放春假，敎員與學生尙未回校；故僅由校長黎宗鑠君接見，略加參觀卽出。回至敎育局，將在海頭，墩頭，魚鱗洲，南山嶺一帶所採之螺殼標本，全數由郵局寄至上海民智博物館。

四月八日，天晴。上午十時餘，登崖亞長途汽車；十二時至馬嶺，在站旁飯館中便餐。次復上車經三亞街而至三亞埠。沿途風景頗優；遙望海中之大小二洲，頗與東西兩玳瑁洲相類似。公路兩旁亦不時有裸體黎人來往於其間，抵三亞埠後，寓居港岸新開不久之泰和旅店內；店夥楊恢唐，吳阿周二君，招待甚爲慇懃。盥洗畢，吳君伴余參觀全市並及港岸。抵一處，余見蜑戶中有用大螺殼充作水瓢者；其形式與他種螺殼不同，頗爲別致。因詢吳君：『此種螺殼有賣否？』吳君答云：『有，但不知先生需要完全者，抑係鋸成瓢式者？』余卽云：『最好是完全而未曾鋸動者。』吳君乃爲余一一詢問各蜑戶。結果，以銅元二十四枚購得二隻；乃就海濱洗淨，持之而歸。

四月九日，天晴。早飯後，吳君復伴余出外向各蜑戶採購石蟹，海馬，螺殼等物；往來市上，惹起當地住民之注意，俱稱余爲「收買螺殼者。」此語由吳君轉告於余；余不禁爲之莞爾。結果，購得石蟹拾隻，海馬三尾，大公螺六隻，大簪螺二隻，大牛角螺一隻，皆係零星收集而來。共耗去洋三元八角餘。午飯後，渡三亞水口至對港，沿岸南行，縱覽全港。港中有小島，潮漲時則在港中；潮落時，則東岸與陸地相連接。島上有小廟，殘破不堪。余前進至里許，地頗幽靜，就淺水中作海水浴。以余不善游泳，故未敢涉入深處耳。海底多珊瑚岩石，到處刺人。浴罷，再前進，至一沙灘上；有持鋤掘捕沙蟲者，所捕之沙蟲較其他海岸所產者特大——長至七八寸，大如拇指。次回至港岸，偶見住民中有用大螺殼充作豬槽（餵豬之食槽）者，長至一尺五六寸，寬至尺餘，厚至一二寸，頗爲驚奇。意欲購寄

上海民智博物館以作紀念。但嫌其太笨重，恐不易寄乃捨之。繼復渡三亞水口回至泰和旅店。

晚飯後，店夥楊恢唐君至余室中，爲余談關於三亞港之產物頗詳。楊君云：『三亞港海內有一種「撞糕」可供食用；西人施以藥水使之化合，則變成靱性，可做呢帽。又有一種海蛇，頸細長而腹部較爲肥大（按此物余在海口嘉積兩處菜市場曾見之）以之煎食，可以祛風。此物以三月爲最多；每條價值約三百餘文。惟其性頗毒，如被其咬時，以青藍魚治之可救——此蛇隨時隨地，都有青藍魚隨之而行。至於黎山中，則有一種蚺蛇，性極毒，咬人卽死。體大，當其發威時，可呑鹿，豕。其肉可和雞肉煮食；膽可以做藥，每枚價值約三元左右；皮之用尤廣。每年六七月時，黎人常有以此攜至三亞港來發賣者。此外尚有鹿茸（每副值光銀七十元左右，）鹿足跟，千人打（植物名可治打傷）等物，皆爲貴重之藥品』云云。談畢，余詢以至榆林港之里程及路由等。楊君云：『由此去榆林港大約十里。先生如欲繼續採取螺殼，最好先至鹿回頭，繼至榆林港，再由榆林港轉回本埠。如此可多遊歷一處地方，較之直往榆林港爲勝。並且鹿回頭與榆林港二處，余皆有友人在；甚欲與先生同去一見，不知先生以爲何如？』余卽應曰：若得君導游，甚好！多遊一處便可多得一分見識，雖多繞數里，亦無其關係；何況還有螺殼可採』因決定明日依照楊君計劃而行。

第四四　榆林港之一瞥

四月十日，天晴。早飯後，與楊君同渡三亞水口，沿海岸循余昨日所經之路更南行，入一椰子樹林。林中間有雜樹。內有一株，四周多刺；上結實頗多，形略似棗；亦有散落在地上者。余拾得三顆，遞給楊君；詢其名稱及性質。據楊君云：『此爲厚皮樹果，其皮可食；惟性涼，不可多啖。因此種果樹皮頗厚，故名爲厚皮樹。』前十餘武，有茅屋一座，楊君引余逕至室中。主人某君，卽楊君之好友也。見余等至，倒屐（粵人多喜着木屐）以迎。談坐稍頃，楊君卽邀某君伴余同至鹿回頭，採取螺殼。是處風濤頗大，海水激蕩甚厲，拍岸有聲。余等分頭檢拾螺殼，結果亦不甚佳。繼別某君，離鹿回頭向榆林港前進，初過一小嶺，道路甚爲崎嶇，且多荆棘。時楊君在余後，仰首四望，進行甚慢。余催其速來，楊君連作手式，示余勿高聲。余略知其意而不明究竟。事後楊君爲余言：『余等此行，甚爲危險，頃聞友人言「此山近有蚺蛇出現。」余等既已來此，不便後退，故冒險而過。當先生呼余時，余急搖手止先生勿言者，蓋恐驚動此物前來禍人也。』余惟笑頷之而已。過此嶺後，約行二里許，復過一小嶺；此嶺荆棘很少，故不甚介意。從此直趨榆林港。既抵港岸，瞭望一周，四圍皆山，儼如一無口之湖然。余略加注視，楊君以口渴之故，促余先至其表兄處暫

歇，然後再行觀察。楊君表兄係一小商人，設舖於楡林港岸，售賣椰子，糕餅等物。楊君引余至其家時，其表兄適因事外出，僅留其妻在舖中照顧一切。楊君介紹畢，急移木櫈請余就坐。繼開椰子二隻，並將炒米糕數塊參入椰子汁內，持以饗余及楊君，味頗特別。有頃，余將鹿囘頭採得之螺殼連手巾等物，遞交楊君請代爲看管；余則出外沿楡林港西岸南下，察視港口情形。港口兩岸皆山，水道狹長。以意度之，水漕深處，僅可容一艦之出入。兩旁淺水處，頗似石灘；星羅棋布，皆係珊瑚礁石。遠望口外，大海茫茫，浪起拍天。港岸亦間有較好之螺殼與珊瑚之骨幹可採，因亦略採之以補前此之不足。繼囘至楊君處，有漁戶某持大牛角螺及海鐵樹各一向余發賣。余嫌其價昂，僅接受一牛角螺，而將海鐵樹發還。因當時余以爲僅足以供賞玩而不知其可治痔疾故也。憩息片刻，辭別女店主，與楊君同返三亞港。是日往返步行共約三十里。

第四五　落筆洞之遊

四月十一日，天晴。晨起，囑店夥吳阿周君購買火把三枝（三亞港地方有一種現成火把出售，內用松油柴作心，外包以椰子樹葉，再用藤麻紮緊。長自尺餘至二尺餘不等，小者價値銅元二十餘枚，大者値銅元三四十枚）大紙爆三十餘響，預備遊落筆洞。因鑒於前次遊南山嶺之失敗，決定雇一嚮導前去。飯後，逕至三亞團局，謁見該團團長，意欲請其派一團丁充作嚮導。經傳達延入會客室內稍坐，有人出來接見。余以爲或係該團團長也；及叩其姓名，始知爲崖縣縣長王鳴亞君。余甚爲驚異；當余在崖縣城時，余曾專誠晉訪，時王君適因公下鄉，故未得見；今乃相見於三亞埠。豈一面之緣，亦有一定之時間與地域耶！余將來意述明後，承王君慨然允諾；並欲留余小住。余以時間關係，未便久羈，乃婉詞謝之；並請其指定一人卽行同去。王君知余不可久留；乃示余以永久通訊處，囑余長期通訊。並派定團丁陳亘隆君伴余同往。余以嚮導有人，因卽向王君辭行。仍囘至旅店攜帶火把，紙爆，乾糧等，直向落筆洞進發。出三亞埠，東北行約一里許，渡三亞水。再邁行數里，皆係鹽田。以後漸行漸僻；沿途多椰子樹，甘蔗等熱帶植物。後抵一處，瞥見右側林內現有快要竣工之新興建築一座，式仿歐西。以意度之，不爲教堂，卽爲醫院；否則必係一巨富或豪商之別墅也。余與陳君就屋前樹蔭稍憩，頗爲清涼。並取攜來之糕，餅等分食。據陳君云：『自三亞埠至此，已經走了一半，再行十五里，卽可抵落筆洞矣。』已而繼續前進。數里，口渴甚；入一椰林中，向黎族住戶購得新鮮椰子二顆，剖開解渴。又數里，陳君遙指前面矗立之山示余曰：『落筆洞卽在彼山印山之下。至於洞在何方，余亦不得而知；待到山下，當爲先生另雇一黎人引路。』再前進，至鄉長某君家。鄉長亦

黎族。住屋矮小，蓋以茅茨。階簷尤低，余等入內，皆須低頭鞠躬而入。在未見主人之前，已先爲之致敬禮矣。階前簷內，懸有玉蜀黍頗多。旣入室內，鄉長即移櫈請坐；並款以椰子汁。余覩其服裝，與普通漢人尙無甚大差異。蓋係熟黎也。婦女小孩，皆不著褲，僅腰圍一裲；與昌感一帶所見之熟黎相同。當由陳君轉告鄉長以王縣長之意，請其派人妥爲保護，及代雇嚮導等事。鄉長一一允爲代辦，旋喚一武裝黎人手擎長槍，伴送余等同至印山下一民家。雇得一熟悉落筆洞之路由及洞中情形者，引余等至落筆洞。洞在印山之東南麓稍高處，高深約三丈，廣約二丈餘。洞中有石突出下垂如筆狀。洞側石壁下，有石底稍高而平。引路之黎人指以示余，謂爲「仙人牀。」余覺甚爲勉強；此爲落筆正洞；俗呼爲「第一洞。」出第一洞後，緣左邊鳥道前進至第二洞。洞內空無一物，亦不甚深。以電筒燭之，惟左側凹進較長，略作牛角形而已。出第二洞，再緣左邊斜下至山凹處，復轉向上趨。路極陡峻，非健者莫敢猱升。升至山半，乃抵第三洞。相傳：『此洞連續有三十六洞。每進一洞，門皆狹小而腹皆寬大，以太幽邃，鮮有能窮其究竟者。僅有一僧人曾至其盡處，故知有三十六洞』云。洞口狹小，僅容一人出入。初微暗，次復明朗；以洞壁有數穴，可透天光也。再轉上趨，復暗。余等乃點燃火把，持而前進；且不時鳴放紙爆，冀驚散蟲蛇之屬，使之潛入穴中而不致傷人。如此進行五六洞，皆門小腹大，與傳說頗相符合。至第六洞後，不見至第七洞之洞門，繞壁尋之，得於石罅中。陳君與黎人嚮導及一臨時參加之遊客，皆不敢進，遂止於此。余連放一爆二響，單獨前進；經第七洞，復入第八洞。第八洞頗險，下有深坑以火把燭之，甚爲暗黑。余連放紙爆三響。時陳君在第六洞中，高呼不要再進；蓋恐余遇險也。余不顧，僅答以『不怕』而已。俯視坑底，盡目力所及，見坑底頗平坦；距余所立處，高約丈餘；洞壁成垂直線。惟左側稍傾斜；余乃循左側斜處，緣洞壁而進。至其盡處，高距坑底尙有四五尺，乃緣洞壁溜下至坑底，果極平。底上鋪滿蝙蝠之遺矢。繞洞壁覓第九洞，終不可得。僅右側有洞口一處，上大下小，移如漏斗。洞口大處，徑不過尺餘；而細處徑僅數寸。量此亦非僧人所能入者。所謂三十六洞，如是而已。時陳君以余久不返，亦趕至第八洞口呼余，但不敢下坑。余告以坑中情形，並打破三十六洞之傳說。乃循原路緣壁而上；次經七，六，五，四，等洞而出。當回至第四洞時，已見前面現有微光；乃係透穴之光而非洞口之光也。出洞口後，復攀藤荆之屬徐徐而下，訪第四洞。第四洞洞口比第三洞洞口尤小；且係下行。余等一一縱身入內，如下坡然，但極黑暗。斜向下行約二十餘武，至洞底，乃係一坦蕩中多滑泥，有深至數寸者，料水盛時必係一幽暗之水池無疑。據崖州志載：『此洞盡處有井，深不可

測。昔有人刻木爲誌，投之，後於大海浮出』云。余乃沿池右側至洞盡處，尋所謂暗通大海之深井；不得，甚爲失望。乃沿池左側而出；行至半途，忽見左側稍高處，有一暗洞，甚爲幽黑。趨至洞口，以火把燭之。忽有水光映入吾目。俯視之，乃卽余所欲尋之井也。試投以石，響聲盎然。惟井邊石甚薄而下空；以手捫之，厚僅數寸。因不敢久立，蓋恐其崩陷也。由此可知此井實在洞內左側，而非在洞之盡處。至於通大海與否，則不得而知。既出洞，至林下稍坐。次繞印山西麓而回至黎族住民家，購食稀粥以解飢渴。坐稍傾，與陳君同返三亞埠；時已燈光四明矣。

飯後，余以陳君伴余奔走終日，因出薄資慰勞陳君。陳君力辭不受；再三强之，終不肯收。且謂：『余在團局服務，月有薪餉，區區一行，乃係應盡之義務。且先生爲遠客，尤應盡地主之誼，倘能接受先生之酬勞耶？』余聞之，不禁感慨系之矣：意者海南果爲一「君子國」耶？何使余迭得如此優美之印象也。繼思前昨兩日，迭承店夥吳阿周，楊恢唐二君踴躍幫忙，往來奔走，皆係一種道義上之表現，而非企望余之報酬也。明日啟行，若給以酬資，亦必不肯受；屆時余心將何以安？不如趁此時機亦示之以禮。乃邀請陳，吳，楊三君及店中司賬莫雲祥君一同至三亞茶樓，款以茶點；略表酬勞之意，以求余心之所安。談至九時餘，付好茶資，歸寓就寢。

第四六　由三亞埠至藤橋市

四月十二日，天晴。八時，楊君請余下樓吃飯；同時陳亘隆君亦至。余見席中肴饌頗豐，且備有美酒；叩其故，始知係莫，楊，陳，吳四君合辦以餞余之行者。余甚爲驚異；何四君之多情如此也。疇昔之夜，余之所以邀四君前赴茶樓叙談者，以余此次道經三亞，承數君都予以精神上之援助，而不接受余物質上之酬報，乃作此慰勞之舉。今乃若此，誠非余初料所及，而使余却之既不恭，受之又有愧也。飯能，與四君作別，彼此皆有臨歧依依之感。出三亞埠，逕向東行，約里許，渡三亞水，溯前日余與楊君由榆林港返至三亞埠時之原路，逕至榆林港，再緣港之西北岸前進。時早潮已至，中途有須涉水始能通過者。沿港岸約行三里許，有山突出港邊，橫截去路。余行至此，左爲陡壁，右爲深海；乃折回數武，橫越小山。山中亦多荊棘，小道崎嶇，僅可容趾。若徒手步行，當不至發生任何困難，惟余推車前進，頗感累贅。既度此川，抵榆林港尾之多銀水口。自此沿多銀水西岸北行，沿途鹽田頗多。以天氣炎熱道路不良之故，每行數里，卽須稍憩。至下午一時餘，抵紅土坎。有榆林分團在焉。余入內小憩，承團中職員張景正李標二君特別招待，並留宿夜。余以時間尚早，擬再進行一二十里，以是日所行太少故也。據張君云：『前去多係黎境，人煙俙少，如欲此時前往，必多不便；不如在此住宿一夜，明日直至藤橋爲佳。』余聆其言，頗出至

誠，因留宿焉。俄頃，團長董漢淸君至，亦以此言相告，並偕余參觀村中情形。村中有平地一塊，上有許多木棉出晒。余檢視之：外形狹長，略如蕉實；內則滿藏白色之纖維，即普通所用以充實枕頭，墊褥等之木棉也。繼至該村新近成立之小學校參觀，聞有黎族子弟數人亦在此求學；皆係張君等努力宣傳之結果。惜此數日因事放假，故未得見。嗣有黎人某君來見，全身漢服，若非張李二君之介紹，並不知其爲黎人也。余與之略談數語，皆由張君充作臨時翻譯。因余不諳黎語而彼亦昧於國音也。

四月十三日，天晴。早飯後，別董，張，李三君，逕向藤橋進發。沿途間有公路路基可循。道經小橋至大茅，沿途多番薯。道右二十餘武，有蓬廠一座。內有黎婦數人刨削薯片且似兼作守望者。余以口渴甚，立車道側，趨前用手作式，索涼水止渴。伊等笑允之。次後取出銅元數枚，購得生番薯二顆，以資咀嚼。此種風味，非囿居城市者所得而享受也。更前進至竹六嶺，憩於道側之篷廠內。主人係漢族。所搭之廠，乃係專爲過路旅客中伙暫憩而設者，故廠中陳有乾飯，鹽蛋及酸梅湯等發賣。但日出則來，日入則去；觀於廠中情形，可以知矣。余盡酸梅湯二碗畢，購得鹽蛋四枚下飯。飯時憶及三亞港楊君等曾爲余言：此間特產一種動物，名爲「飛馬」，可治風濕及催生之用，欲詢之廠主人，但恐其不諳國語，難得要領，故欲吐而復吞者再。適另有一坐轎之老者來，似係知識階級，亦於此就食；因與之攀談，詢以「飛馬」事。據老者云：『此物多產於危崖陡壁處，晝伏夜出，捕之匪易。惟黎人知其性，較爲易獲，然亦須得其時，大約六七月間較多；平時則很少。且捕此物時，多在夜間。君如欲必得，須在此間稍住，雇請黎人捕捉；少則一二日即可如願以償，多則須延至數日始克辦到：非可一呼即應也。君能稍候乎？』余以種種關係，連搖頭示以不能。客繼云：『此物生性頗奇，無論何時何地，雌雄必成對，生死不離。若斃其一，則其配偶雖死不去；故每捕亦必雙得。然亦必成雙，始可供藥；若僅取其一，則失效矣。』飯畢，別老者前進數里，即下竹六嶺，遙見鐵爐港，水波茫茫。時有雷公馬一，橫越余前而過，余不忍再殺生，任其自去。既下至平陽地，村莊較多。抵連汪村，村外有黎婦二人，憩於樹蔭。見余車至，甚爲注目。其旁置有番薯二擔，余復向之購得二顆以嚼。繼彼以手作式，令余騎行。余擇較平處，略騎十餘武，以償其願。次經一高台地，頗長；口渴甚，繞入民家，索水解渴。時村婦正在煑稀粥，粥中參以薯片。見余索水解渴，乃舀此以饗余。余僅飲其湯汁，酬以銅元數枚而去。繼至龍江村對門，以天色已晚，諒難趕至藤橋，乃逕入該村假宿。既抵村內，見有一龍江分團，因投刺焉。當由團長黃守儒，職員符大緯，符儒煥等三君出迎。略盡寒暄，即行入浴。飯後，三君各手持電筒引余

二二一〇五八

參觀龍江小學，並饗余以檳榔多顆，蓋該地風俗以此爲重也。當承符君等告我以該地風土情形頗詳。其有不甚明瞭者，則用筆書之，亦頗有趣。據云：『當地特俗，除嗜食檳榔外，又喜食一種米茶——係用米炒焙，冲水即成。』又云：『落筆洞之水井，暗通六盤黎村之龍塘而入海。相傳「昔有人曾以椰子乾爲記，放在井中，數日後，見該椰子乾在龍塘出現，繼入大海」云。』余是夕即宿於該校內。

四月十四日，天晴。早飯後，承黃君特派團丁二人代余擔取行李，秉充嚮導，余甚爲感謝。道經江前村，憩焉。由此直送至藤橋市區公所。

大陸銀行儲蓄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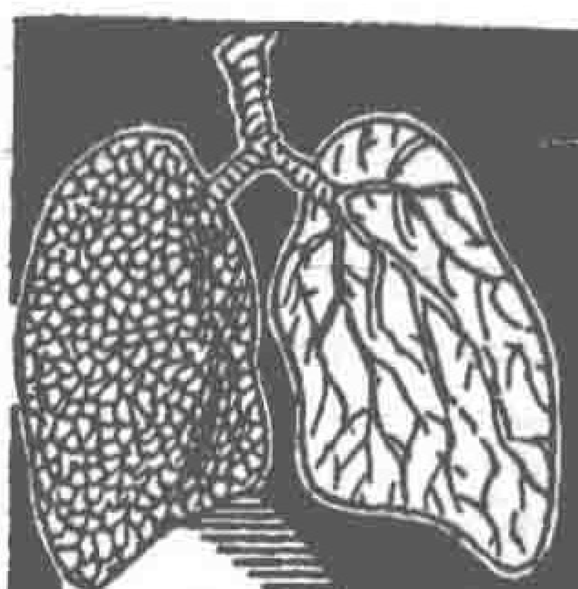
地址 南京路大陸商場

簣土可成泰山 涓滴匯爲江河

零存整付 到期取洋壹萬元

十年期每月存洋五十元三角六分
十五年期每月存洋廿四元三角七分
廿年期每月存洋十三元四角一分

日積月累小數便成鉅款


療肺聖藥

肺形草

主治
多年肺癆
新久咳嗽
吐血咯血
潮熱盜汗

每盒二元 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函索即寄

上海石路新普慶里天濟醫室發行

電話 九一六三〇

謹防假冒

江浙紀遊絕句

俞誠之

白公堤上春光曉，觀海亭前聽雀聲。滿地杜鵑紅不掃，
風簹翠羽過清明。（西湖登韜光庵觀海亭）

桃花深處見清溪，隔岸輕黃遍菜畦。最是月輪山下望，
滔滔東去不須歸。（自虎跑造六和塔）

烟波淼淼欲黃昏，白鶴峯前對夕曛。栽得韜光千頃竹，
便須歸隱武林門。（遊南山渡湖）（余故武林人）

拏雲轉日平常事，水盡峯回世路移；應是眞源尋未得，
故凭溪澗暫棲遲。

豈爲溪壑故淹留？獨愛泉聲洗我憂。半日山容千萬換，
白雲淘盡古今流。（自龍井入九溪十八澗）

曉風吹綠蘇堤柳，春落人間不自知。曲澗幽谿行欲遍，
半空烟雨入疏籬。（再遊九溪十八澗歸烟霞洞遇雨）

坦途荊棘非殊徑，理亂安危事可知，涓滴有情皆眞髓，
亡羊歧路欲何歸？（理安寺法雨泉有涕滴歸原題額覩之慨然）

心比秋雲疑日澹，漸多風雨損吾眞，潮來欲洗人間淚，
省識春風舊濺痕。（秋霽南高峯觀潮）

我來孤山訪明月，自愛安閒理釣絲。秋色漸深人漸老，
可堪風雪與君期。（孤山月下寄懷陶然諸友）

四野兵戈餘寸息，孤舟風雨入桐廬。持竿莫向煙波去，
得比嚴光亦釣徒。

何事子陵堪千古，二台風物自超然。獨完晚節排伊呂，
直許巢由與比肩。（登子陵釣台）

峯巒兩岸隨風轉，硤石倒流欲向天。彈指風波三百里，
一林平陸一湖船。（嚴州歸湖心亭小坐）

幕府山前大江橫，龍蟠虎踞駕羣京。江南王氣今何在，
一例興亡弔太平。

雨燕斜飛初渡水，分紅掠影狎江潮。三台天府無人識，

廿里榴花空見招。（南京幕府山途中）

鹽車空負不羣才，慷慨登樓劇可哀！勺水未忘湖海志，鳴蛙鼓腹尙聞雷。（白下三登掃葉樓）

青山何事傳卅黃，慚愧秋風鬢已蒼。自是貞松抱仙骨，强扶醉態作紅妝。（棲霞山觀紅葉）

浩浩長江滾滾流，卅年旅食寄浮漚。稼軒心緒誰分曉，一例風吹雨打休。（鎭江舟詣甘露寺）

每因新綠饒生趣，卻爲花開覺殢遲。得失既泯休再計，萬梅花下立多時。

亂世歸帆風力滿，漁歌蟹斷兩忘機。勸君愼守梅花住，莫待花開緩緩歸。（無錫梅園訪梅未開）

少無俗韵宜高臥，獨抱堅貞足自恃。本爲冷香人未識，冬風雨雪故開遲。（偕玉甫先生任君筱珊崑山觀梅晚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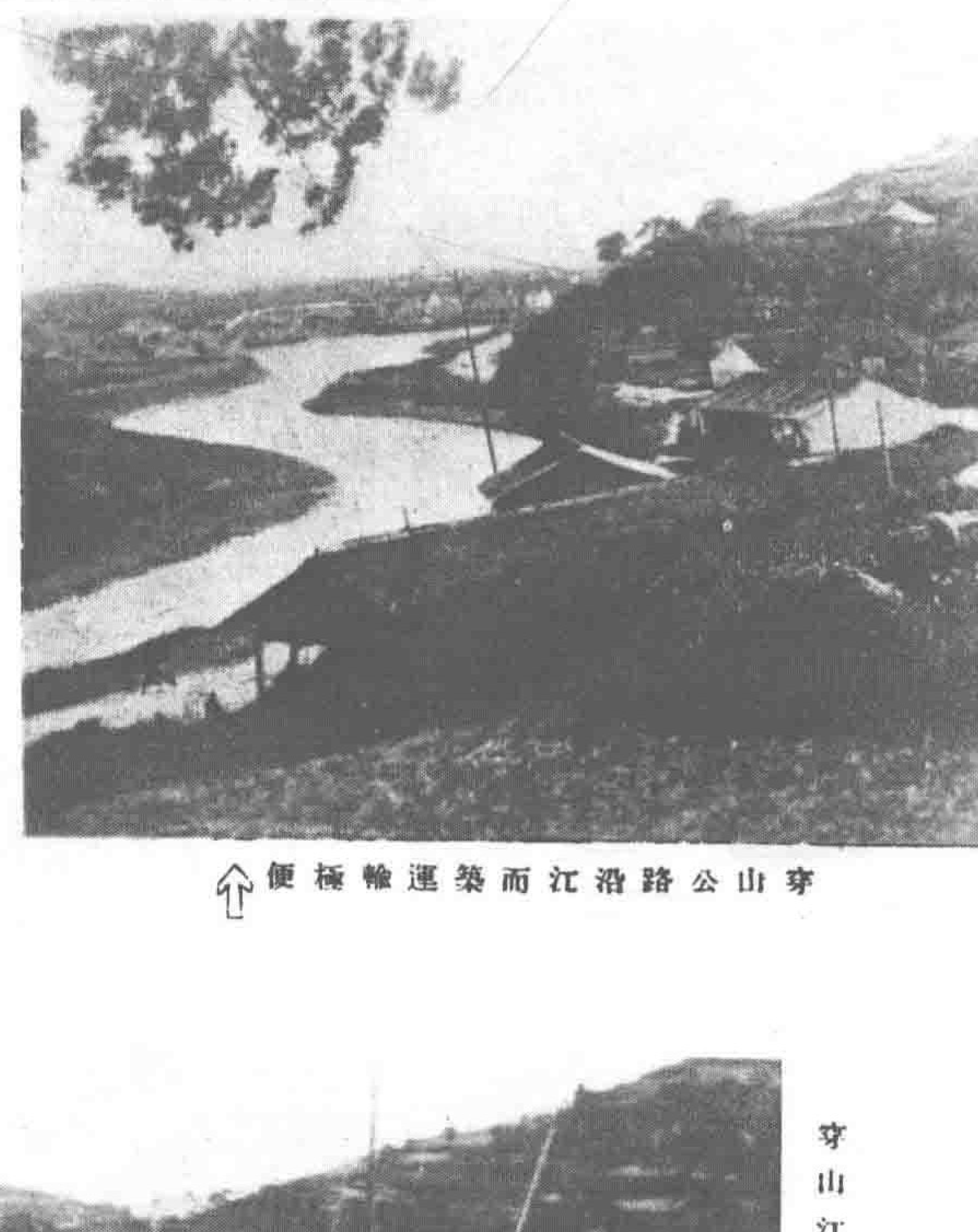
中孚銀行
儲蓄部
活期儲蓄存款
整存整付儲蓄存款
零存整付儲蓄存款
整存零付儲蓄存款
支息儲蓄存款
志願儲蓄存款
禮券
（詳章承索即奉）
滬行 一仁記路二十七號
支行 靜安寺路慕爾鳴路西首
西門和平路口

二二一〇六二

穿山景色



穿山江上景色⇧



穿山公路沿江而築運輸極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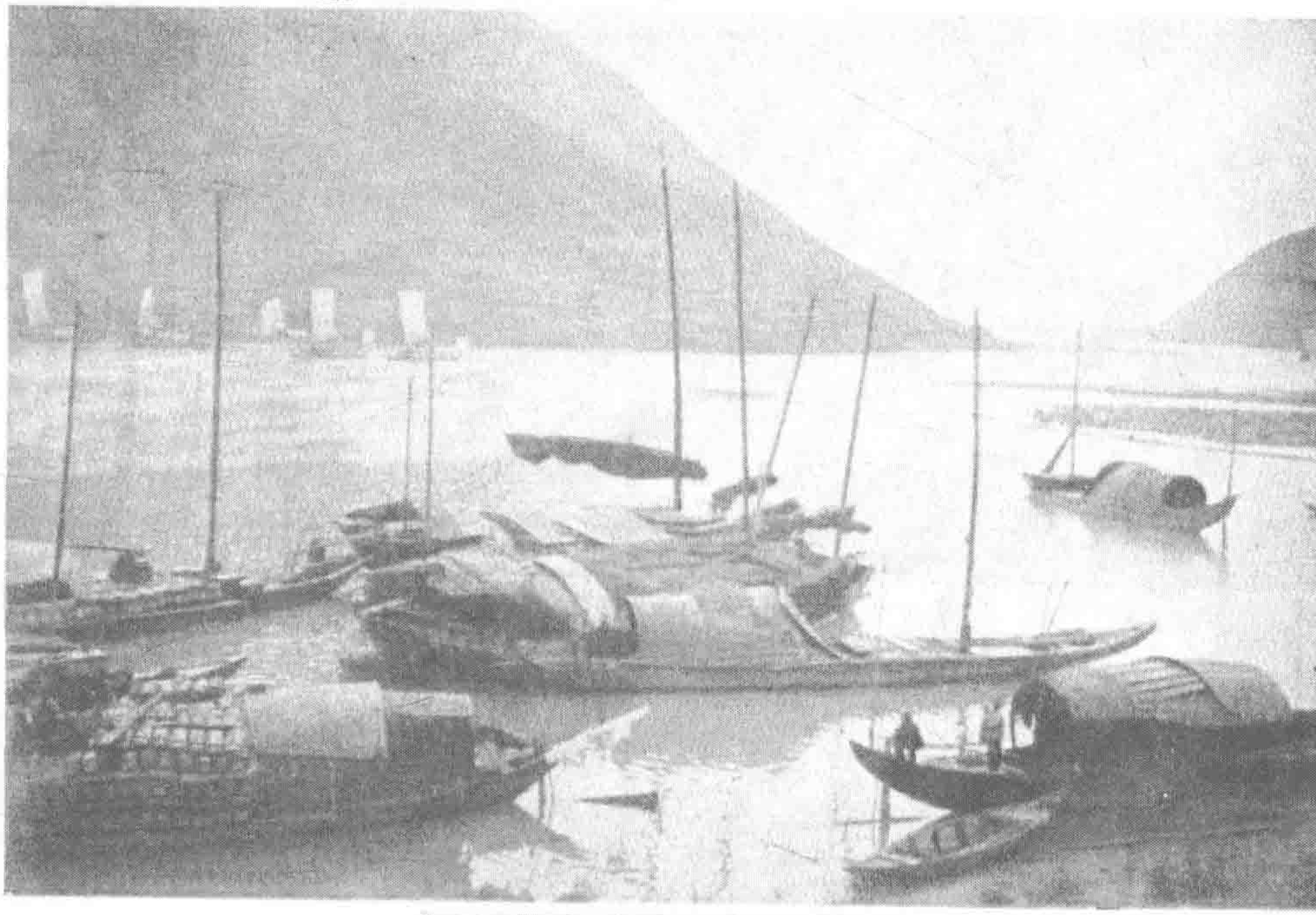


⇧穿山新開之山徑石壁對峙頗具妙趣



穿山江邊起運貨物⇦

浙東之春



七里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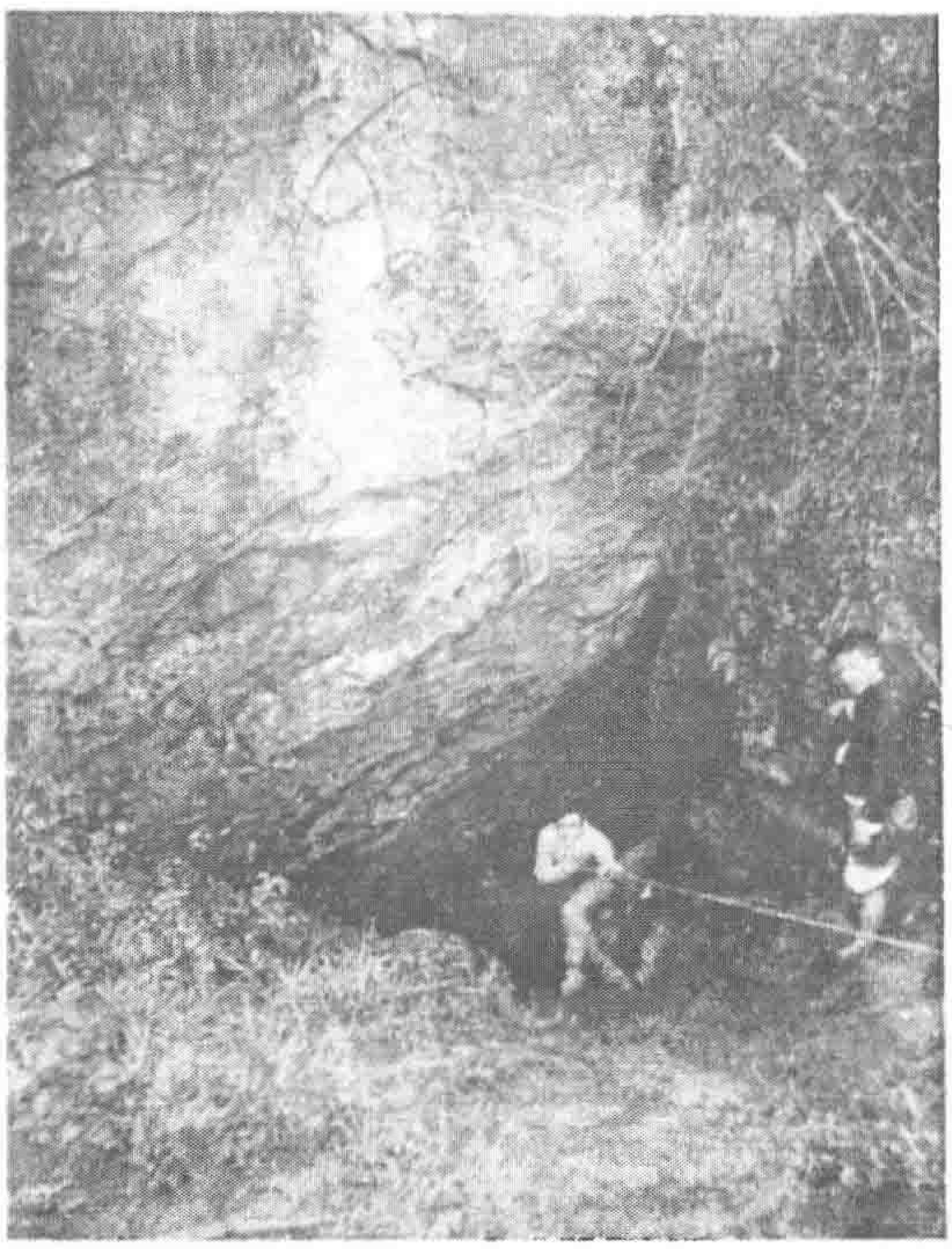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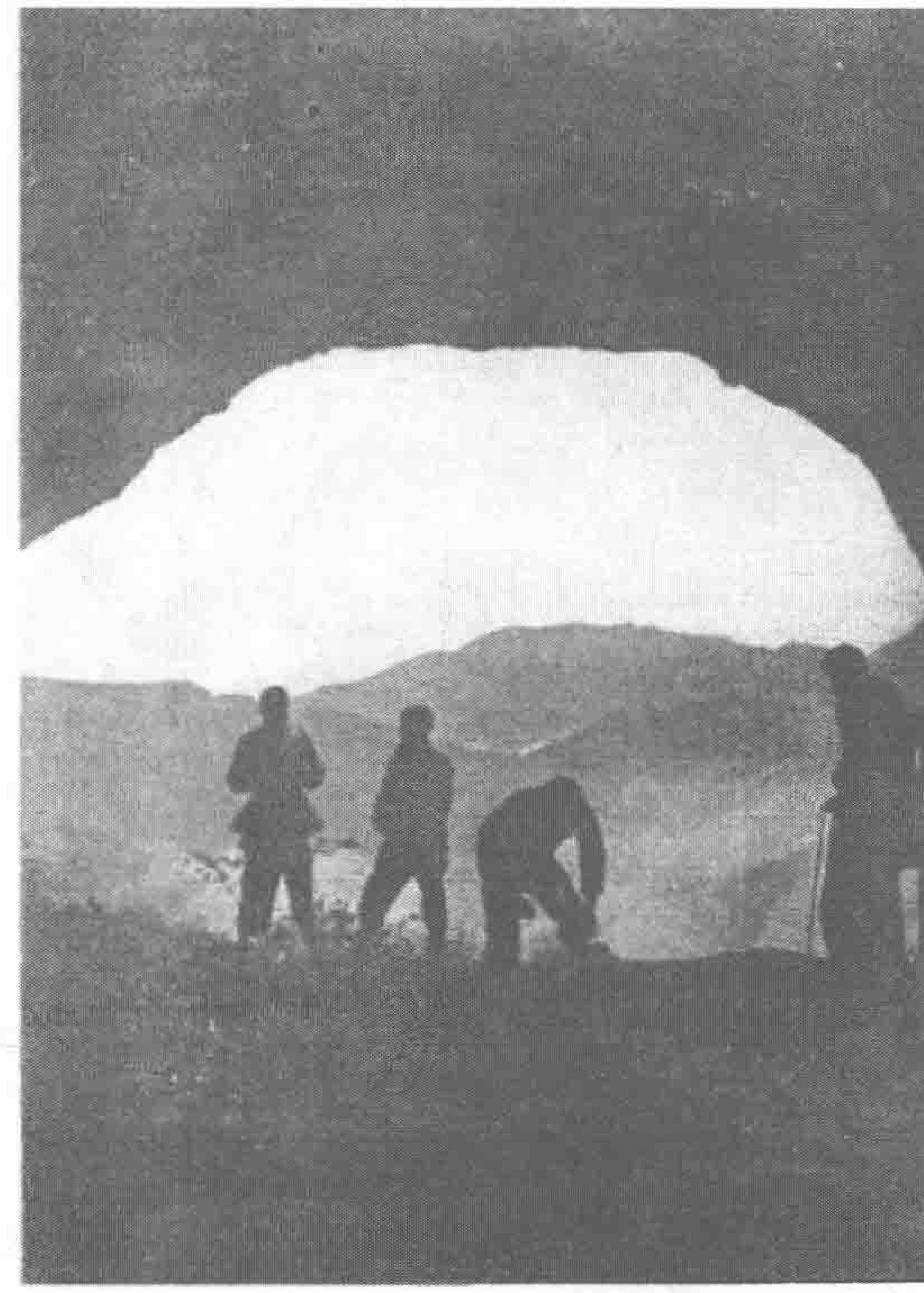
雲外青山山外雲



雨中之北山

這樣子下冰壺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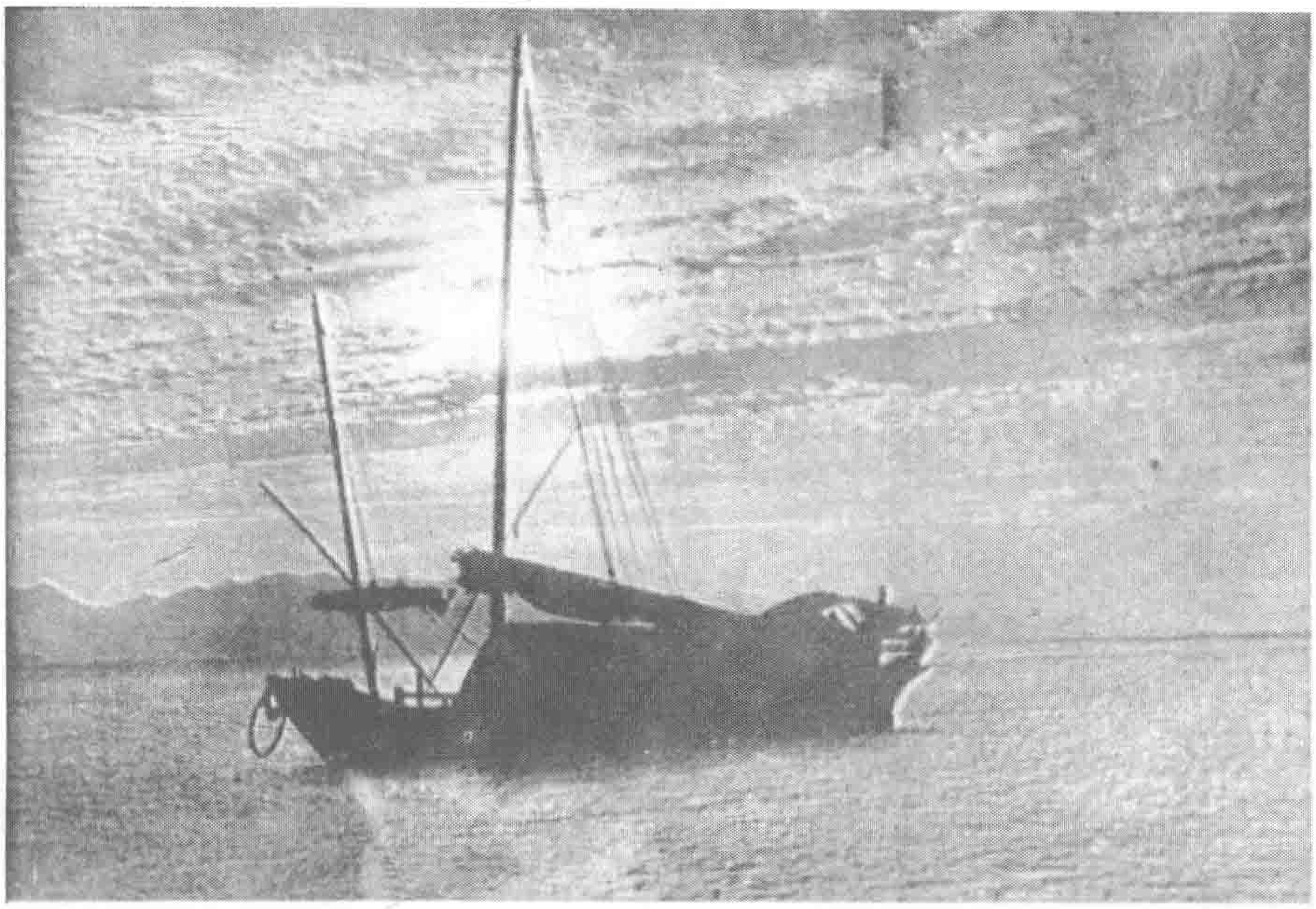


朝真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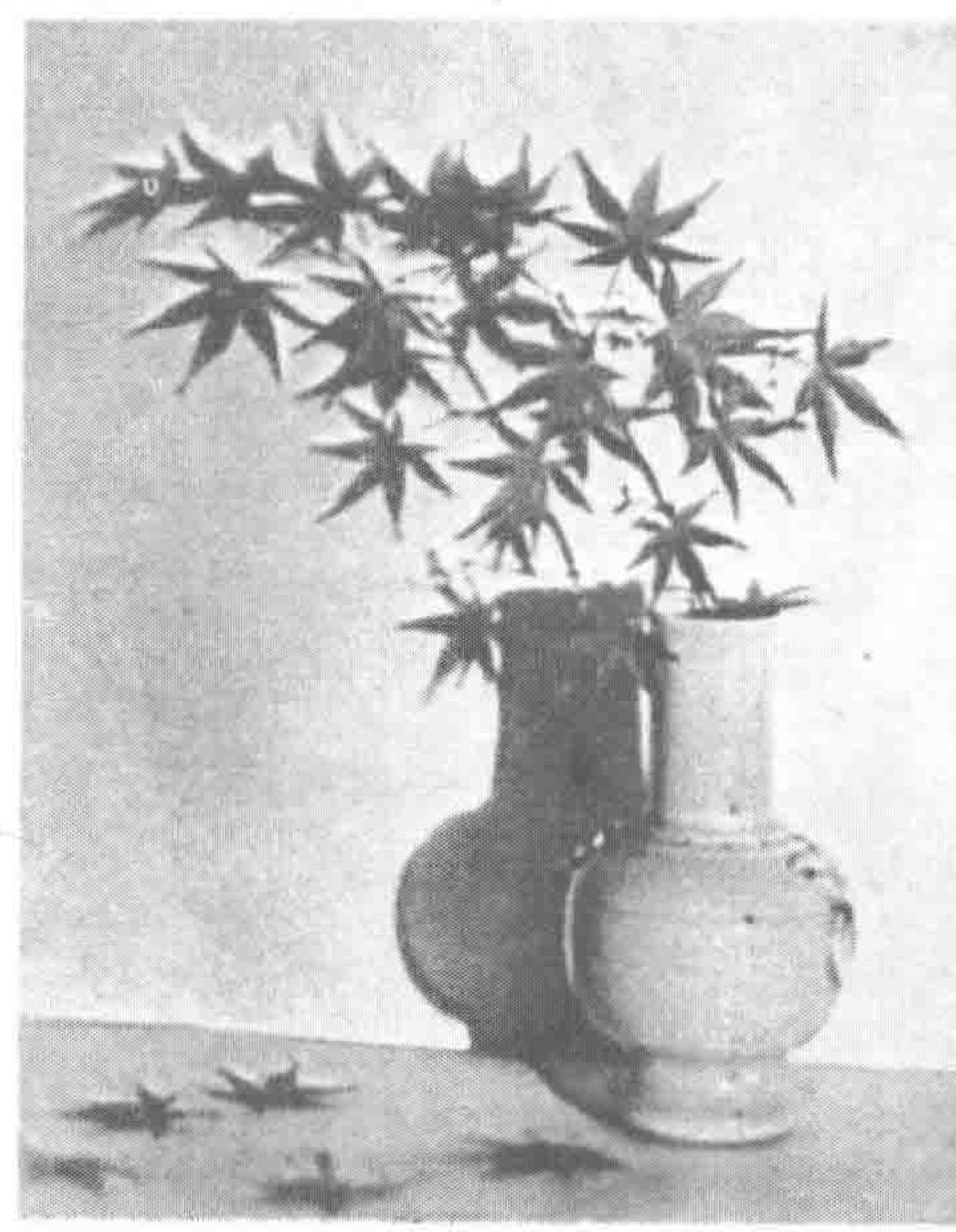
富春江頭出岫雲



浮雕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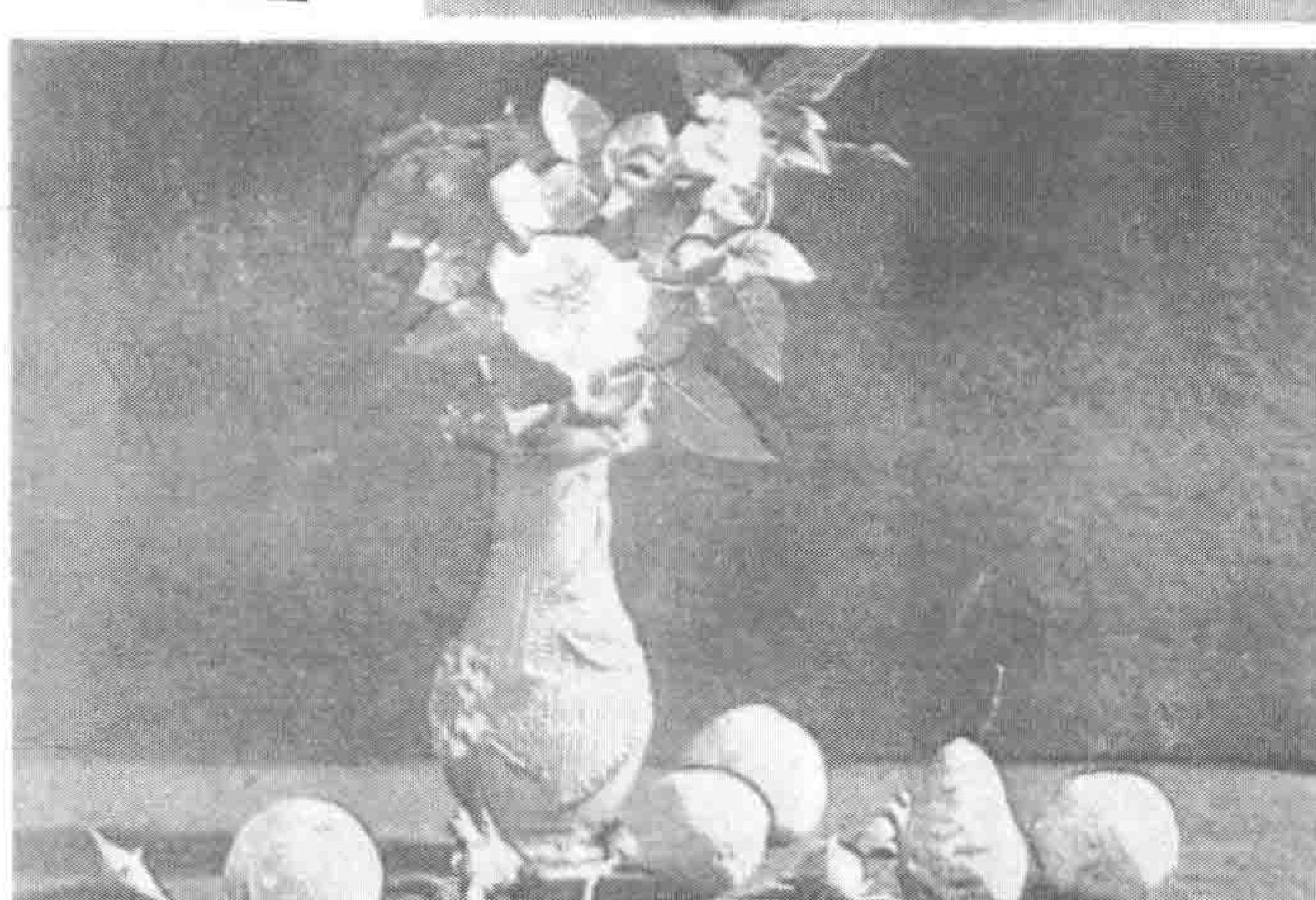
日暮歸棹 ⇧



清供 ⇨



五分鐘 ⇧



靜物 ⇨

旅行講座

九六叟相伯 馬良 相伯

許靜仁先生訪問記

趙君豪

許靜仁先生第一次和我見面是在四五年前。記得是一個夏天，關芸農先生在霞飛路寓邸約我們敍聚，在座的有錢芥塵，余大雄，冷雋人余空我，諸先生，我們在客廳中談了一會，許靜仁先生也來了。

經過主人的介紹各人都很有興會的暢談一番。許先生豐神俊逸，舉止儒雅，說話也很親切有味，有時發爲妙論，獲得在座的人大笑。我對於許先生的印象經過了這一夕的聚會是永久不會磨滅的。

這一回，由本社周良相先生和余大雄先生代爲約定，去訪問先生，詢問一些關於旅行上的問題。

先生每天午後必到黃山建設委員會駐滬辦事處去辦公的，於是乎約定到辦事處見面。這天下午，我和孫恩霖君到辦事處時，先生已久候了。

先生的神情，和四五年前一樣，簡直沒有改變，並且記憶力很好，猶記得關芸農先生家裏一夕宴會。

「先生對於旅行有興趣麼?」這是我起始的一個問題。

「我一生最歡喜旅行，認爲旅行是最有興趣的事，在幼年時候，就很歡喜。我生平不能說走了多少路，但是，在國內，東面到過滿洲，里西面到過四川陝西，南面到廣州，北面到張家口。國外我曾經到過十國。

「先生覺得從前的交通情形怎樣?」

「我覺得從前的交通情形，是非常不便當，那有現在這樣的痛快。我總認爲要國家的開發，應該儘量的從交通上着想。我三十歲時，在北平辦警察，我深覺到交通的重要，於是乎將外城改成馬路，這句話，離開現在三十年了。」

「先生從家鄉出外旅行，便到北平麼?」

「是的，第一次便是到北平。我是從上海坐船到天津的。那時天津到北平的火車，只能坐到馬家埠；由馬家埠下來，還要坐騾車，才能到北平。你要知道坐騾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要有相當技術的。」

「坐騾車有怎麼技術呢?」我好笑了。

「坐騾車是要會坐的，不會坐，便要東碰西撞，兩邊要流血的。所謂技術，是坐騾車的經驗。我到北平坐在騾車上，受了很大的痛苦；那時就發生一種感想；我想倘使我能有行政權，我便首先剷除這條路。後來到前清光緒三十一年，我將外城改爲馬路，我的志願，終算達到目的了。就是到現在，北平外城的馬路，不過較從前增寬些，並未增加過一

條。」

「先生生平最歡喜些什麼地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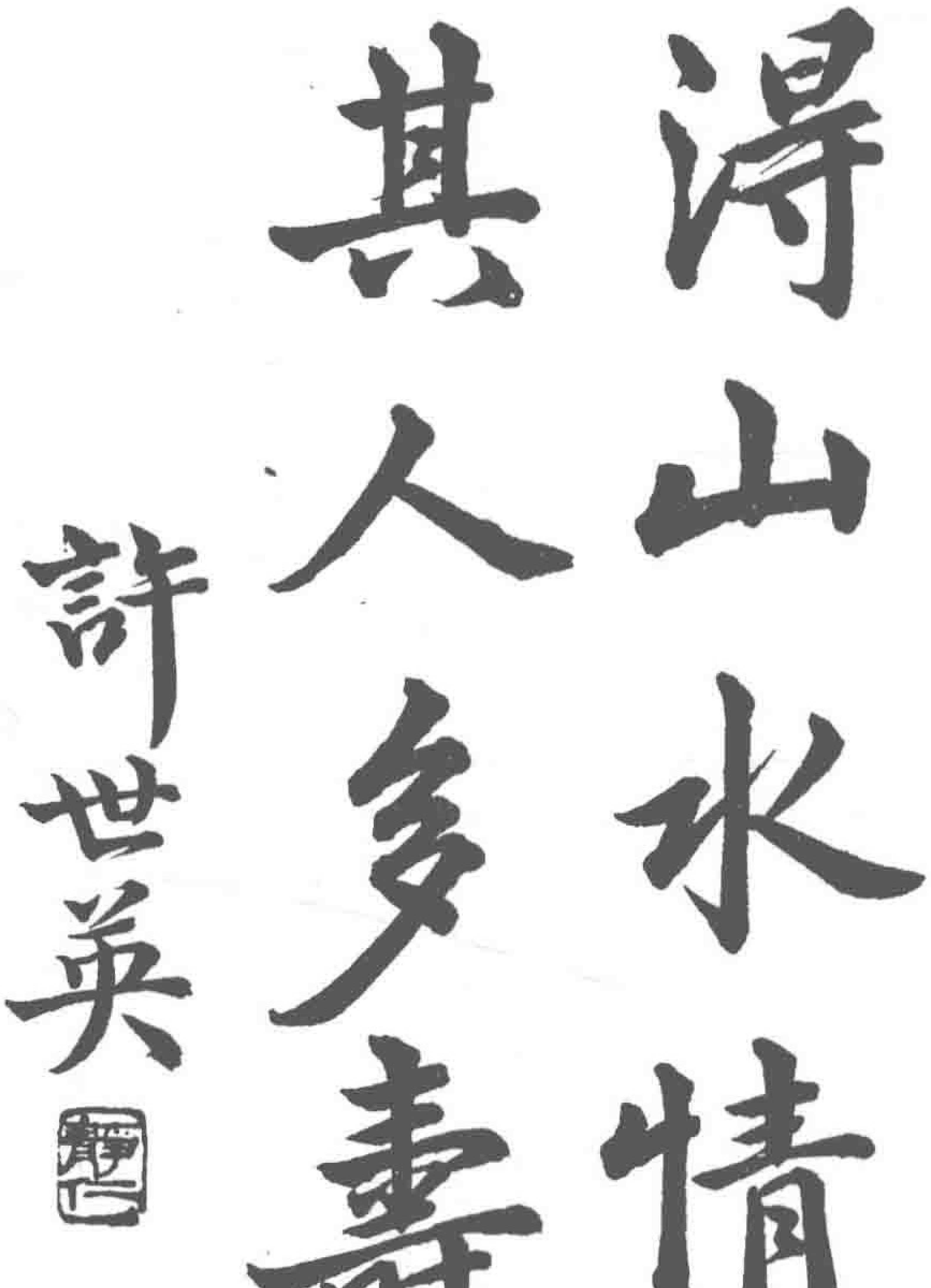
「第一是說北方北平的名勝，在歷史上是很有價值的。第二我覺得四川好；因為四川這個地方，不但是風景好，而且是天險；如巴峽巫峽瞿塘，劍閣，成都的美麗，此所謂天府雄國也。」

先生說到此處，對於四川，很贊美一番。

「第三要說東三省，雖然是近於寒地，但是吉林的松花江一帶，完全是江南的風景。」先生繼續說。

我又問「還有些好地方麽?」

「有，是熱河。熱河是避暑的行宮，尤其是特別。熱河的行宮，建築非常美麗。有印度式的古廟四所，建築很雄壯。其餘一切的佈置和格局有小北平頤和園的樣子。」



許靜仁先生為本誌題字

「先生到外國的情形，我很想寫一點，能詳細指教麽?」

「當然的。我是一九一〇年出國的。那個時候是考察司法，是到華盛頓開萬國監獄會議。我是從西北利亞去的；我還記得從北平到莫斯科路上走了十四天。莫斯科是很偉大的，不但繁華，並且氣派很大。後來我又到聖彼得堡——就是現在的列甯格勒——也覺得氣勢很雄偉的。俄國的建築和中國的建築，作風雖然不同，但是各有各的好處。俄國游歷過了，我就坐火車到柏林，在柏林住了將近三個月。柏林這個京城，好像是個學校城，因為是最高學府的所在。我對於柏林的感想，是整齊樸實。日耳曼民族，很有不可侮的樣子。」

二二一〇七二

「先生，從柏林是上羅馬嗎？」

「是的意大利是一個古色古香的新國家，是新國家代表舊歷史文明的。」

「那時意大利的地下城發現了嗎？」

「發現了但是我沒有去游歷過。」

「從意大利還到那幾個國家呢？」

「由羅馬到奧京維也納，住的日子不久，所以感想很少。不過我曾經游過多惱河，發生一點很奇怪的感想。因爲「多惱」這兩個字，是中國譯音的。這條河，我想一定「多愁多惱」；好像中國的莫愁湖一樣的恐怕多惱河一定多事的。」

我聽見了很好笑，但是許先生的見解的確是有理由的。

許先生繼續說：「後來意，奧，果然生出許多煩惱來。多惱河的風景，好像中國的揚子江。」

「還游歷些什麼地方呢？」

「由此就到瑞士日內瓦。瑞士我無以名之，名之曰世界的公園，無論什麼人到了這個地方，都心平氣和了；一切的愁怨和不和平的思想都沒有了；都消滅了。瑞士游覽過了，我就到了巴黎。巴黎繁華得很。所有博物館，美術館，我都去看過。還有香水梨西公園，風景很好，裏邊還有中國的亭子，恐怕是賽會時沒有拆回的。亭子上還有中國對聯，上面寫的是：

於此間得少佳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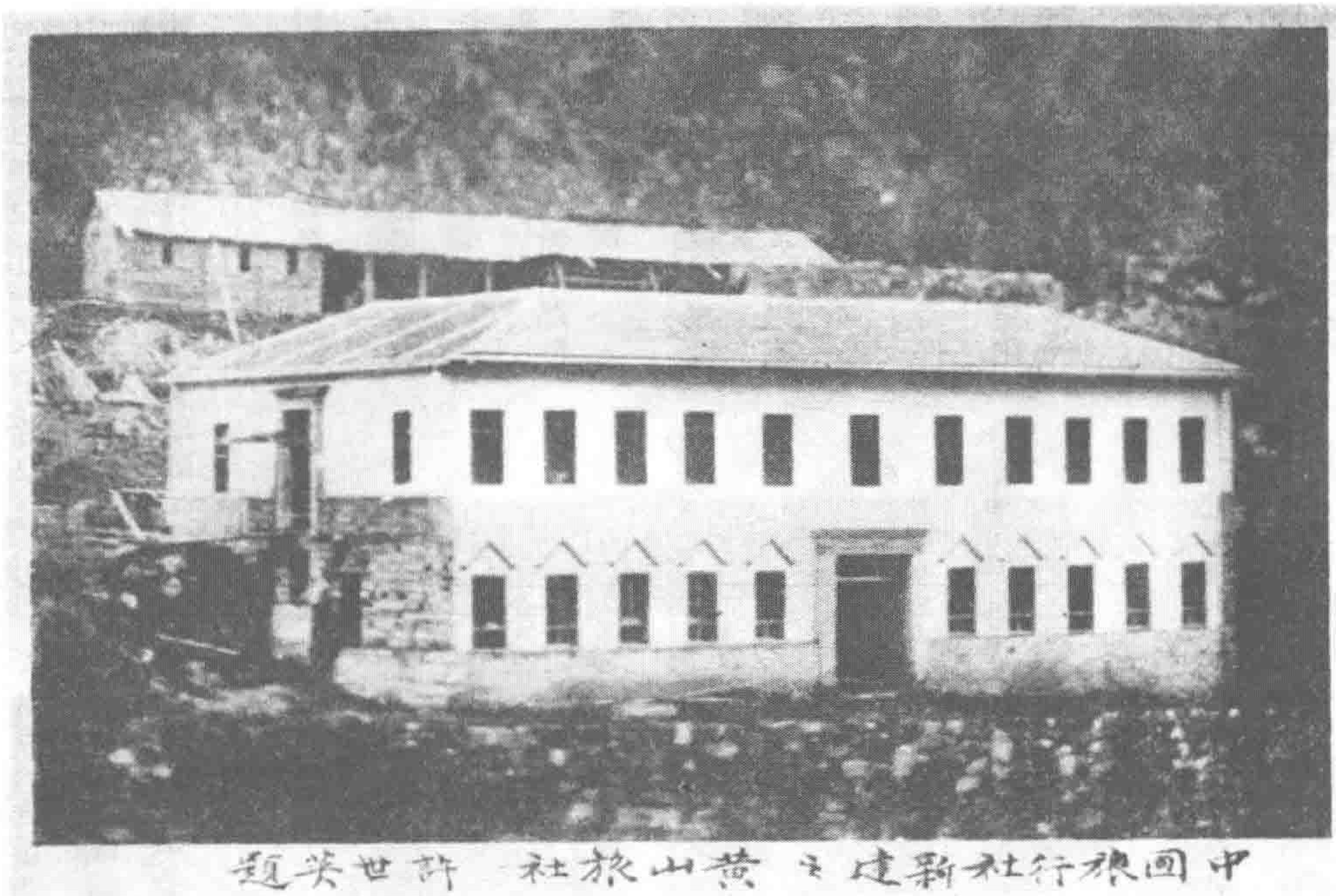
亦足以暢敍幽情。

「先生這是很有趣的事了。」

「是的，我當時見了也很高興。後來我到比利時的京城不魯賽爾，比國是一個小而富强的國家。在比國躭擱不久，就到荷蘭的京城海牙。荷蘭的京城很



許靜仁先生近影



本社所建之黃山旅社

幽美的；尤其是海濱浴場，拿我生平所看見的浴場來說，這是第一了。荷蘭是一個與水爭利的國家，所以水利專家也比較多一點。」

譚到此處，先生問我：「您到過倫敦麽？」

「很慚愧！沒有去過，倫敦怎樣呢？」

「我從海牙渡海到倫敦，我知倫敦是多霧的，上了岸，就覺到濃霧彌漫天地。但是多霧也是倫敦的好處，因爲霧是海裏的熱潮。我對於倫敦的感想，彷彿是一個有常軌的都會，樣樣都守規則。英國人守舊，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新的還是繼續不斷的建設，舊的是一天天的保存起來。」

「由倫敦渡大西洋就到美國開會麽？」

「是的，我記得是坐維多利亞輪渡大西洋到紐約的路上一共是六天，這是我生平最愉快的一次旅行。這條船是德國船，船身建築，是求平不求快，所以沒有風浪。在這裏，我告訴你一件有趣味的事情，就是在那個時候，無線電還沒有盛行，船上有一個犯人，倫敦打無線電來叫船上將他扣留，果然捉住了，船主因爲無線電試驗成功，非常高興。紐約是繁華極了。紐約，巴黎，上海，這三個都會，可以說鼎足而三，是世界有名的都會。倘是論商業則倫敦，紐約，上海，因爲這三處是世界商業的中心區，關於金融升降盛衰，都可以影響到成敗的。後來我到華盛頓開會，華盛頓是一個模範都城，環境清靜幽美。我

看到記功坊，看到白宮；白宮很小很小，民主的國家很可以學學的。」

「先生任務終了，回來的時候，是走海道麼？」

「不，本來想從海道回來，到日本去一趟；後來因爲柏林考察未完，所以又到柏林住了三個禮拜，仍然是走西北利亞歸國的。」

「先生壯游世界，我已經得到這許多資料，是很感謝的。關於風景建設，在先生的眼光看來，還是利用天然好呢？還是人工建設好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有兩種觀念，天下事沒有絕對的。完全是新，固然不好，完全是舊的也未見得好。我主張，天然風景，不加人工，應該完全保存，但是新建設也應該有的，沒有新建設，我們怎樣能去游覽呢？好比黃山，是天然好風景，但是住宅區，不能一定蓋茆棚。我主張房屋的形式，外面應該多採中國材料的舊式美術，裏面的裝修，不妨用新的，比較潔靜，整齊，堅固。總之，我的主張，是「樸雅堅美」四個字，風景區的建設是這樣，建住宅也是這樣。」

「先生是安徽黃山建設委員會的主任常務委員，請說一點關於黃山。」

「啊啊黃山麼？」先生很感到興趣似的，說：「人間有石皆奴隸，天下無山可弟兄。我所到過的地方，再沒有勝於黃山的了。」

「請問好在那裏？爲什麼天下的山水，比不上黃山呢？」

先生於是滔滔不絕的說：「我們要認識黃山，先要知道錯綜繁複的美，決不是單純的色素所比得上的。譬如一株古梅樹，也許美極了，可是假定我們到了香雪海等處梅林裏，那兒這樣虬枝蟠結的梅花，非直很多，而且還有各種不同苗條式椏杈的樹陪襯着。又譬如攝影，儘管有很多張好看的景片，可是我們看電影，那却是時刻不同恣態萬千的。究竟美術上的價值，還是梅林電影高些吧。黃山幾百個峯頭，蟠結幾百里內，譬如是「山峯的森林，」而且風雲雷雨，變幻無端，我們若在黃山凝神注視一個山峯，那是一分鐘一秒鐘都在變換色彩，變換神態，假定我們自己也在移動，那山峯的形狀也在隨時更變，說是電影片決不是誇張的。」

「黃山規模如此其大，山內也分區麼？」

「分的分的，黃山因其廣袤無際，雲霧迷漫，所以又稱黃海。前山屬歙縣，叫前海。前海天都蓮花等峯，都是雄博偉麗，嵯峨聳峙的。後山屬太平縣，叫後海，雲谷始信峯散花塢等處是以幽深綺秀玲瓏蕭散見稱的。後海之西，還有一區叫做西海，究竟通達什麼地方，說來慚愧，連我們還沒有去探過險。只能在西海門看看，那奇邃神秘，曼衍變弄，又觸前後海而上之，恕我言拙，不能形容了。」

「黃山交通怎樣？」

「交通可分兩種。一種山外交通。自蔣先生督造各省公路成功，從杭州，蕪湖，景德鎮，

以及安慶對江的殷家滙，杭江鐵路蘭溪站再過去的淳安都可以乘汽車直達，蕪湖去最遠也不過八小時就到了。一種山內游覽路綫。前海的幹路已經修好了，從紫雲庵可以坐山轎直到文殊院後海也略略整理過，從古竹溪坐到雲谷獅子林一直到天海鰲魚洞，也不過偶爾要下來走幾步。就是從鰲魚洞文殊院之間隔着一個蓮花溝，上下各有八百級石階不能坐轎了。」

「蓮花溝預備修麼？」

「不，不但目前不修，就是全部建設計畫裏也不預備修。不勞不樂不險不奇留着給能走的人走走是一種很艱苦而反愉快的事，不能走的請各人到文殊院或鰲魚背打道回衙，再繞大圈子，也不為過啊。」

「黃山全部建設計畫如何？」

「現在建設委員會暫時定了一個三年計畫大綱，第一年為交通建設時期，第二年為生產建設，第三年為文化建設，說來話長，改日一定送過去請指教的。」

「黃山住宿的地方，不成問題麼？」

「從前遊人都是住廟的，去年中國旅行社黃山旅社已經建築成功，很精緻舒適的。貴雜誌不就是旅行社辦的麼？一提到中國旅行社，大家都公認為是眞替社會服務的，黃山住宿你想會成問題麼？哈……」

先生就在這誠摯的笑聲中送客了，永遠是那麼和藹慈祥的。

治癆聖藥
肺形草
主治
多年肺癆
新久咳嗆
吐血咯血
潮熱盜汗
每盒两元　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書函索即奉
上海石路
新普慶里
天濟醫室發行
謹防假冒

中南銀行　儲蓄部
詳章函索即寄
各種儲蓄存款
甲種活期　零存整付　存本付息
乙種活期　整存零付　禮券
定期儲蓄　整存整付
總行　上海漢口路
分行　南京　天津　漢口　廈門　杭州　北平　蘇州
支行　虹口　八仙橋

紐約一瞥

張少微

一 弁言

在現代美國的都市中，紐約總算是一個首屈一指的老前輩了。雖然以年齡言，它已有三百餘年的歷史，不過它還看不出老來，一種勇往直前不折不撓的努力精神眞個使人驚絕羨煞相信它會賦有『轉老還童』的祕訣的。

最初，所謂紐約祇是一塊荊棘叢生漫無人烟的荒蕪野地就是了，嗣後以人才輩出慘澹經營到了今日居然蛻爲一座萬卉齊放絢爛蓬勃的美園，獲世界第二大都市的榮銜，眞算得一個『老當益壯』的代表典型。

所以無疑的紐約是代表現代美國東部文化的大成，輝煌燦爛，光怪陸離，駸駸乎日進不已，實在値得注意的。

二 歷史

在一千四百九十八年以前，紐約還是爲紅人的天然樂園，地大物博人口稀少毋庸費力征服自然，卽可『用之不盡，取之不竭。』因此他們的生活過得非常美滿，眞是『天之驕子』了。所以在『衣食足』之餘，他們乃不惜用盡伎倆的想法子尋樂，於是燃火聚衆，彈唱歌舞，繞火兜圈，肉體是半裸的，而頭上插的綵色鴨毛尤其古香古色。絳紅的嘴唇流露著哀心的熱情，手是舞著，足是蹈著，身體扭揑著，樂聲鏘鏗，步法嫻熟，樂不可支。不過像這樣惟樂是求的人，山河是守不住的。結果他們的快樂日子終於臨到了末日了，所謂天然樂園完全拱手送了給別人。

白人破題兒第一遭來到此地，乃爲一千四百九十八年。嗣後一千五百二十四年和一千六百零九年，也有人登陸觀瞻了兩次。於是這個天然樂園漸漸的爲歐洲人所曉得了。不過這幾次來的人都不是預先下了決心要在此處落居的，僅是乘船過此，停泊上岸，張望一下，稱贊一陣，遂卽駛去而已。因此迄至一千六百一十三年十一月間，方始有白人在此逗留過數月。但這亦是出於偶然不得已，並非是早有計劃的。是時有一隻荷蘭商船，名叫『老虎』者，行經此處，忽然失愼，全船燒沒。於是善於泅泳的水手們乃亡死的游到岸邊，冒險登陸，希圖保全性命。爲著不惹起紅人們注意致啓糾紛計，他們憑著摹仿的能力，造了四個草舍，完全與紅人所居的一式一樣。在這兒生活到亦納福，不過他們最惴惴者不安乃是强悍的紅人，恐怕要受他們的威脅，是以他們不敢遠行，祇是大家在一塊有食共分有樂共享的過著，不時的向著大洋的遠處眺望，有了救星，卽行回國。這樣，他們在此地渡了殘冷直至翌年春季方遇著一隻本國商船經過此處，大家於是額手慶幸，相與離岸返鄉。惟自是以還，荷蘭人對此樂園異常垂涎，來者益衆了。

到了一千六百二十三年的時候，荷蘭西印度公司爲著水而貿易便利起見，開始在此地設立了辦事處。由是白人在此地落居乃肇端了。此時這地已稱爲門哈呑港，船隻往來日漸頻仍，到過門哈呑港的人，誰不羨慕這個樂園呢？於是一傳十，十傳百，荷蘭國的人民大都知道了，很少不願意離鄉背井，來到此處作殖民的。結果在一千六百二十六年，大批的移民來了，門哈呑港遂開始變成一個荷蘭國的殖民地。

但是殖民開始了，本地紅人總須要有人負責輸通聯絡的，不然生活就不能安甯。自然這件事絕不是移民所能勝任辦理，國家非起來代庖不可。因此在大批移民來此的一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卽派遣總督密虛野到此作經理，司攬一切。密氏是一個有手腕能辦事的人。當他抵此之後，卽亟亟用其全力聯絡紅人，與之要好。紅人的心是很容易打動的，對於荷蘭的貨品眞是見所未見，他們覺得非常希罕，愛之不忍釋手。這樣，密氏有機可乘了。不久他竟以價値二十四元的貨物就從紅人手中把這個

樂園換了過來了。於是門哈吞港乃改名為新亞姆士特當姆，以示與亞姆士特當姆有關，藉資紀念。

不過，荷蘭人素以貿易為重，除了發財外，別的什麼都不留意的。來此的終境目的既然是為金錢的獲得，那末有了地皮盡量的刮就是了，什麼治理了，建設了，發展了，等等費時費錢的勾當，自然要置而不顧，漫不注意的。那末，這樣的人與恣情享樂的紅人又有何分別呢？『適者生存，』『弱肉强食，』乃宇宙間的定律，故荷蘭人不能久守此地可想而知了。因此，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四年的時候，英國人抵此，長驅直入，一無阻礙的佔有了這個新亞姆士特當姆，而紐約的新生命至是方行肇始。

英國人到底比荷蘭人的見識高明得多，目前的利益固然是不可不圖的，然而久佔的措施亦須要同時顧到。所以他們得了新亞姆士特當姆之後，更其名為紐約，建設政府，以便司理有人，上下合作，勵精圖治，從事建設與發展，不遺餘力。因而由一千六百六十四年至一千七百年，其間三十六年紐約皆為美國的首都，轟轟烈烈，蒸蒸日上，及至今日在全國各大都市中猶居於馬首是瞻的榮譽地位哩。

三　交通

紐約自一千七百年把全國首都的地位讓予華盛頓後，即作了紐約省的省會，為本省揚眉吐氣，向前邁進。更以地勢優越的緣故，它逐漸變成全國人烟稠密，工業茂盛，國際貿易發達的扼要都市。它濱於大西洋，生落在三個大島上，為五色所組成。現時的面積共計三百零八又百分之八十六方哩，南北長三十六哩，東西寬十六又二分之一哩。全城最高峯為司太登島上的淘特山，都四百三十哩，遠巔俯視，通城景色在望，而迤邐宛延的路綫成蜘蛛網狀，四通八達，車輛絡繹，洵屬大觀。

全城有名的街道為百老滙，長十六哩許。它不僅在本國是最長的，即現時各國所謂頂長的街道亦沒有一條可以與京。無疑的，紐約百老滙的偉大富麗，眞是名不虛傳。街面極寬，且甚平坦，又清潔，又整齊。兩側四門汀的便道，空間宏大，所有電線等皆埋在地下，行人來往，非常安全。便道後，大廈高樓，鱗比兀立，有高過一百零二層，計一千二百四十八呎，建築費達三千二百五十萬金元者，堂皇雄偉，美麗絕倫，極盡近代建築藝術的能事。每至黃昏日落，黑暗振翼的時候，燈火輝煌，耀如白晝，而五光十色，變化不時，活潑的空氣中蘊蓄著音樂歌聲，抑揚頓挫，纏綿悱惻，格外令人消魂，忘形，咋舌不置。兼又人口衆庶，及六百九十餘萬，汽車馳騁，行人踵接，一幅雜色爭艷，奇裝服異的活動掛圖，尤為紐約的市面生動增色。

因為坐落在三個大島的上面，紐約的交通遂不得不多藉重於橋樑。結果大橋無數，參差於全城間，而渡船之為用亦甚必需。波光橋影，船動水漩，相映成趣。至於岸畔，無邊的大洋拱衛其側，為之調和時令，便利交通。沿岸船塢星羅棋布，長達一百五十哩，可容大洋輪船百餘艘，是以國際貿易旁礴向榮，與時俱進。固然船來船往對於紐約都市的繁榮至有影響，即是波濤汹湧的景色又何嘗不為這個工業區域點綴起藝術的美態呢？

紐約為全國交通之東部的終點，各路火車與長途汽車均巡環來此，毫不間斷。因此，國內他處的原料源源送至，促成紐約實業的長足進展，而旅客往返頻仍，尤臻商務的發達。交通是萬能的紐約在其設備——大橋，隧道，渡船，馬路，飛機，七八條鐵路幹綫——下，遂與其他各省打成一氣，以至供求相應的地位，相得益彰了。

自然全城的交通工具亦離不開大橋，渡船，通邑地下電車，空中電車，地面電車，公共汽車，野鷄汽車，與隧道。著名的大橋很多，而以布路克林橋，門哈吞橋，昆因斯橋，威廉司堡橋等為最。電車的票資頗低，在招待殷勤指導詳細方面尤使顧客滿意。地下的交通，益發完備，祇要不走出地下，一張五分錢的車票可以整日坐車，到處觀光，不另取費。餓了，有飯館可以購食，寂寞了，有電影院等可以

買票入內娛樂，要女人有女人，犯了球癮有臺球等可打，誠然地下的天地亦包羅萬象應有盡有哩。

四　勞工

在一個工業昌明的都市如紐約，除了一般無業與失業者外，合於勞動的條件而不作工的人，洵爲罕觀。固然紐約的『地下君子』（The Underwored）比較中國任何大城的『樑上君子』在數量方面或許還要多些，以綁票，搶刼等生產方法作社會的寄生蟲，不過，一般說來，喜於作工，實爲美國人的美德之一。青年人望都市裏跑的目的就是爲求一已的經濟獨立，好自食其力的建立起家庭，事業，與社會地位。這樣，不操勞不工作在生活程度高昂的都市怎能維持生活呢？何況，美國又是一個講求勞工神聖的國家，身分的階級觀念非常淡薄，工作的卑下毫不受人訕笑，影響到個人的地位呢？所以，現時紐約的工人繁多，供不及求，失業發生動輒搖撼全局，至深且巨。

在一千九百三十年的時候，紐約全城十歲以上的各種生產工人達三百一十八萬餘名，較諸同年上海的人口數額（據一千九百三十三年申報年鑑頁D九所載，爲二百八十一萬八千八百六十六人）還多至三十餘萬哩。這些工人之中，男性佔百分之七十二又十分之九，女性爲百分之二十七又十分之一，故男工較女工多了一倍有奇。並且工廠工人爲數最多，計有一百二十餘萬，從事於印刷，捲烟，成衣，化裝品製造等。有了這一大批工廠工人，於是紐約的社會問題亦隨之層出不窮了。尤其在最近數年間，都市中不景氣現象到了高潮，失業的數量劇增，衣食住既然變成問題，那末家庭生活的不安定，社會秩序的動搖，當然是意中事，無法避免的。

受著饑餓壓迫的人最易於挺而走險，作奸犯科。同時，一般工廠工人又是代表知識程度低下和無知識階級的人民，對於衛生大率忽略，更以租金昂貴，所居悉爲陋室，簡劣狹隘，益形齷齪。休閒的時候，商業化的高等娛樂使他們祇好門外徘徊，徒生望洋興嘆之感，無可奈何；結果遂與下等娛樂結不解緣，由是墮落的生活開始，愈趨愈下，而社會中罪惡的數量亦尾隨增多了。

紐約的女工中，結婚的僅佔百分之二十又十分之三；寡婦與離婚者，百分之十又十分四之；未作過新娘的，多至百分之六十又十分之三。此等未婚女子都在十五歲以上，情竇已開，愛好摩登多喜浪漫，那末在入款不豐，失業莫測的統制下，她們的生活還可以向上麼？

不過，在待遇方面，紐約的勞工所得並不菲薄，足夠達到水準的生活需要的糜費。工作時間亦不超過每日八小時的限制，頗合乎近代勞工原理的精神。其他如工廠衞生，醫藥照料，休息時間，意外預防，孕婦保護等，還都强差人意，不甚落後。但現代都市的通病是事少人多，供不及求，因而一般勞工的生活每至拮据，伊於胡底。職是之故，紐約勞工生活異常不安，更是捉襟見肘，萬分窘迫。

五　教育

生長在紐約的兒童是幸福的，因爲該城爲每個兒童所投的教育資本達美金四百三十三元。一千九百三十三年的時候，全城的學校財產約四萬七千六百四十萬金元，分配於七百餘個學校，受其惠澤者計學生二百三十二萬餘名。因此，紐約的文盲極少，僅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四又十分之五；教育可算是普及了。且文盲中白人不多，紐其核心者乃是黑人，竟有百分之二十一，不失爲一個因爲經濟生活的追求以致教育落後的代表實例。

紐約的高等教育同樣的發達，不但在量的方面是如此，即在質的方面亦是這樣。從前的教育旨趣專爲製造君子，超人，學者，對於時代的要求與人生的必需毫不注意，可以說完全隔絕。不過今日的教育則不然了。資本主義的色彩漸漸濃厚起來，好的一方面是，學科著重生產技能的訓練與實習，尚致用，輕空談；但另一方面，學校却變爲商業化，取費不貲，使一般貧乏好學的青年不能插

足，頗抱向隅之感。

由數量說，現時紐約全城的高等教育機關，眞是指不勝數。可是最有名氣的亦祇有可侖比亞大學與紐約大學而已。可倫比亞大學爲一個私立的男女合校的大學，建於一千七百五十四年，原名係金氏大學。現任校長伯特勒爲美國教育界的老前輩之一，善於活動，更熱心教育，故近年來學務益形發達，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共有學生三萬零五百八十餘名，教員的數目亦超過兩千。此校包含著可倫比亞學校——男校，巴拉學校——女校，師範學校，以及其他專門職業學校如內外醫科學校，牙科外科學校，製藥學校，壇司蒂芬學校，與賽羅初級學校。自然其中最擅盛名的要首推師範學校了，現有學生六千五百餘人，教員三百多位，哲學家兼教育學家如因杜威，桑戴克等都在是校執教，舉心輕重，而中國的教育學家亦多出其門。

紐約大學亦係男女合校，創立於一千八百三十一年，經過了長時期的奮鬥，漸臻完備，目今實力充足，影響彌深。現長斯校者爲柴斯，運籌帷幄，百發百中，於是校譽崛起，在學者達二萬九千餘人，執教者亦有一千七百餘名之多，濟濟一堂，克盡厥職。全校建築中最有名的爲榮譽樓，或曰美國大偉人樓。此樓係該校教育長馬克拉鏗在一千九百年三月間領導捐得的二十五萬金元所建，形如杜廊的露台，藉著語言樓而與大學哲學樓相接。由著命名卽可想知該樓建築的意義了。它完全爲盛置特種委員會所選舉出來過去美國大偉人的靈位之用，藉爲後世所景仰崇拜，與紀念。被選者的資格須係逝世及二十五年以上的十五種男女國民：著作家與記者，商人，教育家，發明家，傳教師與探險家，慈善家與改革家，牧師與神學家，科學家，工程師與建築師，律師與法官，音樂家，畫家與雕刻家，內外科醫士，領袖與政客，兵士與水手。第一次被選者爲五十名，嗣後每五年五名，及至二千年時，一百五十個大偉人填滿之後，方算完結。現時此樓共有六十九個榮譽靈牌，上自總統華盛頓，下至詩人惠悌門，半身小像與像座俱是各團體與私人所捐贈，精緻美麗，價值連城。同時，在紐約大學的蔭庇下，還有一座美國藝術家樓，紀念半身像已有六幀位置其中，咸是美國已故的雕刻家與畫家。此樓與榮譽樓遙遙對立，互爭觀瞻，爲紐約大學增色多多。

在紐約教育效率方面，有兩個卓越不羣的公共圖書館，亦頗致力不少。紐約公共圖書館位於第五路與第二十四街之間，爲世界最大圖書館之一。此館係建於一千八百一十五年，爲亞司特，利闊克斯，與蒂爾頓三個圖書館的總合體。主館館址坐落於白昆特公園，一千九百一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開幕，建築費達九百萬金元，其他分館四十六個，散設於五邑的各處。全館所藏的圖書共有三百萬卷，以關於藝術書籍的搜羅爲最豐富。

次大者爲布路克林公共圖書館。主館設於總軍場，全部尚未落成。分館的數目計三十六，另外有書庫二十個，圖書流通經理所四百四十三個。圖書的總額凡一百十二萬餘卷，平均借出的書籍達五十六萬七千餘册，足徵紐約平民愛讀的火熱是如何的高了。

六　宗教

美國雖是世界上一個著名基督教的國家，但近幾十年來一般人民因爲經濟與享樂的追求，對於宗教的信仰却日漸淡泊了。格外是在各大都市中，此種現象尤其顯著。赴教堂守禮拜的人慢慢的減少，而捐款一層多欠熱心。因此宗教的信仰完全爲一種社會習慣與地位的問題，出於眞誠者不啻是鳳毛麟角，百不一見。同時，信仰與年齡和性別間生存著一個淺而易覩的關係。年齡越大，宗教的信仰越濃；兩性之中，女性的信仰心遠高於男性。是以在紐約，打宗教的旗幟而嘶聲吶喊者，僅爲一般老者與多數婦女而已。

紐約現時的宗教情況，猶太教的勢力比較雄厚，信徒

的數頟有一百七十六萬五千人，教堂一千零四十四所。其次爲維馬天主教教友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九百餘人，教堂四百三十個，在形勢上頗能與猶太教相頡頏。更就各教派言，全城統計教徒四百零七萬九千五百多人，教堂達二千八百餘所。教堂的財產價約三萬一千八百七十八萬六千餘金元，每年開支五千一百二十七萬二千九百餘金元，但債務亦有三千六百二十二萬五千五百餘金元之巨，教堂事業的根基的動搖由此可知了。此外，兒童入主日學校者計有三十四萬三千七百多人。

在活動方面，紐約亦是宗教團體的一個中心地點，一切關於全省，全國，國際的宗教事業的總機關强多設在此處。這些總機關中，美國全國男青年會，美國女青年會，公理會與基督教會總會，救世軍，美國猶太教會，美國聯合猶太教會等，都是很有歷史，而且在宗教界舉止皆足輕重。

七 娛樂

娛樂爲近代都市生活的核心，是以紐約人民對於娛樂的興致頗甚濃厚。如果總括起來，是城的神出鬼沒花樣翻新的娛樂亦不外逛公園，看戲，乘車兜風，與嫖妓六項。從數量上說，紐約的公園非常衆多，卽以最大者而言，計三十二個，其中尤以下之三個爲最擅盛名。白特鉄公園位於百老滙的末端，佔有面積十九畝許，紐約水族館卽設立在該園之內，因而著名。中央公園在第五路至第七路與第五十九街至第一百一十街之間，方圓八百四十餘畝，園內有省立藝術博物館，園外東鄰乃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儼若錦上添花，爲之招徠觀衆不少。僕爾寒姆爵公園坐落於東道與柴司德浦，廣袤達一千七百九十餘畝，內有游泳池，高而夫球場，網球場，野球場，全城有名的紐約動物園卽在該公園的南部，游人往返，不絕於途。

所謂看戲係指電影，大腿戲，與歌舞而言。紐約因爲人口衆多，故此等紙醉金迷的遊戲場所，不但爲數驚人，且皆門庭若市，大有供不應求之概。現時全城專映電影以及兼演大腿戲的電影院統計四千四百四十五家，其容量同時可納觀衆一百四十九萬九千六百零四人。其中號召力較大者，爲馬迪生大戲院，在第八路，可容一萬八千餘人；紐約可里西艾姆大戲院，位東第一百七十七街，滿座時達八千人；巴拉猛大戲院坐落於克爾卜路與地白任司地之間，能容四千六百多人。此外，尚有註册的跳舞場四百四十二個，和雜舞場三百四十八家。卽以位於佛而吞街的金氏茶園而論，這個紐約最大的華僑開辦的中美飯店尚設有舞廳兩個，而全園的坐位可容一千二百人之多哩。

乘汽車兜風更是現時都市中非常流行的一件消閒雅事。紐約的車輛既多，於是肇禍的發生亦是司空見慣，觀了前幾年的統計，幾乎達每小時一次，而殃及行人，爲害至大。

紐約原爲娼妓繁盛的中心之一，在劃定的妓院營業一帶，每院外所用之燈俱爲紅色，故名紅燈區。不過到了最近，公娼早已完全消跡了，所存者僅有私娼，其數額之衆頗駭人聽聞。據烏爾斯吞的調查，全美國現存此種暗中賣淫婦不下二十萬名，然則紐約既爲全國首屈一指的大城，其數之巨當然不言而喻了。目今紐約各旅館兼操淫業都是公開的祕密，是人皆知的。此外倚門賣俏以及燈光下街頭拉人之事亦正與上海一樣，應有盡有，並且有過之無不及。

八 社交

男女社交在紐約是完全公開的。每到夕陽已下的時候，青年男子們卽行裝束起來，衣冠楚楚的各找各的姑娘出去尋樂。特別是在星期六下半天與星期日全天，大街上和遊戲場所皆是一對一對的，恣情享受。

在社交的化費方面而習慣迫使男子負責，女子可毋庸破費。因此一般經濟尙未獨立的青年男子，則不得不於

每週五個半工作日內盡量工作了，以作週末攜女出遊的經濟預備。表面看來，這種現象似乎不大平等，不過男女同遊時各化各的亦並不是沒有的事，祇是須要預先雙方說明。惟在實際上，此種事却是極少，一般的社交，女的悉處於被動或曰隨從方面，因爲在大庭廣衆之下，如果女友爲男友會鈔，習慣上又使觀者要訕笑她的。

普通，家長對於子女與異性出遊，從不加干涉，有時並極力爲之成全。平常的習例，父母出去娛樂的時候，多置成年的子女於家中不聞不問，蓋有他們在側不能暢所欲爲也。如此，子女亦祇好各尋各的異性伴侶以求消閒的滿足了。並且子女的社交費既然係由於自己作工掙得，那末自己使用，父母對之尤無過問的必要。最重要的，如果子女沒有充分社會的自由與機會，則將來結婚的可能性無形中卽減少了，因爲他們結婚全仗著自己的物色，父母無權爲之代辦的。爲了這些緣故，子女們遂獲得了自動與異性交遊的權利，於是跳舞，看電影，打高而夫，兜風，鬥牌，聚餐，飲酒，遊覽，爲所欲爲了，藉此以殺削性的寂寥，完成性的要求，而卽時行樂。

都市中人的人生觀就是享受，與異性過從的目前享受。職是之故，有人說，『一般美國青年的人生需要祇有三大項：金錢，汽車，女人。』固然這種說法多少有點過火，然而都不無至理。試觀紐約城寰裏面的人，那個不是熙來攘去的斤斤於金錢的獲得呢？當然，金錢是萬能的，沒有錢什麼欲望都不能滿足。所以青年們乃惟金錢是求了，因爲有了金錢在握，卽是有了好看的汽車與摩登的女人，這樣便可乘車攜著愛人或妻子放乎中流，百般享受，所謂人生的目的者，算是達到了。自然這是資本主義在社會中作了主宰的必然結果，除非社會主義抬頭，社會組織社會化，是不能夠消滅的。

同時，在紐約，女子爲得異性的追隨，乃不得不力求摩登，活潑，有吸引力。性情冷淡與身體肥碩者，都不易獲收男子的殷勤，結婚的機會尤其稀少。因此，一般少艾無不聚精會神的學習活潑，甜蜜，交際，時刻留心飲食，如果身體發生過重或過肥，不惜秉程運動，減食葷膩，或服藥劑；用心亦云苦矣。

九　家庭

最近紐約的家庭數目爲一百七十二萬二千九百五十四，其中三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八戶係居住在自己的房子裏，佔百分之二十又十分之二。平均起來，每家的人口爲三又百分之三十六。人口的數目既是不算怎樣的多，那末在享受方面各家當要提高標準了。於是不惜糜費，以求物質設備的美滿。甚至備置廣播無綫電發音機者達一百零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一家，佔全數百分之五十九又十分之二，卽電話的用戶亦有一百七十五萬三千三百八十之多。

通常，人烟越是稠密的地方，房產的價値卽越是高昂。紐約城區的家室，平均的價値及七千四百九十二元美金，卽每戶租金每月亦至四十一元九毛五。這等數字，足證紐約人民在住的問題方面是如何的不易維持了。

家庭中其次的必需當然是衣著與飲食。紐約爲時裝的發祥地之一，糜費之巨，可想而知。尤其是婦女的化裝品，較諸奇裝異服還要來得厲害。然則卽飲食一項，紐約的人民也是力求講究。拿一千九百三十一年說，該城每人平均食豬肉一百三十三又十分之三磅，豬油十四又十分之四磅，咖啡十一又十分之九磅，茶葉八十又百分之七十五磅；甚至水菓與菜蔬的消費達十一萬五千七百四十一大車，而各種酒的消費亦多至二萬八千五百九十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又十分之一加倫哩。

美國各省對於人民結婚年齡的規定，很少相同，男十四女十二卽可結婚者，並非稀事。但近年來以早婚之害過大，年齡的制限亦有相應的變更。總括各省的新律來說，男女在二十一與十九歲之間者，結婚卽可自由自主，不受法律的干涉。紐約省的規定係介乎中庸，結婚的年

齡爲男十六，女十四。有了這種並不苛刻的規定，再加上女子從事職業，生育節制，離婚簡易等的時代特質，紐約新家庭的數額所以日增無已了。

但紐約家庭的增多，並非担保家庭生活的穩定的因爲時代的各特質都有破碎家庭重心的彈力。拿主婦出外工作說，一方面對於家庭的經濟生活固可大有裨益，可是，連帶的，家庭的重心却形搖盪了。主婦的天地縱是不在閫內，然而家務的處理以及兒童的教養亦應當負大部份的責任。家務處理的好否，對於家庭中精神生活很有影響，而孩提時期的教養優劣，尤足左右兒童未來的幸福。同時，兒童更是家庭中成人生活的中心，有減少離婚數量的可能性。現時紐約的家庭大都僅爲家人的臥處了。是以家庭的健康異常垂危。

自然離婚爲搖動家庭重心的主力軍。紐約近年來卽感其荼毒。在一千九百三十年的時候，全城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共二百六十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其中結婚者佔一百四十九萬八千一百四十六名，除了鰥者九萬一千零十八人外，離婚的達一萬零六百七十七人。在女子方面，十五歲以上者計二百六十二萬三千七百八十九人，其中結婚的及一百四十八萬五千一百五十五名，除寡婦二十七萬九千七百四十一人不算外，離婚者爲一萬七千三百九十四名。換句話說，在男女結婚者三百萬零三千三百零一人之中，受著鰥寡影響者計三十七萬零七百五十九人，受離婚影響者凡二萬八千零七十一人，統共三十九萬八千八百三十人。如此看來，紐約家庭的風雨飄搖的狀况不是非常嚴重麼？

此外，童工對於家庭的健康亦有不利。紐約在一千九百三十年時，十歲至十五歲間的兒童爲一千四百三十萬零五百七十六人，而離家工作者達六十六萬七千一百一十八名，佔百分之四又十分之七。這些在學齡的兒童不入學就讀，而作工掙錢，顯然的表示紐約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如何窘迫。一般經濟狀況既使兒童拋棄讀書的權利，加入勞動的戰綫，那末家庭生活的不安當更可想而知了。

十　名勝

除了高及雲霄的大廈和花團錦簇的新裝與女人外，紐約還有不少頗足流連的名勝，最低限度下面的八大名區是有觀瞻的價値的：

（一）尼亞格拉瀑布——位於尼亞格拉瀑布鎭，與白福婁城頗相接近。這個瀑布的成因，係尼亞格拉河的水流冲至尼亞格拉石壁，將羊島分爲兩個瀑布，一屬加拿大，曰馬蹄瀑布，一屬美國，曰尼亞格拉瀑布，高一百六十七呎，寬一千一百八十呎。丈餘白刃翻滾而下，兩岸巉石巑峨，汽艇來去如織，洋洋大觀。因此尼亞格拉鎭頗受旅客的靑睞，日漸繁茂，近代化的色彩亦舉目皆是了。

（二）格蘭特墓——格蘭特爲美國第十八任總統，死後葬於河側路與第一百二十三街之間，面對著哈德森江。此墓高一百五十呎，下部九十呎見方，外係花剛石築成，週圍有圓閣，閣頂形如金字塔。全部的機構極其簡單，但在偉大與嚴肅方面都毫無遜色，足供憑弔者景仰與追懷。

（三）自由銅像——坐落於紐約港白帶羅島，右手舉著火把，左手持書一册，重二百二十五噸，像首之巨可容四十人，卽火把上亦可立十二人。由像基至首，共計一百六十一級，甚至舉起的右膊之內的行梯尙達五十四週。像基高爲八十九呎，底係六十呎見方。持書的左手緊貼前胸，書上刻有『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七月四日』字樣，表徵自由乃生自法律。全體雄偉壯麗，而在燈光閃灼下，尤呈堂皇軒昻。

（四）紐約城博物院——位於第五路間第一百零三街上，建立的目的爲藉著展覽品的力量以表明紐約各方面生活之歷史的發展。展覽品中包含紐約地誌史，風俗人情，運輸，交通，建築，銀行與股票交易所，光與熱，新

聞紙，電影院與運動史實的模型，紐約港與航務等，爲研究紐約整個自然與社會文化史的無上材料，如用比較的眼光觀察之，可以發見都市進化的程序來。

（五）紐約動物園——係紐約動物學會建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坐落在東第一百八十二街的北邊。主要的動物有象，獅，斑馬，羚羊，駝鳥，熊，猿，以及各種禽鳥等，包羅頗廣，咆哮跳躍，觀者幾如置身深山，悚怵之情不禁油然而起了。

（六）都會藝術館——位於中央公園，計有面積三十二萬一千六百七十一呎，所藏者皆爲各國古代的藝術品。有四千五百年前的埃及馬斯他巴古墓，以及各種的殯葬的模型。一輛以托斯肯銅車，係造於紀元前第六世紀。還有希臘雕像，羅馬繪畫，義大利西班牙等水色畫二千餘幀。音樂器具模型計三千六百件，代表世界各國。此外尚有若干甲冑，大都爲基督教徒東征時所用。除了古代的藝術品，近代木刻，石刻，畫像，印鑑，繪畫，也是應有盡有。至於近東與遠東的藝術品的蒐集，尚算廣博。

（七）紐約水族館——在白特鋭公園，爲世界最大美國最老者之一。館內展覽室皆是圓形，直徑達二百零五呎。捨儲存池不計外，共有地板池七個，大牆池八十九個，小池三十個。水族中有魚，鼈，鱸魚，火蛇，蛙，以及其他水族哺乳動物與無脊椎動物，和水鳥等，計六七千，其中魚類卽佔有二百餘種。

（八）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建於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坐落於第七十七街與中央公園西部之間。館計五層，除第五層爲公共參考圖書館外，餘皆用於陳列。首層爲紅人與艾斯克模人生活的展覽。非洲，中洲等有史以前的什物，哺乳動物，禽鳥等，陳設在第二層。亞洲民族陳列佔第三層，中國的物品如磁器，刺繡，銅器，陶器，景泰藍等，佔大部份。第四層陳列著斐列濱與南洋羣島的物品，其中尤以化石品最有歷史與地誌學的價值。

十一　報章

紐約爲美國出版界的中心，故大圖書公司，報館，雜誌社林立，非常興旺。圖書公司中如麥美倫，哈卜司，克朗威爾，阿派雷呑，聖秋鋭，克闌夫等，都是威權者，在全國出版界中舉足輕重。

在日報方面，自然紐約時報，紐約導報，紐約太陽報，紐約環球電訊報當推爲報業領袖了。這些日報銷路至廣，篇幅達四五十頁，售價僅二三分錢。並且星期日出增刊，如畫報，漫談，雜誌，專論，書評，等等，價爲五分，可作半日的消遣。同時，紐約時報年紀最老，在國內不啻公認爲一標準日報，各文化團體與軍政機關都精裝保存，作史實的參考，其價值可知。

雜誌的數量尤不勝枚舉，月刊中如現代歷史月刊，論壇月刊，亞西亞月刊，北美評論月刊，美國新聞月刊等；週刊中如新公共國週刊，民族週刊，時事滙聞週刊等，都是赫赫有名，膾炙人口的。

此外，左右全國及國外的日報者，紐約尚有三個大新聞通訊社。聯合社的資格最老，有三十餘年的服務史，故根基堅固，信譽卓著，目今採用其電稿者計一千二百家報館。其次爲合衆社，後生可畏，進步甚速，漸與聯合社分庭抗禮，現有自用電綫十萬五千哩，用戶的數目與聯合社相伯仲。國際新聞社在組織，資本，銷路等方面，較諸前二社都有遜色，不過入世雖暫，發展尚頗迅速，現有用戶六百餘家，每年開支達五十萬金元左右，約等於聯合社的二十分之一，合衆社的十二分之一。

紐約因爲是一個各種雜處的區域，是以各國文字的出版物都有其存在。以華僑說，他們的數目遠不及他族之多，在紐約全省亦不過，按著美國一千九百三十年的人口統計，九千六百六十五人而已，但在出版物上卻很努力，出人頭地。到了今日，除了若干朝生暮死的定期刊物和不定期刊物外，日報計有六種，曰民氣日報，中國日報，紐約商報，民國公報，公和日報，中國維新報，這些日報

在北美雖趕不上三藩市數種華報勢力的雄厚，却亦漸得僑胞的信任，銷路遞增。它們的篇幅都是一律的兩大張，售價亦髣鬆，每逢國慶日，皆出特刊，並用紅紙印出，以示慶祝。

十二　黑人

現時紐約黑人的數目達三十二萬七千七百零六人，較諸十年前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四又十分之九。其中男爲十五萬六千九百六十八人，女十七萬零七百三十八人，故女多於男。這些人泰多居於門哈呑島的西北端，而以哈來姆爲最多，約有十五萬二千餘名。因此哈來姆在白人的口中乃有『黑色美利堅的首都』之稱。所以出沒在利闍克斯路或第七路者，除了黑色鬆顱外，別無他色面孔。這裏有黑人的教堂，電影院，學校，飯館，旅舍，跳舞場，蹇球場，藥房，美容館，報紙雜誌攤，水菓商人，甚至黑車夫，與黑警察。產業的價值約在六千萬金元以上。

在教育上，黑人雖是落後，但以近數十年來的努力，文盲的數額已日漸減少了。一千九百二十九至一千九百二十年這一學年，黑人在學兒童計有二百二十八萬二千五百七十八人，其中男一百零七萬九千七百六十，女一百二十萬零二千八百一十八，不過在南部就讀的男女佔全數中六十五萬人。是以在一千九百三十年的時候，紐約全省黑人文盲數目僅爲百分之二又十分之九，而紐約不過百分之二又十分之一而已。

哈來姆的房屋有單室的，雙室的，多室的不等；簡陋的有之，華美的亦有之。富裕的黑人對於居處非常講究，在物質設備上尤求完備。所以這些美宅裏有很好的書齋，電燈，浴室，電扇，熱汽管等等。卽是貧民窟，普通亦甚清潔，毫無惡劣的烹飪氣味。主人們大都爲工人，如洗衣婦，男女廚夫，火車伕役，及其他勞力工作者。此等家庭到不算很大，平均起來各有人口三又百分之十八。

與紐約全城一樣，哈來姆是一個各種文化的融匯地。這裏有非洲黑人，西印度黑人，美國黑人，美國南部的黑人，美國北部的黑人；鄉村黑人，城市黑人；代表農夫，學生，商人，職業家，藝術家，詩人，音樂家，冒險家，工人，傳教師，囚犯，探險家與流氓。因此他們的社會生活乃千奇百怪，無所不有。等而上的，皆以教堂團體，公寓婦女俱樂部爲其娛樂的中心。自然等而下的則羣集於跳舞場，酒館兼舞場，蹇球場，與賭窟中盡情享樂。所以夜俱樂部，如巢穴，天堂，甘蔗等；跳舞場，如復興舞場，門哈呑舞場，薩佛舞場等；電影院，如復興大戲院，羅斯佛大戲院，林肯大戲院等；以及若干酒館兼舞場中，每日人影迷離，滿呈著醉生夢死之態。

不過，哈來姆的特奇處尚不在此。它所以與紐約他處不同之點，乃在其樂隊宣傳與占卜兩項。在以樂隊宣傳方面，中國的大都市如上海南京等，都正是風行一時，無論是結婚出殯，或開張減價，大多採此工具，以收宣傳與活動廣告的效果。哈來姆的黑人早卽這樣的做了，而且變本加厲，甚至豎立基石等等，都不惜用此方法，大吹大擂的在街衢之間游行廣播哩。

關於占卜，黑人的信仰毫不亞於中國人。在中國，一般人不論是出行，動土，婚嫁，開張以及所謂流年大運，都須先要找一個相士卜課，或巫婆爲之卜卦推測，然後唯命是聽的行之，萬事乃吉。在哈來姆，黑人有埃及預言家爲之道破祕密，印第安相士爲之兆徵將來，男巫爲之行施魔術，逢凶化吉。是以這個『黑色美利堅的首都』中無日沒有巫術舉行的。同時，在利闍克司路或第七路道兩個商務中心區，神祕的書籍充斥於各小書肆，售價僅一二角而已。由是黑人信任巫道之盛，可不言而喻了。

此種現象如不歸咎則已，否則大部份係由於哈來姆居民份子之太複雜，以致宗教的信仰言人人殊，過不一致。思想中有極左者，亦有極右者，更有行尸走肉無所用心者。因此基督教的影響在該處並不怎樣的巨大，而大部份的人還是沉溺在醉生夢死與巫道的迷津裏，轉來

轉去，不克走出。

此外哈來姆的人口組織是女多於男在近代都市中，如果兩性的數目不相均衡求清潔的社會生活是不可能的。一般經濟尙未獨立的少女們受著奢侈慾的驅使，很少不於暗中爲非作歹用種種卑鄙的手段藉求物質慾的滿足和性生活的調和。所以有了剩餘的女性，以及窮奢極侈的物質環境的誘迫哈來姆的夜生活與中國的上海如出一轍淫亂苟且作奸犯科，而違反公共衛生的婆心與夫羣衆治安的佛旨了。

十三　尾聲

紐約爲現時世界上第二大城係都市領袖之一，故明白了它的歷史的發展和目今社會文化的狀況，那末對於其他的大都市如巴黎，倫敦，東京，莫斯科，羅馬，上海，柏林等，則皆可以於想像中推得了。在近代都市的生活，可以武斷的說，皆是在日進不已的道途中。可是生活乃是兩方面的，精神方面的進步紓緩，物質方面的進步飛快。結果在生活的範疇裏奢華與淫亂增加，而儉約與道德落後，以成畸形的社會狀況。這就是所謂近代社會問題者的核心，更爲一般留心近代都市生活者所必須集中注意力的焦點，亦正是作者對於高明讀者的唯一希冀。

一九三五，二，草於南京數星齋。

上海銀行

霞飛路分行

臘盡春回，閣下對於大好春光，如何排遣，已有相當計劃否？

旅行儲蓄：利息既優，辦法更便，隨時可將儲金移作旅行用費。

旅行儲蓄：是銀行和中國旅行社相輔而行的辦法，計劃經濟的遊程，沿途照料，行李食宿，旅行社均可代客滿意的解決。

本行印有詳章，承索卽寄，倘蒙惠詢，極所歡迎！

上海霞飛路五八九號

電話八二七三九——一二五六〇號

海航記

履•坦•

是初冬的天氣，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早晨，當黃浦江邊江海關的大鐘，指着整八點的時候，我擠在一只小火輪上，向着那停在浦東的意國郵船名 Conte Verde 出發；這只小火輪很擠，送客佔了大部。朋友們有手攜書本或水菓的，有特地從外埠趕到上海來的，他們都是很天眞地很誠懇地向將別三年的老同學老朋友握別，一點兒沒有虛僞，一點兒沒有作用，這個社會是齷齪的，是虛僞的，只有在平時玩慣的許多老同學圈子裏，尚保留一部份清潔眞誠的一塊小世界，給與我對人生抱樂觀。

大夥兒上了郵船後，東南西北混跑了一趟，終於十一點鐘的開船時刻到了。我一向不當這一次出國一回事的心情，到這一霎那也感到很難過，其實哥哥們和朋友們何必跑來送我，我要是沒有人來送我，反而會高興的，看到旁人離妻別子和情人戀戀不捨分別的情形，更是可悽慘，紅綠紙帶又因船身高而失其效用，終於人影兒從很小的一個點兒而消滅了。



船中臨時游泳池

乘風破浪就在那時開始，我也再沒有心情欣賞浦江兩岸的人工點綴，帶着一夥沉悶的心走向艙裏去。我的牀位巧靠在窗口，我先把這僅有的約一尺直徑的窗開上了，窗口雖小，倒也並不覺得悶；可是船剛出了吳淞口，那位身材矮小滿臉鬍子的意大利僕歐

來干涉了，他用了洋涇浜的英文說明等一會浪大了，浪會湧進艙的，他警告的結束房內的空氣立刻變得混濁了。



旅客集合學穿救生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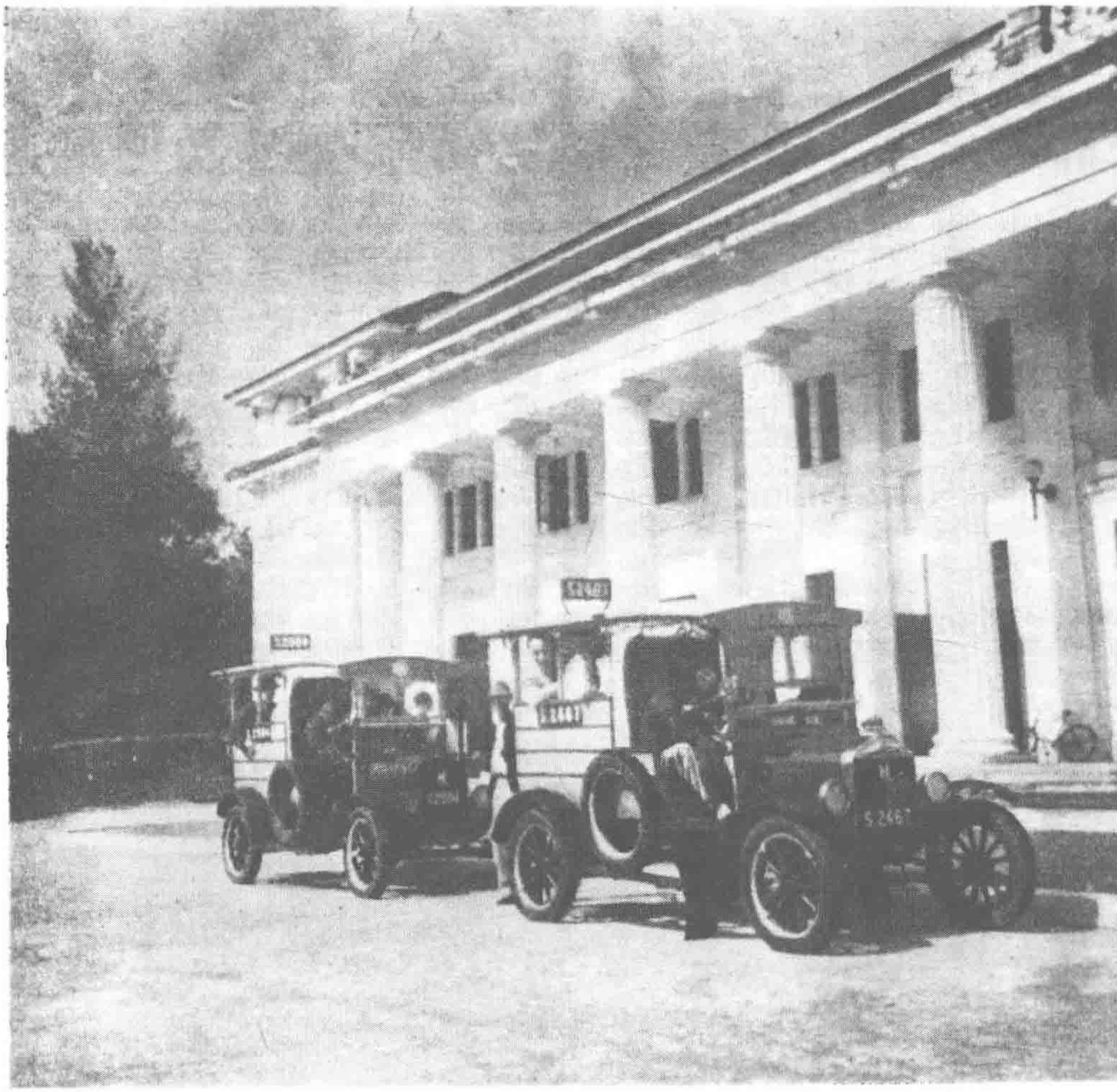
船上的飯食，每天有四餐，早上八點到九點是早餐，下午一時是中餐，四時半有點心和茶，晚上七時半是晚餐，我們經濟二等艙中，每天的飯食費要合國幣七元之多，可是所吃的東西，連霞飛路上四角俄國大菜也不如。

十二日的上午，我吃完了早餐，到吸煙室去寫信，剛寫到了一半，那船大概是已進了臺灣海峽吧！左右蕩擺得實在厲害，吸煙室的窗門，老是關着的，我是不慣吸煙的一個，所以嗅到了旁人吐出來的白煙，更增加我暈船的力量，我不得不上床躺下了。

十三日的上午，到香港，我在香港，是聯合四個同伴，託中國旅行社代雇汽車一輛去遊山，至於香港的情形，我認爲讀者們必已早從刊物上知道了不少，所以我在這兒不介紹了。只有一件是值得一說的，就是香港上海間的匯兌太滑稽了，上海鈔洋一元，值港幣八毛四分；可是上海銀洋一元，要值港幣九毛二分，這個吃虧眞不小，因爲初出門的我，皮夾內累累的都是鈔票。

十四日的上午，風浪很平靜，吸煙室的生意又好起來了，一部份到香港的同胞，被三四個黑色印度人代替了。

在船上的生活太無聊了，讀書既無此心，唯一的出路，只有玩紙牌，在吸煙室中，儘看見三五成羣，一個一個小團體，黃白黑各不相混地各自進行着，民族意識的表現，在這兒已可以看出一



新嘉坡之小型公共汽車

些。

十五日，在吃中飯的菜單上，有一個通告，是那天下午有演習救生衣的表演，我初以為將如何的嚴重，那知到了那時，僅放了幾聲汽笛，打了幾次鐘，全船的乘客，帶了每人的救生衣，走到甲板上後，什麼都不見了。

十六日的深夜，船已入新嘉坡港，到十七日早晨，始靠碼頭，新嘉坡是控制歐亞海航的要道，而人種的夾雜，又為他部所少見，有畫花臉的土人，有勞動的黃種同胞，有神氣傲慢的白種人，偶而也有黑炭，其中以我國僑胞佔最多數。

新嘉坡只有一個植物園，和一個博物院，是可觀的，我和我的同伴是雇了一種車子，叫 Mosguito Bus，每車可坐七人，牠的性質有如南京的野雞汽車，隨時隨地，可以見到了照呼停下來。

所謂植物園，就是一個大公園，因爲奇花怪草樹木多，所以以植物園名之。地的面積，有上海兆豐公園那末大，風景的美麗則過之，博物院已有五十年的歷史，內陳列未開發新嘉坡前土人的風俗生活情形，土人們以扁頭爲美的，院內有一座模型，表明土人的母親，爲小孩壓頭的蠢態。二層樓上是動植物的標本，有兩頭蛇，有巨蟒長達二十三尺，可惜我們太匆忙了，把大好的景物，都是走馬觀花般地馳過了。

二十一日到印度南端錫蘭島的首都，可倫坡，我和我的同伴們上岸後，照例組織成小團體，環遊這個新開發的商埠，可倫坡也是一個像新嘉坡那樣的熱帶城市，有椰子樹，有常綠的草菌，所不同的，是沒有新嘉坡的美麗，更沒有新嘉坡那樣的中國化，因爲在那兒全是印度人的世界了。

可倫坡的博物院，逢禮拜五是不開放的，佛爾地號到可倫坡的那天，巧是禮拜五，從博物院碰壁出來，到一個佛敎廟宇去，我所理想的，是如何一個古色古香的廟，誰想得到，那個廟宇是一個八角形的，又新又摩登的建築物呢！

初進廟時，在一個胖胖的印度人領導下，參觀者必需脫了鞋。屋的中心，有三個佛像，四五個男女在跪着祈禱，我一望而知是雇來表現給遊客看的，是一種騙錢的把戲，因爲當我們離開這間屋後，我偷偷地回過頭來，他們正呆呆地站在那兒，等候着呢。那領導者是很熱心地用英文演講佛像的典故，大概是講得太純熟了吧！每個人都相信他在背書而已。

孟買蛇戲



一國的同胞，因着地理的關係，相互間的情感，也隨之而不同；大

概在異俗民族的環境下，情感是會更深一層的。在可倫坡，當我們遊罷回船時，見到一個身穿白布西服的華人，他和我們在注目相視，確認是同胞後，大家都不期然地招呼了。他姓馬，在南洋經商達三代之久，他能說印度話和英法語，在商人中，是程度很高的一個，從我們的街頭談話中很明白了一些華僑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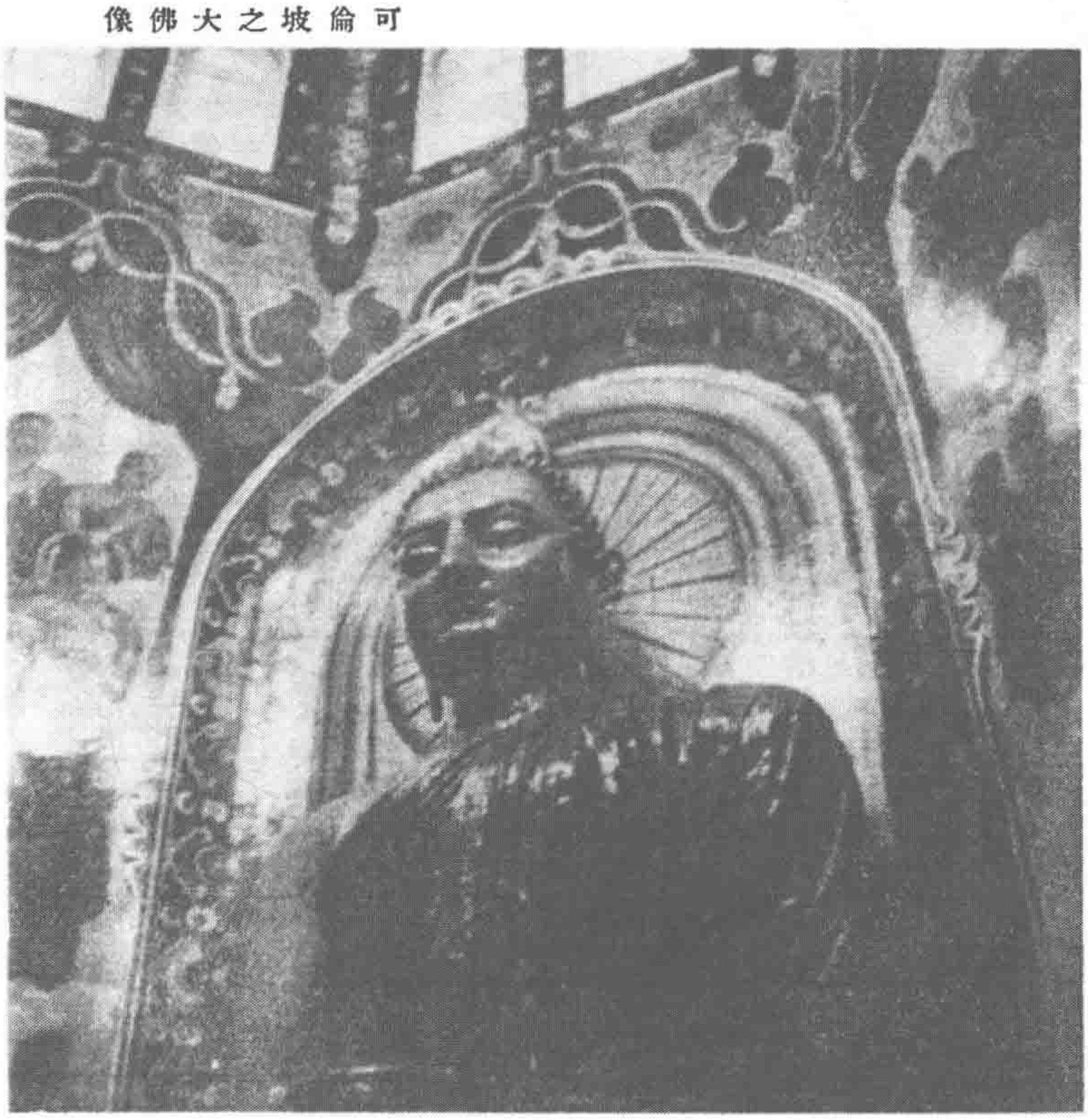
船過可倫坡後，游泳池開放了，所謂游泳池，是在甲板上用木板圍成一個長八米，闊五米的長方形，內襯以番布，盛水在裏面後，就可以游泳了。我是向不習此道，僅旁觀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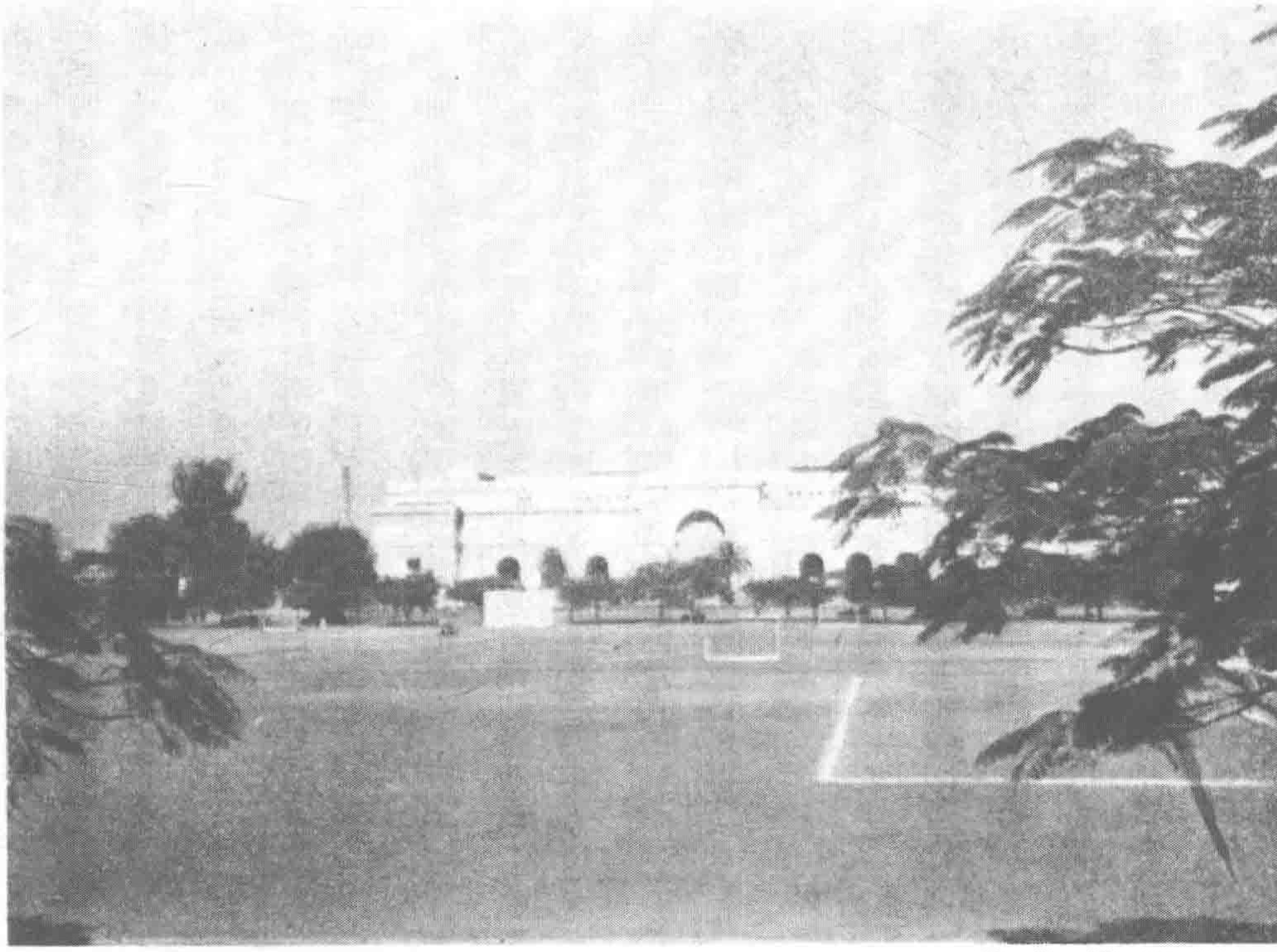
二十四日的清晨五時半，船靠孟買碼頭，印度人的叫鬧聲，又重打入我的耳膜了。這次在孟買停留的時間，只有三小時，我們僅雇了汽車在馬路逛了一圈就回船來。

這次在船上的中國同胞特別多，全船中國旅客約五十人，經濟二等艙中幾全是中國人的世界。在雲南起義紀念日的下午，同胞間為聯絡情感起見，舉行了一個聯歡會，有茶點有餘興，更有劉文島大使和李四光先生等的演說，席間秩序井然，外人在旁，亦敬羨不止。

金字塔和人面獸身像，（Pyramid and Sphinx）是菲洲開羅城旁，最大最古的建築物，當我在小學教科書上，已經印在我的腦海中很久了。這次在沒有離開上海之前，已知道歐亞海航，船過蘇彝士運河時，可以在蘇彝士城上岸，乘汽車到開羅去朝見金字塔，再乘火車回寶珊，那時船剛走完運河，旅客們可以很安然地上船，向地中海去。

可倫坡之大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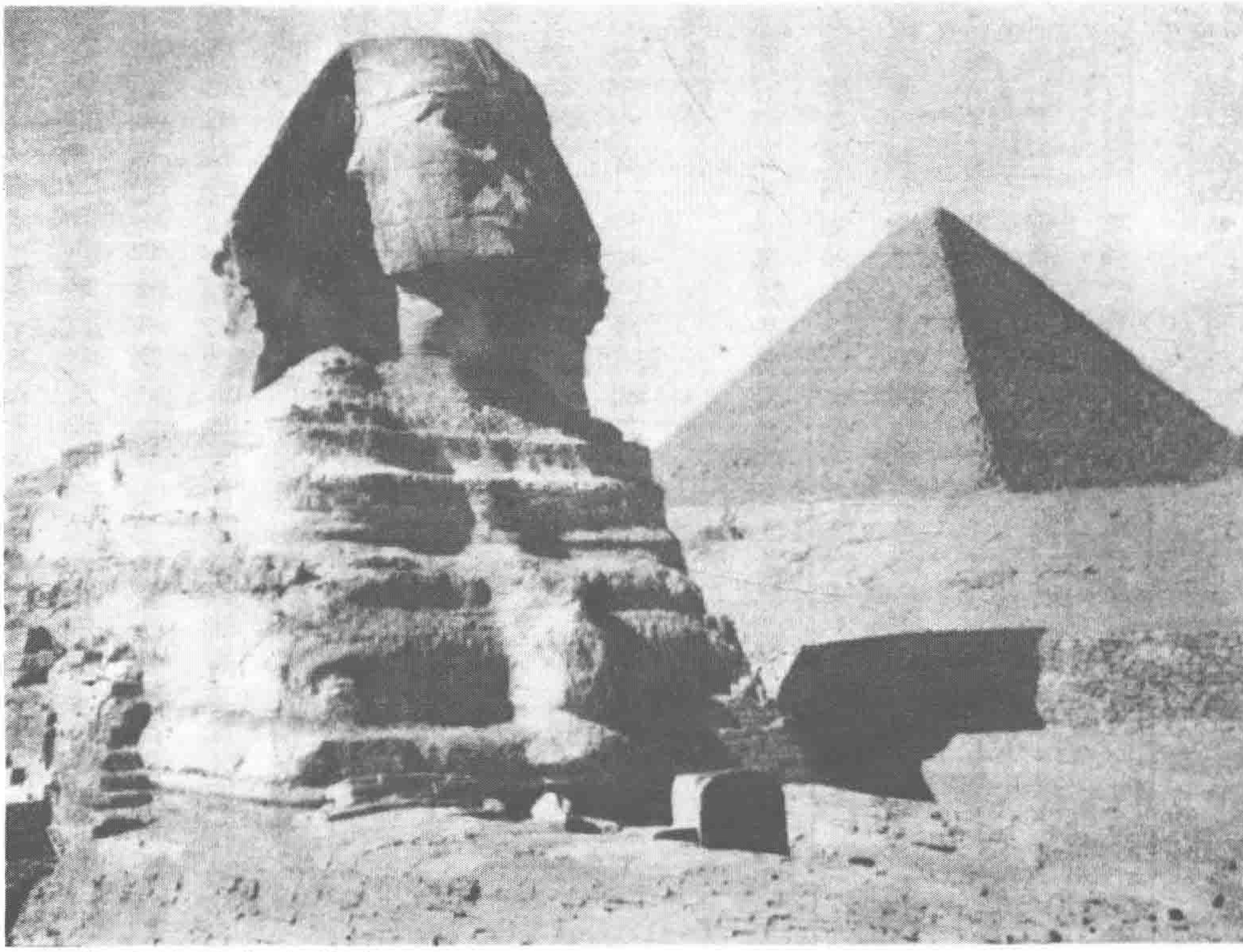
開羅博物院

這一段的旅行，是歸英國通濟隆公司經營的，每人連吃帶行和一切開銷，需納資五磅又五先令，合起國幣來要值八十元，一天的費用，未免太大了。起初，我是想咬牙去加入的，因為機會太難得，而將來回中國時，未必一定走原來航綫，後來因為船上同胞中加入的太少了，我究非大闊老，不得不忍痛放棄開羅之遊了。

可是到開羅去的一條心，還沒有死，同時同船何君的遊興也很高，也因為價錢太貴，而想另謀出路，據他的調查，要是自己組織團體，可以便宜很多，但是他怕人少了，吃土人的虧，所以極力想拉攏同志，我在那時，也是被拉中的一個，同遊者共五人。

三十一日的早上，帶了船上為我們預備的點心菓子等，在船上和一個意大利旅行社接洽妥了，以每人兩磅的條件下成交，即上渡船到蘇彝士城，坐汽車向開羅去。從蘇彝士到開羅全是沙漠，而汽車路做得很好，全程長九十八哩，汽車開得很快，只有二小時又三刻駛畢，我們大家都沒有帶大衣，以為沙漠氣候是很熱的，其實並不然，更因車走得快，在車上冷得怪難受。

開羅城是在全世界第二條長河尼羅河之濱，有了河流的



金字塔和人面獸身像

灌溉，所以泥土很肥，當我在車上所看到的一片黃沙，做夢也想不到，開羅是這樣的生氣勃勃，好像是不在被沙漠包圍中一樣。

我的遊幸，也不能算好，在可倫坡的博物院，適逢禮拜五而碰壁，這次開羅的博物院又逢星期一而吃到了閉門羹。這個世界有名，菲洲特產木乃伊的陳列處，我失掉了一個機會飽眼福了。

金字塔在開羅城的四周，共有九個，最大的一個，高達四百七十六尺，建築在耶穌降生前三千七百七十年，距今已五千多年的歷史；古埃及王，要想得到一個安全葬身之所，化了十萬人的力量三十年的時間，蓋成了這個金字塔，塔的外面全鋪以黃色而透明的大理石，後來阿拉伯人佔據了埃及，把大理石運到開羅城內去蓋王宮，所以現在所留在塔上的，僅塔尖上一些黃色罷了。

在一個很小的洞口，可以通到金字塔的裏面，裏面都有木梯和扶手，並有電燈，有幾段棧道很低，連頭也抬不起來，差不多兩手兩足爬上去的。

向上走了好久，據領導的人說，離地面已有一百多呎了，纔到達王帝葬身的石室，——一個三十呎方的石室——

中間擱了一個石棺，用一塊整石鑿成的，裏面卽盛古埃及王現代最完整的木乃伊，已運到倫敦的博物院去，現在石室內已空空了。

我要是不進金字塔的裏面，是永遠不奇驚金字塔的偉大，這個石室，離地面已有一百多呎了，而所有的牆壁，都是二十呎長十四五呎闊的大石造成的，其他的棧道，和王后的石室，也都是這樣大的石塊，其工程之大，實足驚人。那時全賴人工，不知用何法運上去的，卽現在機器發達，要運這樣大的石塊到幾百呎高的所在，也要使工程師皺眉了。

要是拿我國的明孝陵，和清陵去比金字塔，不知差幾萬倍，古代王帝的愚笨，以爲造成了堅固的墳墓，可以無憂了，其實並不然，我國的清陵，也不因石壁堅固而得安全，終究被土匪軍隊，用炸藥轟開而盜賣一空，金字塔這樣偉大周密的建築，結果死身竟運到倫敦去，豈蓋金字塔時，所料及哉。

這次遊金字塔，每人僅化去二磅又十五先令，雖然比較辛苦些，到底省了不少錢，這篇遊記，就此告終。

大陸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服務週到　手續敏捷

總行　天津　北平　漢口

分支行　上海　濟南　青島　長沙　杭州　南潯　南昌　蚌埠　鄭州　南京　無錫　蘇州　石家莊

國外代理處　倫敦　紐約　蓎　金山　巴黎　漢堡　東京　神戶　橫濱　大阪

島國之春

王沿津

日本的『春』姑娘，滿佈着一種蓬蓬勃勃的氣象，這種氣象，『夏』小姐『秋』奶奶都要慚退幾分，那殘酷冷淡的『冬』太太當然不能和她比擬了。她從『冬』太太死屍一般的形態中變換到很和藹活潑的身軀，她穿着很美麗鮮豔的衣衫，露出令人可愛的豔容，使多少木屐兒都沈醉在她的懷抱裏，就是連得異邦文人也把她描寫成一篇有趣的島國之春。

島國之春，一種熱烈狀況，却可用『春遊賞櫻』四個字，包括得乾乾淨淨，因爲島國的春天形成氣象蓬勃的一舉一動，不是游山玩水，便是賞花觀櫻。從游山玩水賞花觀櫻的行動和時間中，顯示出種種不同的風俗習慣，可以增加他們的興趣；同時能尋出人生的意味來。想我國的春游，也未嘗沒有這種意味和興趣；不過因爲國民經濟的竭蹶，國家政治的未定，旅行設備的缺乏，使大部國民，不能游，不敢游，不喜游；游也不能暢。但是看他們三島的人民，每屆春游時節，轟轟烈烈，多麼熱鬧！多麼快樂！希望我們全國人士，大家努力起來，把天然美十足的大好河山，斬斷荆棘，驅逐不祥，從事建造人工美的樂園，十年以後，不讓島國之春，專美於東；使全國四萬萬以上的同胞，享盡大中華民國春游之樂！那時倘若仍在日本的話，君豪先生囑我寫一篇祖國之春，心中的快慰，正不知伊於胡底！想文字方面，雖然沒有什麽進步，內容格外要有趣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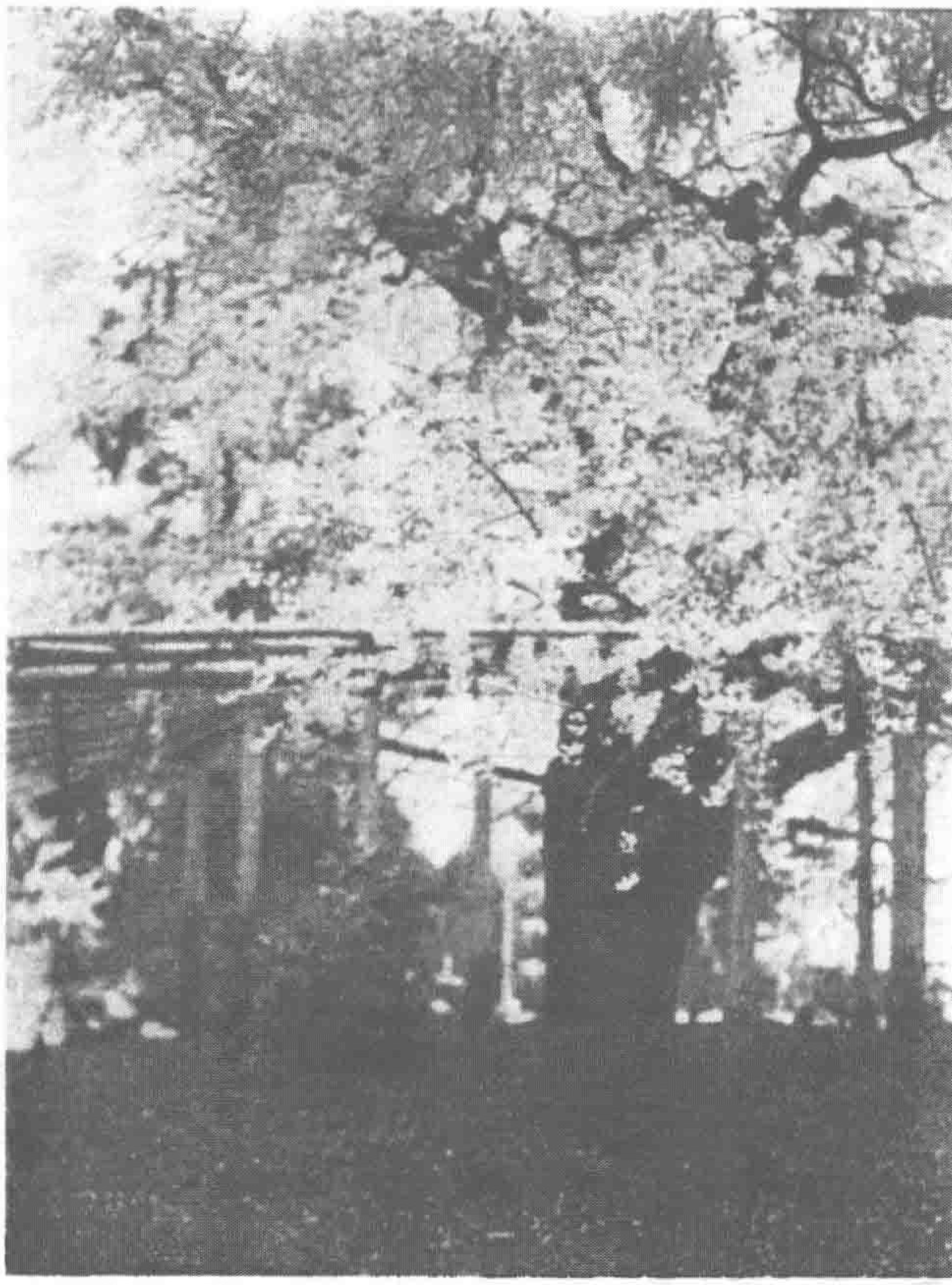
日本人的春游，在他們都看作一件很鄭重的事，在新年的幾個晚上，我到幾家日本朋友的家裏去玩，他們都和我預先約期作春游。好像在春游中可以得到無限興趣，春遊後可以格外增進友誼；說到春游的事，總是津津有味，滔滔不絕。當慶歷元旦的課後，和一個日本朋友，到他的親戚家裏去玩，看幾位年正二八的女郎，都忙着比較衣料，並且說着：『誰的時髦，誰的美麗，誰的不好。』我就問他們預備什麽時候着的。她們雖然不和我直說，可是她們的父母，這樣告訴我道：『她們不向學問上努力，也不向家事上用心，專門準備着春游時出風頭！』因此想起去年在日本春游時期中，所看到的春色春景，都是預先從幾個月以前已經預備起來的。

春游不獨使一般年輕女子們，忙着預備一切；就是年齡比較長大的，也是一樣地準備着。尤其年登耄耋的男女，他們因爲離世日較近，做子孫的，乘着他們健全的時候，帶着一同作春游，聊盡孝道；雖然大部的日本人，依舊是迷信着種種鬼神之說，但是也了解人們失掉生命以後，一切都已不知不覺，孝敬長輩，應當在長輩未死以前，所以掌家政的人，到了每年的年底，已經準備着一筆春游款

項，在家庭方面如此，在各種公司商店方面，也是如此。他們辛辛苦苦的做了一年生意，乘着暮春佳節休息幾天作一度暢遊。總之日本的人民，利用了春光明媚，櫻花盛放的時節，向景色比較可觀的地方，或是名勝古跡所在的地方，作一度旅行，說得簡單些：就是調換空氣，開拓胸襟而已。不過這種旅行，不獨在都會裏舉行着，就是在偏僻地方的鄉村中人，近年來也都很熱烈地仿行着，農村雖然遭着不景氣和各種天災的打擊，經濟非常竭蹶，但是好在日本政治安定，道路四通八達，就是徒步作春游，也是極有趣味的！因此大家應當知道日本的春游，却不限定是都會人士，也不限定是有錢階級。就是在工廠裏的勞働者，不論男的或是女的，在櫻花豔放的時候，也組織了一個旅行團體，至少也要到郊外去吸些清新空氣，從此知道日本的春游，是非常普遍的。

春天的自然界，日本和我國，一樣地可愛！有溫暖的太陽，有清明的天空，一切的草木，都在發着嬌嫩的芽兒；而在日本特別使人注意的，就是像美女般的櫻花！它有五朵淡紅的花瓣，似乎正在微笑地引誘着我們的觀賞！它是日本的國花，日本人的愛國思想，無庸我來多說，因了愛國思想的濃厚，所以一切國寶國旗等等，都愛惜得像自己生命一樣，那對於國花，當然也不能例外。普通鄉村裏，倘若有餘地，都滿種着櫻花。無論在山麓水邊，或是在庭前橋畔，一到了天氣和暖，春風微動的季節，高高低低，遠遠近近的爭相吐豔。各處的公園裏幾乎沒有不種櫻花的。尤其在大都會的公園裏，聘請了園藝專家，所佈置的櫻花地帶，應用了藝術的苦心，湊集了許多櫻樹，聚成一張圖畫，或是幾個字句，在遠處眺望起來，非常清楚而有趣；有的用簡單的圖案和象形畫，顯出很奇妙的式樣：好像女子的髮髻形∞，曲線美～，普通人的眼睛形👁，天空的月形☽，聽說最近非常盛行。譬如阿刺伯字形的1936，非但可以娛目欣賞，並且還能鼓勇精神。不過最普通的：那在每個公園裏的櫻花地帶，四周都掛着日本古燈籠，或是設着玻璃燈杆，紮着各種紙彩，在萬國旗中插了一面太陽國旗，招展在天空，倒有一種特殊景象，還有許多沿海的地方，很多櫻花園，在各種櫻花園中，種着各種不同的櫻花：有拿喜觀者的姓名來分別的，有拿花朵的形式來分別的，有拿地方來分別的，也有拿花的性質來分別的。好像拿地方來分別的：什麼長崎種啊，什麼關西種啊，什麼吉野種啊，……種類繁多。像我研究經濟統計的人，當然是門外漢，而一般研究植物學園藝學種植學的人，那都容易辨認，身歷其境，可以證明書本上的死知識，當然格外覺得有趣呢？就是我門外漢，從它的花朵裏，也可以看出種種不同的趣味，從顏色方面看來，有的淡紅中帶白色，有的深紅中帶白色，也有從白點裏隱約露出粉紅顏色的。在很遠的地方眺

望起來，好像一球銀子，但是覺得有生氣，有靈魂，同時也有安慰我們精神的魔力！許多櫻花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在夜間的電燈光裏，映出的一幅景象，和冬天下過雪的晚上，倒極類似，不過一面嚴寒刺骨，使人不願去看，一面溫和悅心，令人不忍離開！櫻花扶疏不密的地方，那末活像三兩美女亭亭玉立，在面前越發動人的春情！倘若患過神經衰弱的第二十世紀人物看了以後，雖然不像一般老學究的搖頭擺尾，大事吟詠起來，或許心頭要想出無限的感慨，禁不住說出幾聲『櫻花我愛你！櫻花我愛你！』吧！



日本圓山公園之櫻

在這私有財產制度的現社會裏，天下一般人民，都被自私自利的心思衝動着，什麼公共的東西，總不如歸爲己有爲妙，就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也把人類的慾望，作爲經濟學需要的一大元素。從這學理上看到不少有錢的日本人，都把名種櫻花，出了重價買了回家，種植在自己的別墅庭園裏，經過了好幾個月的慇勤灌溉，在這春季，居然也開起花來，這却値得他們的欣賞。即使一般貧賤的人家，在他們的田園裏，或是住宅旁邊，也有好幾株多的竟有好幾十株，說起來當然談不到藝術化，可是或許在那自由的生長過程中，得天獨厚，偶而却有特別的好櫻花。回想去年和大阪商科大學老同學許斌華君，在神足地方遊玩，某一農民住宅的旁邊，有一棵很高大的櫻花，開得非常多，那粉紅的小朵，映在松樹的綠葉上，實在足以刺激我們長途步行的疲乏！而在櫻花的旁邊，有許多好像美術學校的女學生，都在寫生，我不客氣的趨前拍了一張照片，可惜現在把所有行李書篋等全部整理一下，總找尋不出這

張照片來給讀者參閱，正是遺憾之至！

日本春天櫻花的這樣繁盛，就使他們有一種櫻花節；所謂櫻花節也者本來沒有一定的儀式，也沒有一定的時日，不過在櫻花盛放的時候，開一個櫻花會。櫻花會的內容，往往因了所開櫻花會的主體而不同，譬如像以家庭爲主體的家庭櫻花會，以公司爲主體的公司櫻花會，以學校爲主體的學校會，甚至皇族所開的貴族櫻花會，和外交官所開的外交櫻花會。日本人民尊重爲神道一般的天皇也到御苑去賞櫻花，正是猗歟盛哉！皇族櫻花會，和外交櫻花會，還沒有親眼看到過，現在把去年所眼見的其他各種櫻花會，略爲伸述如下。

先說家庭櫻花會，在一般中流以上的家庭，才能舉行，因爲需要相當的費用。在開櫻花會的時日，邀集了許多親戚朋友，備了很豐厚的菜肴，互相大嚼一頓，藉以把彼此間的近況，報告一次。譬如某家的長子，現在滿洲營裏，據說好久沒有音訊來了。某家的小姐，嫁了一個外國人做妻子，生活非常愉快。席間說起歷年的賞花情形，他們總覺得世界風雲一天緊急一天，對於以後的賞櫻，却沒有多大的把握，於是大家乘這可以賞櫻的時候，特別玩賞一下。酒是他們唯一的良伴，飲到最後，大部都醉了，於是大呼起『日本萬歲！萬歲！萬萬歲！天皇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來了。在座年輕的孩子們，早已驚逃，可見他們雖是在醉腦子裏，還是存着一個國家和一個天皇，不過宴會並不是完全這樣的，比較老法的，那有許多規矩，不得不守；也有愛好文藝的人，乘了酒興詩興大做其短歌俳句來。這種短歌俳句中，總脫不掉櫻花一類的名詞。至於比較新式的家庭，男女雜坐，長幼畢集，用摩登式的方法去過度觀櫻佳節。席間除掉飲食以外，還有西洋的音樂，什麼梵啞鈴獨奏啊，鋼琴合唱啊，無線電收音啊，種種娛樂，都經歐風美雨吹洗過；尤其摩登女子賞櫻時所穿的衣服，大概是洋裝，脚上却是高跟皮鞋，因此國粹主義者，說她們不和不洋，爲的觀櫻是日本的舊俗，而裝飾却非曩昔觀櫻時的舊裝了。就是唱歌方面，洋歌一曲，失了他們原來所有的大和音。談話的資料，不都是摩登話，什麼密司某和密斯忒某的婚事怎樣，前天攝的照相怎樣等等，不過無論是新法，無論舊法，快樂倒是一樣的，而這種家庭櫻花會，十分之八九，都在晚間舉行，往往有到深夜才興盡而散的。

在這種家庭賞櫻會中，很多是單獨一家庭舉行的，在自己的家園裏，選擇櫻花比較繁盛的地方，臨時做一個木臺，很像我國的簡易舞臺，張了一幅綢幕，在幕上的花紋，不是春景便是櫻花，幕前坐着一家長幼，在家主的面前，放了一小桌日本菜和許多日本點心，這種點心日本人稱爲菓子，顏色非常好看，綠白紅紫，應有盡有；在

這綠白紅紫的中心，往往放着一朵用糖做成的小櫻花，我們看來，也覺得幽雅。小孩們更爲歡喜；家主拿了這種點心給年輕的男童女孩們看，他們當然就要去拿來吃，可是家主乘此問他們：『喜歡櫻花麼？』小孩子們有的喊着美麗，有的說着好看，一面說話，一面却想着那點心；家庭中人，互相說許多關於子女的話，所謂享兒女之樂，在日本櫻花節日，却可以看得到，這使人非常羨慕的！想吾的父親已經行年六十七，獨子的我，還不能親自去侍奉，當然論不到兒女之樂，不過好在他是一個明理達觀的人，我能專心讀書，立志爲社會效勞，他精神上也得到無限的安慰！可是話又要說回來，名門的家庭賞櫻會，往往各人合扮做一個有名的家庭，尤其是歷史上偉大人物的家庭。好像豐臣秀吉啊，伊藤博文啊，都是被人仿效的好模範，大家參閱名門賞櫻景色的一張照片，就可知其大略。那張



名門賞櫻景色



春節假裝舞蹈

照片，是仿效豐臣秀吉家庭的賞櫻會。在這種賞櫻會裏，使年輕子女，得到一個歷史印象，也就是崇拜偉人的印象，可見他們名門的賞櫻花，不獨圖一時的快樂，還包含着很深刻的教育意義咧！

公司商店的賞櫻會，意義比較單純，而熱烈程度，却遠過於家庭賞櫻會；一方面固然因爲公司人員的衆多，但在另一方面，日本資本主義的極度發達，商業的繁榮，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尤其在百貨商店相當發達的目前，擁護着大資本的股東經理們，藉此也得把全店人員的感情互相聯絡一下；而全公司幾千人的店員同事，都很快樂地待着櫻花會的到臨。在那櫻花會的擴大會場上，男男女女，都穿着他們以爲最時髦的衣服，互相爭先恐後的去出席。去年我蒙美津濃百貨商店理事田中君的女公子，引導我參觀那熱烈的春季美津濃百貨店賞櫻聯歡大會，至今在我腦海裏，引以爲不可多得的盛會。在那盛會中，到女店員三百多人，男職員一百五十多名，那將近五百人的店員中，年青人居百分之九十以上，除掉少數意志堅强的男女外，其餘都極盡裝飾之能事！男子不必說；女子方面，穿日本和服的，各種衣料，大花樣，小花樣，種類繁多，正可以說得五光十色，琳瑯滿目！有的綢衣緞服，日間映在日光櫻花下，非常好看！夜間在電炬中，却可和櫻花爭光！而日本女子所獨有的裝飾品，就是負在背後的帶，更爲她們裝飾上的重要物品。帶上的花樣，隨着時代潮流的進步，和文化藝術的發達，格外有趣起來。從前只有山水風景，或花卉草木之類，現在却還有人物模特兒，農民的號哭，和春天的跳舞；有的也寫着幾首漢詩，或是幾句洋文；我以爲最奇怪的：就是有一位名叫芳子的女店員，却背着繪有四隻燕鳥的帶，因爲在日本無論在什麽地方，總把『四』的數字迴避，好像西洋人迴避十三是一樣的。

特別裝飾的衣服，雖然非常好看，而裝飾得格外令人動心的，就要算是她們的面貌了。有的塗脂抹粉，打扮得極爲自然，有的技術惡劣，簡直和妖怪一樣。好色是男女人情之常，我當然也不能例外，那天的確眼福不淺，大事賞識了一下。許多美人，我簡直以爲是天仙！在上海却不容易見到。不過我還是被舊道德的壓力壓得我不能窮兇窮惡的去仔細看她們，同時重於國家主義和容易早衰的日本女子，根本不是我所眞愛的人。但他們日本男子，在這櫻花會中，都抱着滿腔的熱情，預備找一位理想的美人，所以他們也穿起了很時髦的洋服，新剪了頭髮，替掉了鬍髭和各女同事周旋；因此借了這櫻花會的時機，成功終身伉儷的也屬不少。

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餘興，各盡所長，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的彈琴，也有演劇的，像本文所附春節假裝舞蹈照片，就是其中的一種。這種演員的姓名，却牢記在每人的腦海裏，等到明天在店裏互相

遇到的時候，大家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或許從此變成神經衰弱，也未可知這時田中女士從女店員處聽得而告訴我的。

說起假裝舞蹈來，在日本非常流行的。那不獨在都市裏流行，鄉村中也極熱鬧，同時不限定在櫻花樹旁的曠場上；在街道上，也時常可以看到的。因了地方風俗的不同，跳舞時的裝飾，跳舞時的樂器，各別互異。就是跳舞方式，種類也極多。好像德島地方的德島舞踊，長崎地方的長崎舞踊，一時實在說不盡許多。推究他們舞蹈的歷史，說法分歧，言人人殊；不過據日友岩部膺太郎所說，或許比較正確：大約在古時文化沒有十分發達的時候，青年男女，到了春天，春情發動，於是舞之蹈之；男女混雜的情形中，凡是互相愛慕者，結爲夫婦。這倒類似我國苗族的舞俗。而這櫻花盛放時的舞蹈，古裝跳舞，佔其大半，男子往往戴着尖頂黑色高帽，穿着好像和尙般的道衣，手裏拿着古劍古扇和古箭等等。女子罩着白綢斗篷，穿着好像我國唐代般的女子禮服，手裏或是拿着樂器，作鼓瑟之音，或是張起白扇，示嬌柔之態，形狀倒極可觀，並且頗覺得有些古風古美！獨是彼此都赤着脚，有些殺風景。題名爲暮春古裝跳舞的一張照片，就是在關西一帶所盛行的一幕，照片上的人物都是知名之士，作者費了許多精神和金錢，纔得取到，希望大家仔細地看一看罷！

學校櫻花會，並不是每個學校都舉行的。不過櫻花盛開的時候，正是春假期間，更因爲日本的學制，每年學年的結束，是在三月中，學校中的服務者，在學年攷試完了以後，無論做教授的或是做職員的，都得暫時休息一下，舉行春游，參加各種賞櫻會。尤其學生方面在大考期間，日夜孜孜不倦地用功，精神身體，都很疲乏，一到春假，除了畢業而預備繼續升學的學生外，誰都要去玩賞櫻花，參加櫻花會。學生是最純潔的人，所以趣味格外濃厚；尤其一般小學生，被他們的教員，領到田野去，或是遠足，或是旅行，在他們舉行遠足旅行的時候，手裏拿了一個辨當，以便肚子餓時吃用的。所謂辨當，是日本特有的東西，就是一種飯盒，裏面藏了白飯和菜肴，專門供給出門時用的。他們沿途一面步行看櫻花，一面唱着旅行歌，做教員的隨時隨地告訴他們各種常識。天眞爛漫的小學生，每見自然界的某種東西，就去問先生，先生也很親切的告訴他們，假如在旅行時，經過什麼公共運動場等機關，教員領他們進去參觀，作爲暫時的休息，這種旅行，小學生是非常歡喜的，所以經過了一次春遊，總是這樣問着他們的先生道：『那一天再舉行這樣有趣的旅行呢？』

至於大學校的學生，自動組織春游團，這種春游團，有的是以同級同學做單位，有的是拿同鄉同學做單位，最普通的，邀集了志同道合的幾個同學，互相作一度旅行，在精神方面，感到非常愉快？最

近他們大學生的春游，很多足跡出國外，到南洋的，雖然也不少，大部却到我國的東四省這並不是他們對櫻花表示厭棄，他們要顯出自己的偉大除了櫻花以外，還有別種花兒可以供他們欣賞。

前面所說行將畢業而預備升學的學生，不能享受春游之樂，其實也不盡然。因爲學校中對於卒業學生，往往舉行一次歡送會，在這歡送會裏也往往備有不少櫻花盆栽作爲點綴品，同時很多在櫻花園開會歡送卒業生的。在歡送卒業生的歡送辭裏，時常說卒業生的前途，和櫻花一樣地煥發美麗，不過據我想來，這種說法，不很妥當，因爲櫻花一時雖開得很好看，究竟是容易凋謝的花朵！

日本的鐵道當局，對於春游，予人民以特別利便，每天要多開不少春游專車，並且對於名勝地方，減低乘車費，得打折扣。而學生因爲在分利時代，車票特別便宜，所以在各種春游專車中，總是有不少學生。在我國，學生與平常不在學校的青年，本來沒有什麼分別；在日本，學生都穿着制服的，所以極容易辨認。而其他公司性質的長途電車也開着春游專車。去年我住在大阪的時候，每天從大阪到吉野的觀櫻特別快車，接聯不斷的來往着，在我窗口望去，每次看到車裏，總是坐得滿滿的。男男女女，都穿着新衣服，手裏拿着辦當而去，換了美麗的櫻花而回。這種櫻花，是從鄉村農民那邊買來的。據說櫻花名地的農民，竟有靠春天出買櫻花的收入來維持全家一年的生活，仔細考量一下，這倒不是謊話啊！

在櫻花名地，有這種好生意，而都市方面，靠了櫻花時節，生意也特別繁盛，脂粉店啊，皮鞋店啊，食品店啊，都特別忙碌。尤其是觀光社，觀光社（就是像中國旅行社專爲旅客服務的機關）一般職員，都忙得不亦樂乎，除臨時雇用職員外，還要延長工作時間；而一般商店裏，舉行春季大減價，購買貨物到某一程度，贈送各地觀櫻車券，並且還印刷了春游指南，作爲商品的廣告宣傳品。

妓院裏的妓女，到了春天，對於觀賞櫻花的福氣，實在也不淺，因爲據日本都新聞日報的記載，各妓院裏，都備着很好的櫻花盆栽，供游客賞識；同時有一種伴客游園的習慣。

最後是述我國的留學生的春遊情形。在這春假期中，雖然有少數是回國的，可是大部都作春遊，在東京的青年會裏，有一種旅行團體的發起，但因爲各人趣旨的不同，往往不能得到極濃厚的興趣，所以大家約了三四知己，互相到一處櫻名地，倒是極有意味的！像我在關西地方的，附近很多好櫻花，去年已經略爲賞識了些。最值得回憶的：却在大阪天王寺公園裏觀夜櫻，男女雜沓，以致許多小孩都蹦得失蹤，而公園事務所裏，不斷地在播音請領迷兒，從此可見島國之春的熱鬧情形了。我想日本的軍人能覺悟不侵略，那島國之春，或許可以格外熱鬧下去罷！

情盲

周瘦鵑譯
英國 J. D. BERESFORD 著
原名 "LOVE'S BIINDNESS"

那雨終於停住了，河岩旅館中一羣遊客同坐了一輛長形馬車趕去瞧那著名的葛蘭娜洞。祇有哈凡畢德森一人，決意步行前去。

『但是此去足足有十英里路呢！』娜蘭谷麗提出異議。

哈凡道：『有一條路可從小山上過去，那只須步行七里路好了。』

『咦！七里路麼？這倒也不壞，』伊說。

哈凡心想他要是邀伊一同步行前去，伊也許會應允的，但他並不打算提出這箇要求。

像這般的雨，他先前在英倫是從沒有瞧見過的，在那連綿不斷的大雨中，除了偶然出去散步外，他老是關閉在屋子裏，伴著谷麗小姐和其他兩三箇同一風格的少女，幾乎消磨掉了好好的一箇禮拜；因此他此刻倒很願獨往獨來了。尤其是他特地要和娜蘭谷麗隔離一會——好細細的想念伊。他得在這三天之內打定主意，要不要向伊求婚。在表面上、他是有種種理由可以向伊求婚的；最大的理由就爲的伊出落得很美。人們對於伊的美貌是一致稱讚的。

他在做小孩的時節，就有一箇志願，將來要娶一位眞正的美婦人，但他挨延到了三十三歲，還是找不到他的理想中的嬌妻。有時他偶然被一張美好的臉龐吸引住了，但他往往會找出一箇理由來，以爲這還不全符合他所要求的條件。先前，他當然從沒有掉落過在情網裏；目前他和娜蘭谷麗廝混著，覺得自己也並沒有熱烈的愛。然而他到了這樣的年紀，也應當和甚麼人結結婚了，大家既一致讚許谷麗小姐是箇十全十美的美人兒，那麼娶了伊，也總算完成了小時節的志願。今天早上，他想獨箇兒在那一天陽光之中，悄悄地把這回事通盤打算一下。他要思量娜蘭既出落得那麼美，爲甚麼使他老是生不出熱情來。也許伊又不合他理想中的方式麼？可是他所滿意的又是怎樣的一種方式呢？

他預備在步行到那葛蘭娜洞去的當兒，將這件事情子細想想，但他一到了小山上，卻把娜蘭谷麗和他的志願全都忘了。他向來對於女性美的那種興趣，如今換上了鑒賞風景美的興趣——一大片高低起伏的原野，在清澈的陽光下滿現著種種美麗的色彩，那金雀花是火黃色的，石南花是嫩紅色的，前面一帶的羊齒草是濃綠色的，望到遠處去，卻又是一片玄妙的灰色和紫色。他像欣賞一曲交響樂般欣賞著這光怪陸離的景色，儘量的享受，沒懷疑也沒有批評。

他走到洞前，本以爲可以遇見旅館中的那羣遊侶的，誰知他們都已進洞去了，那守在洞口的老婆子對他說他們來得還不久，因爲山上崩下的土壅住了路，使那車兒不得不繞道而來，便耽延了好一會工夫。那老婆子又道：『您要是趕快一些，定可追上他們。他們進去還不到五分鐘咧。請向著右邊走。那新洞還沒有開。』

他第一箇衝動原想聽從老婆子的話，追上那羣旅館中的遊侶，嘲笑他們的遲緩，而和他們比賽回去時誰跑得快。但他趕上了一百碼路，卻又變換了主意。他既看過了山上的美景，就覺得到這洞中來是太平凡太沒有意思了。他倘能帶了一箇火把獨自去探尋洞中的曲徑，那定可發現甚麼新的神祕。但是現在展開在眼前的，是一條平平直直的甬道，頂上都裝著電燈，一盞一盞的有規定的距離，壁上又掛著指導遊覽的印刷品，這裏是完全充滿著舉行展覽會似的空氣。

他在左旁一條支路前面站住了，這支路是從那甬道的轉角上分歧出來的，他輕蔑似的瞧那路口立著一箇

木柵，釘有「此路不通」的揭帖。這一條路，無疑的是通到新洞中去的了。

他要是有一箇火把！……接著他卻見火把是不需要的，原來這一條甬道中也通著電燈的電線，在一旁的壁上，高高的裝著一箇開關器。

他將木柵推在旁邊，旋明了電燈，逕自走了進去。

他走了約摸二三百碼的路，那甬道忽地向右面轉了一箇彎，走上二十步，驀的到了一箇很大的山洞中。

那電線通到甬道口就沒有了，洞口一盞電燈的光線，照不到前面的一大片黑暗世界。他們可瞧到的，便是到處有石筍和石鐘乳，閃閃地發出光來；這也是那大洞中最可注目的東西；而在右面的壁角一帶也發著微光，那因爲是石壁的面上潮溼之故。每隔數秒鐘，總有一滴水滴在下面潭裏的聲音；是一種清越的金屬之聲，打破了洞中的沈寂。

『好大的洞，』哈凡喃喃地說。當下他很奇怪的被那黑暗和沈寂所吸引，便伸出了一隻手，緩緩地走去。他忽又起了野心，打算徹底的探察一下；達到對面石壁的盡頭處。他自言自語道：『好在這裏有燈光在著，我定可覓路回來的。』

他回頭一看，只爲他向黑暗中看了好久，所以瞧到甬道的入口所在，覺得分外的明亮。但他向前走了一百多步，更回頭瞧時，卻見那邊只有一點黃光罷了。

他又喃喃地說道：『不知道我還要走多遠呢。』

驀然之間，一箇恐怖的感覺向他襲來，不由得遲疑了一下，原來他剛纔所聽得的滴水之聲，斗的停作了。

『奇了！』他想。『剛纔我是明明聽得的。』他迸住了呼吸，很著意的聽去，猛聽得有一箇新的聲音代替了滴水之聲，那是一種很奇怪的瑟瑟之聲，一會兒又響了起來，變做一陣爆裂和呻吟的聲音，雖還是遠遠的，然而已覺得愈接愈近了。

『我的孩子，你還是快快出去的好，』哈凡提高了嗓子，對自己說著，但他正要舉步向那一點淡淡的黃光走去時，不料這黃光也不見了。他連忙伸出了雙手，向著那一大片黑暗中摸索過去，耳邊卻聽得那聲音更來得近了，擴大成了一陣深沈的轟隆之聲，子細聽去，原來是急流的沖擊的聲音，攙和著那土崩石裂之聲，轟隆隆豁剌剌地異常的喧鬧，不多一會，這聲響忽的寂然了，只能得悉悉率率的泥土掉下的聲音，漸漸地低下去，終於無聲無息的寂滅了。

哈凡悄然自語道：『天娜，這是山崩哪！』他見自己一些兒沒有傷害，甚是詫異。『如今我又怎樣的出去呢？』

他這樣的想。只爲他平日間不抽煙，所以身邊沒帶得火柴；但他曾記得剛纔在山崩開始的當兒，已轉身預備出去，至今仍是這樣的站著，分明正對著甬道的入口所在。如此他要是照著這方向一直走去，定能走出這漆黑的大洞，而借著雙手的摸索，也定可找到出路的。要是那出路沒有堵沒的話。

『鎮定些，我的孩子，』他高聲說著，鼓勵著自己，當下他卻震了一震，原來在那無邊無際的一片黑暗中，有一箇低弱的聲音應和著他。

『這兒有人麼？』那聲音在問。

（二）

四下裏竟沒有一條出路。哈凡和那不約而同來的年青女遊客一同被困在這石洞之中，他們仗著手指，把四周的石壁全都探索過了。他們也已找到了剛纔進洞的所在；但是走不上幾尺路，卻見那頂上的石塊全已塌下來，將那甬道堵塞住了。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出口。他們也曾使盡了氣力，猛踢那洞中的石壁，也曾提高了嗓子，高喊了幾聲，可是迸住了呼吸，也一些兒聽不到外邊的應聲，只聽得他們的可厭的回響，在這石牢中隱隱蕩漾罷了。照此看來，再也沒有人可以達到這裏。

哈凡放出含有希望的聲調說道：『我們仍須隨時吶

喊，也許有人會聽得；』他雖是這般說，而他的心中卻猜想到這一回的山崩怕是一箇空前的大禍殃，所佔的地位甚是廣大，他們旅館中的一羣遊客，嚮導人，和那外口看守著的老婆子，也許都已活活的壓死；要等別的人前來搭救，正不知多少日子咧。

他們倆都沒有帶得時計。據伊說，伊是從來不帶的；哈凡的一箇時計，恰在前幾天送去修理了；他們費了好多時光探索四周的石壁，又屢次的吶喊著，希望聽到外面的應聲，兩下裏又不住的談著話，總是不知不覺的要動問這是甚麼時候了。

『你猜想我們被困在這裏有多久了？』伊問。

他們坐在洞中的沙地上，正靠近那甬道入口的所在。他們要是能脫身出去的話，那只有這所在最有希望。

『這很難說。也許已有兩三個鐘點了，』哈凡回答。『連我們是在甚麼時候到這裏來的，也不知道。』

伊道：『我到這裏時，多分是在十二點鐘以後，門口也沒有人收我的遊覽費；我原想回去用午膳的；當下卻就一逕的走了進來。』

『您可是獨箇兒來的麼？』

『是的，祇是我一箇人。』

『您並不住在河岩旅館麼？』

『咦並不！這旅館在欽福，可不是麼？我是住在距離這裏數里外的所在，恰在那一邊，地名叫做波爾加呀！我們在這裏要是已有二三小時……』

『也許不止這些咧。我們可要再來踢著石壁吶喊一下麼？』

伊忙著問道：『您想我們斷守在這裏，可要多少時光？』

哈凡決然答道：『幾天，幾來復。』

『沒有東西喫麼？』

『天哪，是的。您只要不想到飢餓，飢餓是不會殺死您的。』

『是的，我也曾聽得這般說。』

『倒是口渴會使您受不了，好在我們卻有很多的水在這裏。剛纔我在四下裏摸索石壁時，曾踏到二三處的水潭，水都浸沒了我的腳踝。』

『您常眞有這希望，我們倆終於會得救的麼？』

『常然如此，』他說。『我們必須鎮定著心，而隨時打著求救的信號。』

『您是很會鼓勵人的。』

『是啊，爲甚麼不如此呢？』

默然了一會——這一大片的黑暗和寂寞，似乎把他們和現實的境界完全割斷，連他們二人之間也彼此隔離了——末後伊纔說道：『我的性命許是被您救下來的。要不是被您移動了那木柵，旋明了這裏的電燈，那我決不會走到這裏來，也許就在山崩時生生的壓死了。』

『聽您這樣一說，我心中很爲快樂。先前我曾自己埋怨自己，以爲您走到這裏來，全是我的不是。』

『咦，不是的，您實在搭救了我。』

『我們所知道的，就是這一些子。在別的山洞中的那些人，未必會壓死的。』

伊低低一笑道：『您倒是一位愉快而樂觀的人。』

『確是這樣。』

伊道：『是的麼？那麼把您的事情說給我聽聽。』

『沒有多少事情可以說的，』他很謙卑的說。

『不打緊。快和我說。我們定須談談話。這寂靜我是受不了的。』

『那麼我且試試，』他說，接著又道：『要是獨箇兒被困在這裏，那更難受咧。』

伊道：『那是我一定會發瘋的。』

『您不會。您不是這種女人。您是再勇敢也沒有的了。要是別的女人，多半會發瘋呢。』

『我也是如此。最初也幾乎發瘋。直到聽得了您的聲

音。」

他重又說道：「要是獨箇兒在這裏，當眞是難受的。」

他們所說的話，句句都是異常的清朗，使哈凡想到了先前滴在潭中的水聲，那水源定是爲了山崩而改動，所以後來就不再滴水了。

這是第一天——可是第一天麼？——他們借著談話忘懷一切，而所談的話往往歸納現在的處境，脫身的機會，已困守了多少時期，他們又照例的要把這石牢的四周探索一回，兩下離開了時，彼此又得不住的互喚著，——兀自在黑暗中發著奇怪而空洞的吶喊聲，等候著外邊的應答。

他們只有兩件事可幹；不是談話，便是探索著這山洞，每一根石柱，每一條石筍，每一箇石鐘乳，凡是手指可以接觸到的，幾乎都已摸熟了，每一箇水潭，地上每一處起伏的所在，心中也全都知道。他們最初所談講的，無非是關於現在的處境，和未來的希望，兩下裏好似陌生人一樣，事實上他們倆還沒有見過面，因此也無從說甚麼體已話兒，直到後來他們便想借著話語來知道雙方的狀貌。

仍由伊開始問話。

「我推想不出您的模樣兒是怎樣的，」伊忽地說。「我願您告知我。」

「平凡得很，」他答。「是一箇三十三歲的貌不驚人的英國青年。」

「但我要知道您的詳細。」

「然而很難說明，可不是麼？我卽使把一切像貌的總目錄完全說與您聽，您仍然不會知道我的模樣兒是怎樣的。」

「不打緊。我要聽聽您的總目錄。譬如，您的眼睛是甚麼顏色的？」

「藍灰色的。我從來沒有戴過眼鏡。」

「頭髮呢？」

「深色的？」

「是鬈的麼？」

「並不鬈，但是厚得很。在左面分開，剪得短短的。」

「鼻子呢？」

「彎曲的。彎曲得並不過度，也不很大。」

「再說下去！」

他不由得笑著說道：「嘴，沒有特殊的形式，但是帶著很堅決的樣子，據人家和我說，同我的下頷一樣。至於我的身材，哦！高五英尺十一英寸。胸寬三十八英寸。」

伊插口道：「是的，我覺得您似乎是一位很魁偉的人。」

哈凡結束他的話道：「如今我想您已可想像我是怎樣的一種像貌了，但您倘在街中遇見我時，仍然不會認識。」

「未必吧，我以爲我會認識您的。」伊說。

他忙道：「如今可要輪到您說了。」

當下默然了半晌，這半晌的靜默，卻似乎使他們完全獨處在一箇空曠的地方，末後伊纔說道：「頭髮是深色而帶些兒鬈的，當然截得很短，但也並不是伊登式。眼睛是棕褐色的。鼻子並沒有特殊的形式，嘴也毫無出奇之處。身高五英尺四英寸半。此刻請再把你身世說與我聽。先前進的是甚麼學校？」

「惠林頓。」他心想聽了伊的自述，也想像不出伊的模樣兒到底是怎麼樣的，但他覺得伊似乎沒有說出伊的眞面目來；伊是有所忌憚，可是一男一女一塊兒廝守在這裏，伊深怕說動了他的心，也許伊是出落得很美的麼？他深愛伊說話的聲音，也許伊是恰合他所定的標準的麼？

但他們既已說明了兩下裏的像貌，那親密的程度也愈接愈近了。他們聽著彼此的自述，決不會感到厭倦。這是他們唯一的排遣之法，可以代替一切通常的娛樂。他們越是聽得對方講話，越是覺得愉快，因爲可以暫時忘

懷目前的苦悶。

他們對於脫身的希望，漸漸地減退了。外邊沒有甚麼人聲接近過來，料知他們一定要有好幾天困守在這山洞中了。也許要一箇來復麼？或許還不止一來復麼？

當下他們倆已親密得很，一步步的各把自己的身世全都說出來了。因爲這一片的黑暗，和外界的一切又完全隔絕，遂使他們增加了勇氣；在這空虛的數小時間，彼此就知道了種種值得紀錄的詳情。

哈凡聽了那女伴的故事，使深知伊的家庭狀況，尤其知道伊的兩位姊姊，都在早年嫁人，幷且一樣的遭遇不幸。伊生平從沒有講過戀愛，在幼年的時節就決定避免戀愛和婚姻的糾纒。可是伊的父親和母親也一向不睦，又加上了伊那兩位姊姊的厄運，直使伊立下了決心。伊曾說：『我是不喜男子，年青的男子的。』

兩人不言語了一會，各自在沈思著，後來伊忽的改變了話題，失望似的說道：『你可知道我已完全拋棄了出外去的希望了麼？』

『咦！我還沒有失望，』他勇敢地說，但他知道伊也不會相信，伊又接下去說道：『讓我們還是說實話吧。我能應付得了，不知你能也不能。我想這一死也沒有多大苦痛的。怎樣的死法呢？可是因營養的缺乏而漸漸地死呢，還是慢慢的失去了知覺而死？』

他接口道：『也許是這樣的。』

『好，我也不大——在意，』伊回答。『但是在我們力竭而死以前，我還有些話要問您。先前我已曾想了好久，如今可要說出來了。您可曾猜想到我是出落得怎麼樣的？』

『呀！我是有些兒猜想得到的，』他說。他的心中早就有了一箇輪廓了。

伊細聲的說道：『您猜想得到麼？可能說與我聽？』

『我瞧您是很端莊的；』他緩緩地說。『並不是那種妖艷的女子，不像雜誌和廣告中那樣作齲齒笑的電影女明星。但是美麗得很。呀！是的，是眞的美麗。』

又靜默了一下，接著說道：『您爲甚麼這般想？』

他道：『我是瞧見您的，越是厮守得久，越是瞧得分明。如今我可以說明您是在甚麼所在；何等的和我接近；我相信我還知道您在那裏做甚麼。此刻您不是索著脚坐著，而您的一雙手正抱住您的膝蓋麼？』

『是的。而您正略略靠向後面，雙手撑在背後的地上，支著您的身子。』

『一些兒也不錯，』他接口說，幷且很想再告知伊他不但知道伊正靠近著他，一方面也覺得有伊在旁，自然而然的包圍著一種溫暖和安適的空氣。

『我以爲我是知道的，』伊說。

『知道甚麼？』

『您在想甚麼。您所想的是我們倆厮守在一起，彼此都得到一種安慰。』

他覺得這時伊正伸出手向著他，而他的手也就湊了過去，即使眼睛看得見，也未必會這樣準確的。也許是那飢餓和黑暗給與了他們一種新的感覺力；彼此非結合在一起不可。

『我們倆至少可以死在一塊兒，』他說著，把伊更拉近了他，直到伊躺到了他的臂間。

『您想這局面會捱得長久麼？』伊問。

『我仍還不覺得怎樣軟弱，』他說。

『我也不覺得。也許在這裏還不很久；多分並沒有超過七八天吧。』

他們靜默了一會，不過這靜默不再使他們納悶得難受了。他們很滿足的留在這裏，完全是靜悄悄的，他知道有伊在，伊知道有他在，很奇怪的，不用口舌也可以談心，因爲雙方的精神已互相結合，息息相通了。他們的戀愛，已在黑暗中逐漸成熟，在開出花朵來；爲彼此瞧不見，反覺得分外的美滿。

他們早不知道時間了，很願意這樣隨便便的同死，不知光陰的逝去，也許他們是早已死亡，而到了天堂中了。那時洞中卻起了一箇聲響，打破了他們的靜默。有一滴水像金屬的聲音般，鏗然地落在一箇水潭裏。

他們震驚得微微打顫，都迸住了呼吸靜聽著，驀地覺察了他們所處的境地。

又有一滴水發出一樣的驚人的聲響，接著一滴一滴的繼續著掉落下來，後來那聲響漸漸地擴大，直好似一架大鐘的鐘擺聲，幷且是越響越急了。

他們倆便站起身來，仍然互相擁抱著；第一次覺得他們是要共同的應付這當前的恐怖了。那急促的水滴擴大得很快，已變做了一脈飛泉，噴射在水澤裏，愈來愈急，愈來愈多；直到那音樂調門似的噴水聲，變成了嘶吼之聲，滔滔滾滾的直瀉下來，竟匯成了一陣陣的巨浪，冲打在洞中的沙地上，分明是一大片的狂流疾捲而來了。

『我們可是終於要溺死在這裏麼？』伊湊近了他的耳邊嚷著；伊的聲音中帶著喘息，似乎是已沈浸在冰冷的水中了。

『那麼死得快一些……』哈凡高聲的吶喊。但他以下卻噤不能聲，因爲當頭急流咆哮，猛可的又來了一陣天崩地塌似的爆裂之聲；一大抹的白光像沸紅的熱鐵般直刺到他的沒準備的眼中；同時有甚麼東西猛擊在他的頭上，那白光重又跳躍在他那掩閉著的眼簾之下。

（三）

他第一次覺得頭中痛得厲害，接著有一條臂兒輕輕地又很費力似的扶起了他，而有一支光滑的管子納在他的兩唇之間。管中來了幾滴牛茶，他很感激的吞下去了。

一時他只覺得頭痛和飢餓，於是漸漸知道自己並沒有死，而他先前自以爲必死無疑的了。他來不及多想，第二管的牛茶又來了。當下他鎮壓住了一陣厭惡的感覺，瞪開眼來。

一位身穿看護婦制服的中年婦人正俯身向著他。『呀！這就好了，』伊說。『此刻你還得靜默著，不可講話。』

『我理會得，』他答應著。他也樂於閉上了眼睛，尤其快樂的就是知道自己並未失明。先前他以爲定要失明的了。爲甚麼呢？他剛纔既知道了沒有死，就深怕自己不要變做了一箇盲子。接著他又記起曾有一抹强烈的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以後的事情就記不起來了。以前呢？他當然是在一箇山洞裏。但他正要追想他怎樣的會到山洞裏去時，卻睡熟了。

到得他醒回來時，頭痛已好了許多，但他瞪開眼來，卻瞧不見甚麼。

『看護婦！』他低聲喚著。他確知自己在入睡以前，這裏曾有一位看護婦的。

牀邊起了一陣動作，一隻涼涼的手按在他的額上，而那滿餵牛茶的杯子重又湊在他的嘴邊了。

『看護婦！我可是盲了麼？』他問，一面狠吞似的喝著牛茶。

『沒有盲。這房間中是暗暗的，』一箇聲音在回答他，而那聲調怪廝熟的，直打到他的心坎上。

『您不是先前在我剛醒回來時的那位看護婦麼？』

『不是的。』

於是一瞬之間，使他記起了山洞忽然開裂塌下而重見光明的那回事。他伸過手去在暗中握住了伊的手。

『您可曾受傷麼？』他問。

『您一切都記得了麼？』

『一切都記得了。您可傷了沒有？』

『一些兒沒有傷。最初我只受不了那光亮的照射；身上卻不曾受傷。』

『但是我卻受了傷麼？』

『一塊大石頭掉在您的頭上。據醫生說，這是不算一回事的。不久您就會復元。』

『您怎樣救我出去的呢？』

『外邊正有好多人等著。自從那第一次山崩以後，有一大部分的小山正在搖搖欲墜，使他們不敢走近。到得小山倒下來時，就震開的我們的山洞。我們就很容易的把您救了出來。』

『旁的人怎麼樣？那從旅館中來的一羣遊客呢？他們可被壓死了沒有？』

『沒有。他們並未遭殃。第一次的山崩不曾牽動山洞的那一方面，不過爲了危險之故，不敢接近我們罷了。曾有兩箇人走進去，卻見甬道早巳堵塞。他們連喊都不敢喊，生怕震坍了那方面的小山。他們沒法可想，只索等候那小山自己倒將下來。』

『他們可是一逕等候著麼？』

『並不像我們意想中的那麼久。』

『如此還沒有超過一來復麼？』

『不到二十四小時。』

『決不止此！』

『我也是這麼說。最初我老是不信他們的話。』

『二十四小時！在這時期間我們不是覺得巳生活了很久了麼？試想我們曾幹了那麼多的事——說了那麼多的話。』

『沒有說甚麼，』伊柔聲的說。

『是的，』他附和著說。『有一句話我從沒有問過您。』

『甚麼話？』

『我們爲了甚麼原由不能提早結婚呢？』

『自有原由，』伊說。

他的手握緊了伊的手，說道：『我不相信這箇。要是您早巳和人訂婚的話，那麼也該毀約。即使您巳和人結了婚，也得離開您的丈夫。世界中可沒有這强有力的原由可以分開我們二人的了。』

『我既沒有和人訂婚，也沒有和人結婚，』伊說。『但是有一箇原由。』

『我不信。』

『你得相信。我可以隨時向您證明。』

『甚麼原由？請快快的告知我。』

『我欺騙了您。也許是我使您期騙了您自己。我也是不由自主。那誘惑實在太厲害了。一個男子決不會明白像我這樣的女人，是何等的渴想著戀愛的滋味。但我可有甚麼機會呢？我所可借著自慰的，就是一心想念結婚是不幸的事，往往不會快樂的。但看我自己的父母和兩位姊姊，便可證明，因此使我痛恨男子，一切的男子。有時我確是如此。往往有一個男子似乎很注意於我的，而一見了別一張美麗的臉，他就拋下我去追求了。我想世間定有好多的男子，只生著一雙眼睛的。

『在那山洞中我覺得您是愛上了我了，實在在您尙未開口以前，我也早就愛上了您，那麼我又怎肯破壞這一種幸福呢？這正是我的機會，能在黑暗中接受一個男子的熱戀，而我也熱戀著您，只知您是怎樣的人，不管您是出落得怎樣的。任是您爲了甚麼病症毀了您的貌，我也並不在意，仍然是照樣的愛您的。但我知道男子們卻並不如此。那麼我爲甚麼不欺騙您一下呢？我以爲好在我們定然要死在那山洞中的，您也永不會知道。呀！我願我們倆一同死在那裏，一同死在那裏！』

『我不明白這回事，』哈凡溫和他說。『我們倆爲甚麼不能早早結婚呢？』

『因爲您一見了我的臉，您就得恨我，』伊答。『您可知道我就是那種模樣兒很平凡的女人，男子們決不會愛上伊的麼？您意想中的我完全是假的，完全是錯誤的。我並不如此。您一見了我，就得閉上了眼睛，旋過身去咧。我生平經歷巳多，您以爲我還不知道這些麼？』

『我不信這個，』他說。

『很好，我來給您瞧。剛纔我巳說過，可以隨時向您證

明，如今我就要這麼辦了。』

他覺得伊的手已從他的掌握中縮了出去，當下他聽得電燈的開關器格的一響。

他慢慢地睜開眼來，見了燈光仍然有些作痛，逐漸逐漸地他纔瞧清楚了一張很乖覺的臉，失望似的對著他瞧。

接著他伸起手來，把伊的嘴唇湊在他的嘴上。

『呀！吾愛，您是美麗的。』他說『我可沒有錯。您的臉正是我在黑暗中所想像到的。』

二二一一〇

導游叢書之一

上海導游

吳鐵城題

每部實售洋五角

本書精印壹大厚册全書共二百頁內容豐富詳載名勝古蹟遊程路徑火車時刻表價目表公共汽車電車路由價目以及各項實事記載並插有風景圖畫多頁頗饒興趣為各種導游之最詳盡者書印不多購請從速外埠另加郵費六分如欲掛號另加郵費七分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中國旅行社謹啓

電話一三四五〇號

旅館之祕密〔四〕

瞿強立

第九章

你——你只能拿這個嚇一嚇我。」斯賓塞顫動的語音非常之低。

「是麼？」海倫心雖有些慌，仍很鎮靜。手上的鎗却不住地揮舞。「你剛才說我是美國人，並且是笨伯。不錯我是美國人。你要知道我們美國女人差不多都會開鎗。我告訴你如果你要搖那鈴，便請你嘗嘗這個。現在你坐下，我有話要問你。」

斯賓塞在手鎗威迫之下，只好屈伏。海倫也力示鎮靜表示從容不迫的樣子，開始問道：

「你為甚麼那天晚上離開飯店？」

「因為——因為，我是已經結過婚的。我的丈夫叫我這樣的。」

「你的丈夫是誰？」

「傑克生，就是若爾斯。巴比倫大旅館的侍者頭目。」

「原來若爾斯的眞名子叫傑克生。那末他為何叫你不辭而去呢？」

「我實在不知道，小姐，我發誓我不知道。他是我的丈夫。天啊！我當然要服從他的話的。」斯賓塞眼圈有些濕了。

「那麼他為甚麼要離開呢？」

「我不能告訴你——我實在不能告訴你。」

「你不說麼？」海倫有些可怕了。

「他——他要我到奧斯坦來有些事辦錯了。啊！他是一個極可怕的人。如何我告訴了你他會要——」

「是旅館的事辦錯了，還是在這裏的事？」

「兩處。」

「是不是同友金大公爵有關係？」

「我不知道，——是的，我想是的。」

「你的丈夫要同公爵作甚麼？」

「我想他們是商量錢的事。」

「這也同丁馬克有關麼？」

「我相信是的。小姐，我已經將我所有我知道的，我發誓都告訴你了。」

「那天晚上在一百十一號房裏你的丈夫同丁馬克是不是口角了？」

「他們鬧了些意見。」

「你是不是就為這事跑到奧斯坦來？」

「是的。」

「你到奧斯坦來作甚麼?你丈夫叫你作甚麼?」

斯賓塞忽然伏在桌上哭道:「請你可憐我吧!我不能再告訴你了。」

「爲甚麼?」

「因爲他知道了一定要殺我的。」

「你簡直是廢話,」海倫冷冷地說,「現在我最後警告你,趕快說了免得麻煩。如果有甚麼對不起的,我要說是採取自衞手段,快說,你到奧斯坦作甚麼?」

斯賓塞哀啼道:「我說了一定會死的。——」歇了一會才絕望地道:「監視友金大公爵。」

「甚麼地方?是這屋子裏麼?」

斯賓塞點了一點頭,還看得出臉上有淚痕。

「公爵已經成了一個囚犯了?是若爾斯指使別人幹的嗎?」

「是的,如果你一定要這樣說。」

「爲甚麼特別要你到奧斯坦來?」

「哦!傑克生相信我。你知道我對奧斯坦還熟。在我沒有到巴比倫旅館任事的時候,全歐洲我都已去過了。傑克生知道我還懂一些事。」

「你爲甚麼到巴比倫旅館去作事的?」

「傑克生要我去的,他說我去於他會有用。」

「你的丈夫是不是無政府黨人或類似這一類的人?」

「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剛才就會告訴你的。」

「你知道不他會謀殺人?」

「絕不會的。」斯賓塞很堅決地說。

「但是丁馬克是被謀害的,他是被毒死的,不然他的尸體何以被盜。這明明是爲滅跡才將尸首藏起來的。告訴我實情。」

斯賓塞立起來道:「我可以發誓我不知道。我一直到看報才知道丁馬克死的。」

「你發誓你不會與謀?」

「我發誓我不知道,我實在沒有與謀。」

海倫有些信這是實話。燈光之下二人對面看着。斯賓塞用手整了一整頭髮。海倫覺得好像還有話要問,一時又不知道要說甚麼。

「友金大公爵現在在那裏?」

「我不知道。」

「不在這房裏?」

「不,他們已經把他帶走了,小姐。」

「是誰?你丈夫的幾個朋友?」

「是他幾個相好的。」

「你們還有一黨的人麽?」

「我們的一黨,小姐,我不懂你甚麽意思。」

「你不能同我說玩笑話。我現在問你一件事,限你五分鐘內囘答。你的丈夫如何綁刦友金大公爵的?現在你先說爲何要綁刦他。」

斯賓塞抬起眼來注視到海倫臉上,又慢慢地垂下來,手指翻弄着桌布說道:「我不知道的事,我有甚麽法子囘答你呢!你這不是硬逼我麽?」

海倫於是又問:「傑克生是不是想從友金大公爵身上弄點錢?」

「錢麽?他決不要的。他並不短錢。」

「我說的是很多的錢,譬如幾萬幾十萬的錢。」

斯賓塞硬硬地道:「他決不向人家要錢。」

「然則他必有一種理由要阻止友金大公爵到倫敦。」

「或者有,不過我不知道。就是殺了我,我也不知道。」

海倫舉起手鎗來。這不過是偶然地隨手一抬,並非眞的要放鎗。斯賓塞却立刻面有懼色。海倫也奇怪何以像斯賓塞這樣的女人,居然以爲她這鎗眞的要放。於是便也裝腔作勢,拿着鎗對着斯賓塞聲色俱厲地道:「快說!」斯賓塞的臉更白了。

「天救我吧,我眞不知道。他說丁馬克倒戈了,所以要安置他。於是盧科。——」

「盧科!盧科怎樣?」她手中的鎗仍對着斯賓塞。

斯賓塞眼睛稍爲睜大了些,閃鑠地看着海倫道:「你不要問我了吧!我會要死了!」她的眼中仍充滿恐怖。「我會要死了!」斯賓塞又說了一句,樣子極爲可憐。放在椅後的兩手也抽了囘來。海倫見她暈倒了,頗覺不忍,便放下鎗,繞過桌子來。斯賓塞却和貓一般的敏捷跳起來,將手鎗搶在手中,對着窗子擲去。砰然一聲,打破玻璃,跌在室外。室中空氣非常沉默緊張。斯賓塞慢慢地道:「我早就說了你是笨伯。一個人跑到這裏來要甘心於我,現在該看我的了。現在一樣,你剛才威嚇我。我比你聰明些,我只消再等一會,我就完全勝利了。」

斯賓塞說完,海倫仍站着,略有些羞慚,悔恨不該如此大意,粗心上了當。不過臉上毫無懼色,二人面對面地立着。斯賓塞交叉着兩手,不時看着門,臉上苦笑着。海倫無計可施,便想利用賄賂一法。便道:「現在我承認你得了勝利,不過我還沒有完。你聽我說。你也知道我父親很有錢,在全世界的大闊人中,也數得上頭幾名。你如果放我出去,我答應你決不將你所說的告訴你人,我父親一定會重重地酬謝你。

「你看能有多少錢?」

「兩萬磅。」海倫毫不遲疑地說,她好像是會談業務似的。

斯賓塞不說話只將嘴唇一翹。

「十萬。」

斯賓塞仍不語。

「那末一百萬磅,我相信我父親能出的。」

「你以爲你父親能爲你出一百萬磅麽?」

「一定的。」

「你以爲我們眞能信得過,你父親一定給我們那錢?」

「當然你們能夠的。」

「那末我們以後就不吃你們的苦了?」

「我答應你決不會食言,我父親也決不會的。」

「坯!」斯賓塞冷笑地說,「你怎麽知道我不放你走就不會得到別的錢?你眞是一個笨猪。」

「我知道你不會放我走的。你的臉我認識很淸楚,以後你不用想逃過我的手了。」

「任便。你就是將全美洲的錢都給我,我也不放你走。」

海倫覺得背都有些冰了便重複坐下。一陣陣的風從破窗括到臉上,這時外面忽有脚步聲,房門也開了。海倫並沒有回頭,總是望着斯賓塞的眼睛。她只聽見倒水的聲音,便失去知覺倒在地上了。

第十章

昏昏沉沉地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海倫睜開眼睛了。對四週看看,腦筋漸漸恢復,對於一切東西都能認淸了。她發覺她是在一隻正在開行的船上。她從小便坐船遊歷不知多少地方,今見又在水上不覺胸襟爲之一快。抬起頭看時,只覺疲乏不堪。她同斯賓塞會面的事如仿佛是很久遠的事,記不大淸了。

這隻船不大她斜靠在甲板的椅上,全船都可以看得見。甲板的顏色是白的,並且非常光滑。船上各物凡是銅作的,都擦得金一般的亮。船上也不見水手,船行時一點沒有聲息,大約每點鐘走七八里左右。她看出這船只有一百噸上下,並且頂多只用過兩三年。舵輪旁站着一個穿水手制服的人,衣上並沒有符號,也沒有名字。海倫用柔弱的嬌聲喊那人,那人好像沒有聽見,仍然嘴裏唱他的立着不動。

海倫往陸地上看時覺得不像是在奧斯坦。太陽照在身上非常愜意。遠遠地來了一隻船,這是從倫敦來的飛燕號。她看見幾個客人靠在船舷上遠眺。有一位穿雨衣的姑娘對她打了一個招呼,她不覺也舉起手來還了一禮。飛燕號船上的一個職員對這船也打了一個招呼,然而立在舵輪旁的那人並沒有理他。再一會飛燕船

二二一一一六

已走得很遠了。

海倫想要坐直，却起不來了。將上面蓋的毯子去掉，才明白是已被人用厚麻布綑了起來。她知道現在危險尚未過，也只好聽天由命。這時有一個年約四十，身穿藍色衣，頭戴水手帽的人走了過來。向海倫脫帽道：「早安。現在太陽很美麗，不是麽？」海倫眞沒想到這處可以欣賞了十九世紀的文化同警署的進步。她知道這是法律失效有金錢也無用的地方。

「你！」海倫驚道：「你，密司特傑克生，解開我，我有話要同你說。」

傑克生解開繩子，海倫站起來怫然道：「這是甚麽意思？」

他很鎮靜地道：「你暈倒了。或者你自己不記得了。」

「我暈倒了，與你無關。你不應該把我帶到你的船上來。」

「這並不是我的船。」他說，「不要緊的事我們先擱下談別的。幾個鐘頭前，你拿着手鎗在我家對一個女子威迫。」

「那是你的家麽？」

「怎麽？我就不能有房子麽？」他微笑着說。

「我現在請求你將船開回送我回去。」

「啊！我恐怕辦不到的啊！我不會將船開出海又立刻開回來的。」

「要是我回去的時候，」她道，「如果我父親知道了這事，他會於你不利的，你要知道。」

「如果你父親不知道這事——」

「甚麽？」

「如果你永遠回不去呢？」

「你是不是要謀殺我？」

「提起謀殺，你對我的朋友斯賓塞的舉動很近似謀殺了。至少她這樣告訴我。」

「斯賓塞在船上麽？」

「她不在船上，這船上只有你同我還有一些很小心的船員。」

「我沒有別的話同你說了，你作你自己的事去罷，」

「謝謝你，我替你拿些早餐來罷。」他說罷便走進客室去，不久便有一個黑種小孩拿着一盤點心出來。海倫毫不遲疑地拿起擲在甲板上。

若爾斯走開了幾步又回來道：「你很有精神，我佩服你。」

她沒有回答。

「我作我的事，你爲何老要夾在一起？」

她仍無回答。不過他這一問到使她自己想起：爲甚麽她會要加入這件怪事的旋渦？她平常也並不喜歡管閑事的。她是要看公理

戰勝邪惡魔鬼，還是爲冒險心所驅使？還是她自己甘心情願替亞力伯親王服務？

「你現在進退兩難也不是我的錯處。」若爾斯接着說，「我並沒有叫你管這些閑事，你自己偏要强出頭。你同你父親也逼人太甚了。」

「不久你就會看到，」海倫冷冷地說。

「當然。現在我告訴你，你既要管我個人的私事，我也不便再尊敬你。這也是我第一次對任何人這樣地容忍。現在我告訴你我要作甚麽。我要給你送到一個安全地帶去，一直到我的事情辦完。這樣可以免得別人的搗亂。你剛才還說謀殺，你那種態度是多粗野。簡直是玩客串練習謀殺。——」

「丁馬克是怎麽的？」她很快地插嘴。

若爾斯略一遲疑道：「丁馬克？我想他一定是因爲某種心臟病死的。現在讓我拿些點心給你罷！你一定餓了。」

「我就是餓死也不吃你的東西！」

「眞勇敢！」他喃喃地說，他的眼睛不住地對海倫看。「啊！你多麽賢慧。」若爾斯走得更近些了。「你同我，羅克莎小姐，你的美麗和財產，和我的才智；我們能夠征服全世界。嫁我罷，我是一個大人物。嫁我罷，我可以救你的命。過去的都不管好了，我們重新起頭罷。」

「這是怎麽說，突如其來。——若爾斯，」她說時露出鄙視的意思。

「你不是希望我作一個正人麽？」他反辯着，「我愛你的。」

「那麽你把你現在的太太怎麽樣呢？」

「我現在的太太？」

「不錯，就是斯賓塞。」

「她說了我是她的丈夫麽？」

「一點不錯。」

「她不是的。」

「不管她是不是，無論如何我不會嫁你。」海倫說完仍佇立着和石像一般。若爾斯却更走近了道：「讓我和你親吻，只一次——我也不會再要求第二次。我立刻就讓你自由。」

「懦夫！」她喊了。

「懦夫？我是麽？我就是，你也要同我接吻。」說着便把一手放在她的肩上，海倫望着他放兇光的眼睛不覺往後退。忽然這時一個人從後面跳出來，揮拳對若爾斯一擊，若爾斯便應聲而倒。海倫只見亞力伯親王手上拿着一把手鎗，站在前面對她說：「不要慌。等我處置完了這棍徒，再告訴你我怎麽來的。」

海倫一時無話可說，忽然注意到他手中的鎗奇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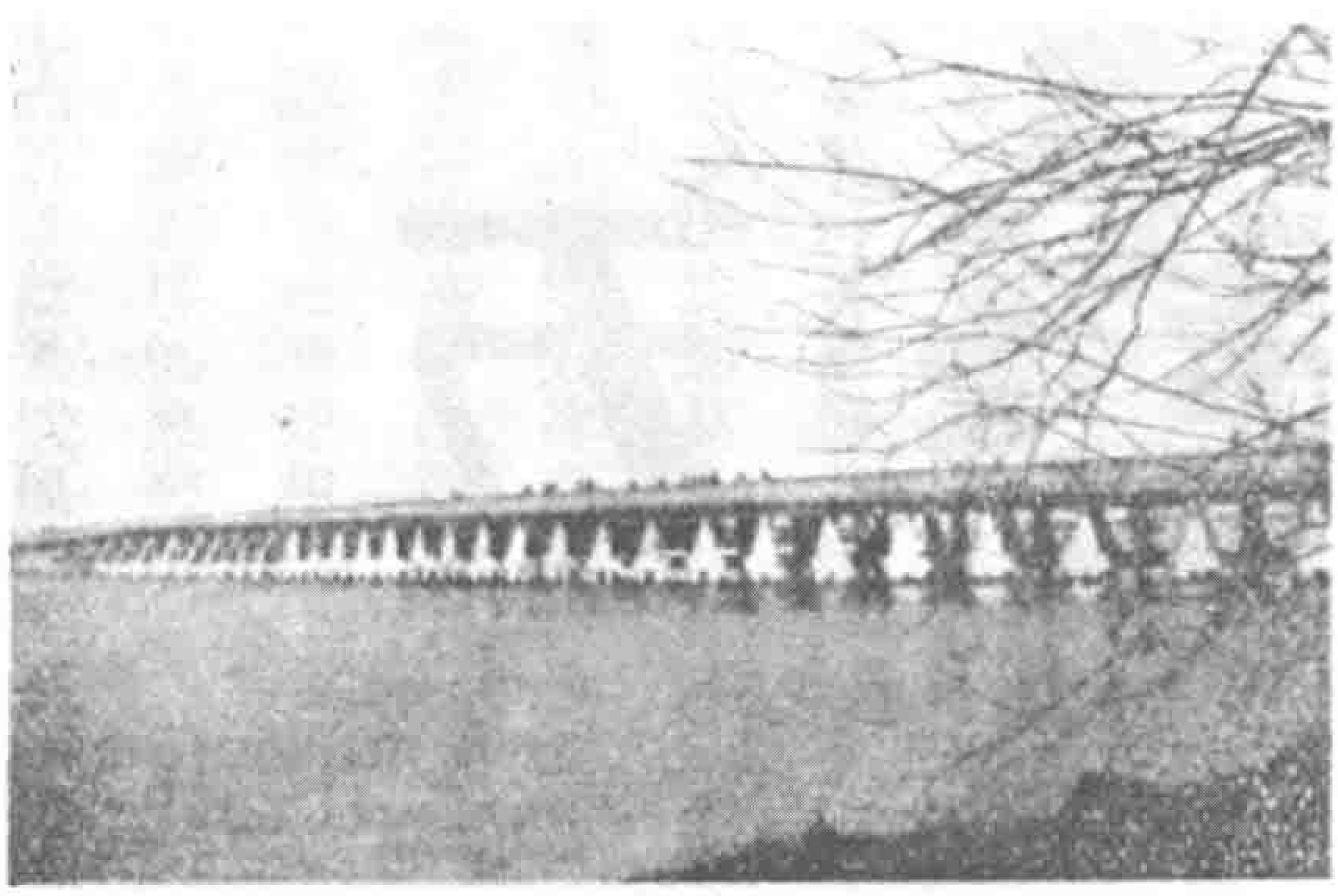
「啊，這鎗是我的！」

「不錯，等一會我再告訴你其中詳情好了。」

這時立在舵輪旁的那人對這裏的事毫不注意，充耳不聞，仍然背面立着。

無錫

中國旅行社



太湖名勝膾炙人口本社特備穩捷整潔遊艇多艘劃定價目如蒙選用請與就近中國旅行社接洽或駕臨面洽當竭誠歡迎招待

種類	可客人數	價目
甲	二十五位	十六元
乙	二十位	十四元
丙	十二位	十二元
丁	十位	十元

遊覽地點　梅園　寶界橋　蠡園　小箕山　寶界山　黿頭渚

接洽處　無錫公園路　本社
無錫車站路　中國旅行社遊覽汽船辦事處
各地　中國旅行社

二二一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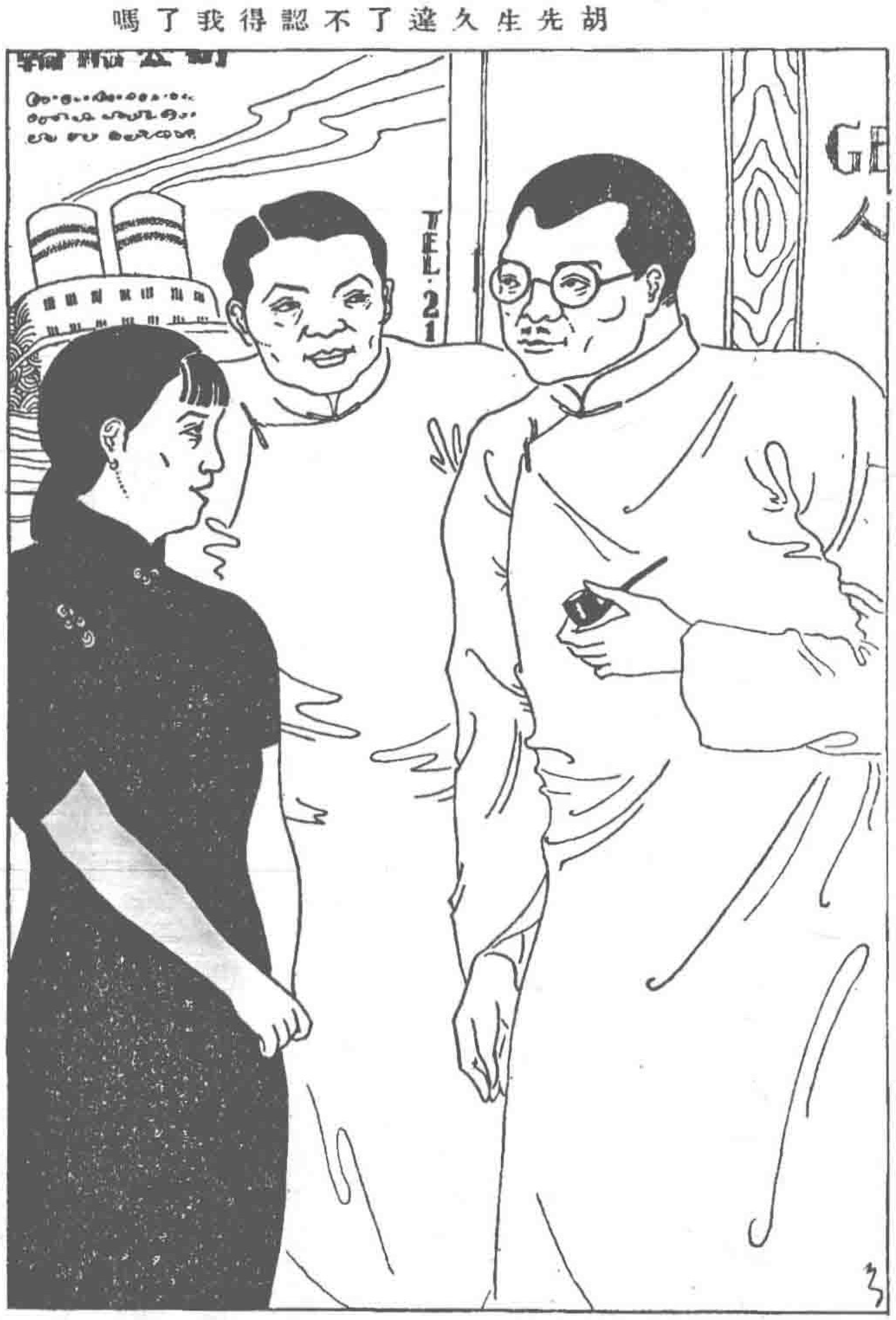
平滬通車

張恨水

第四章　二等車上的典型旅客

當胡子雲那樣提心吊胆，怕這位楊繁春要搬走的時候，耳所聞目所見的，都是楊繁春要走的消息。最後他是聽到楊小姐眞有要走的話了，立刻伸頭向外看去，那要搬走的，却不是人，原來是兩蒲包水果，放在這夾道角上，緊靠了熱汽管子，很容易烤壞。現在有兩個茶房，將那兩蒲包水果，向車門盥洗室裏送去，因爲那裏是比較涼快透風一點。由這上面看起來，自己所揣摸的楊繁春要走，那全是自己胡猜的，並無其事。靜了一靜神，自己想想，越是這樣的胡想，越不知道會怎樣的見神見鬼，不如到二等車上去看李誠夫，找他談談，換一換腦筋裏的印象。於是帶了烟斗向二等車走來。臨走的時候，叮囑了茶房，假如那位楊小姐來了，可以開了房門，讓她進去，現在把門鎖起來。茶房對於一個屋子裏的客人，本來不能容許那一個進去，不容許那一個進去，胡子雲又是這樣的叮囑了，對於楊繁春的進去，自是毫無問題。胡子雲在車身搖撼顛播的當中，隨着搖撼穿過了幾截車身，來到二等車上。這裏也是和頭等一般的車房門外，有條走路的夾道。可是環境就和頭等車不同，人聲比較的嘈雜，開着的房間門，裏面有很濃重的烟霧，向外跑了出來。有的索興在門縫裏伸出一條腿

胡先生久違了不認得我了嗎



來。胡子雲心裏想着，李誠夫說二等車房裏很稀鬆，怎麼這樣擠，也許是他那間屋子特別一點。於是順了房門的號頭，向前找去。到了那號房間門外，他倒有些愕然。他以為這二等車裏，必是空空的，可以進去坐談，現時在門外看時，除了上下四張鋪位，都已經有了人而外，在下層鋪位前，一路堆叠着蒲包，藤簍，提箱，紮好了的酒瓶子，裝醬菜的油簍子，擠塞得一些空縫也沒有。靠窗的那茶几，本是一枝斜柱支撑着的，那裏有比較大的空當，便是那裏推塞得最滿，斜頭向兩面伸了出來，直伸到下層的鋪位上去。在這茶几下，照例是有一隻搪瓷痰盂的，因為堆的東西太多了，那痰盂擠到屋子中間，和兩雙鞋子拚在一處。那痰盂子本小，橘子皮，梨核，包陳皮梅的蠟紙，再和着鼻涕粘痰煙捲頭之類，糊塗着一處，很是刺眼。車板上更是有那零碎火柴和瓜子皮一類的東西，簡直沒有下脚的所在。上面兩張鋪是客人睡着，下面兩張鋪，是李誠夫同另一個客人對坐着。他口啣了煙捲，斜靠了壁子坐着，似乎是很無聊。可是那位客人，上鋪睡的兩個人大談其家鄉話，猶如一台鑼鼓在這裏打着一樣，非常的熱鬧。李誠夫雖不作聲，却不時的皺着眉毛。似乎這談話聲，給予他的印象很惡劣，可是又避不開去。子雲站在門外，就叫了一聲誠夫。他抬頭看到，便笑着站起來道：請進來，請進來，我正是煩得很，有個來談談，那就好極了。子雲進來，坐在他鋪位上。這鋪位上，也是什麼東西都滿了，僅僅的讓開了一個人的位子，子雲還不曾開口，先就有一陣奇怪的臭味，撲進了鼻子。於是將鼻子聳了兩聳，皺了眉問道：這是一股子什麼氣味？李誠夫向對面的那人看了一看，這話可不好說，微笑了一笑。子雲這就明白過來了，乃是這幾位客人所帶的天津薰鷄滷肉以及醬菜的味兒。便笑道：我猜想着，你一個人在房間裏必定是很寂寞呢，原來正是在反面，可熱鬧得很呢。誠夫道：離開北平的時候，我也是這樣的想，一個人住上一間房，倒是很舒服。不想到了天津，上來的客，非常的多，有好些位找不着鋪位的。頭等裏面，也上了好多人吧？你受擠不受擠？誠夫本來是一句無心的話，子雲聽到，就不覺得臉上發燒，突然的紅了起來。誠夫見了他那樣子，才想起是觸動了他的心病，立刻扯開來笑道：過天津的時候，你買了好書看沒有？子雲道：什麼好書？研究學問，我就根本辦不到，至於在火車上，還談得上這個嗎？誠夫笑道：你錯了，我說的不是平常的書。好書也者，正是不好的書。由天津經過，由新站到老站，這一段子，總有賣報和賣書的人上車來。平常交易，不過賣些小說筆記之類的書，可是你暗暗的問他，有好書沒有？他可以賣些肉感一類的小說給你。在寂寞的旅行途中看這種好書，似乎比找幾個朋友在一處談天强的多嗎？說着，他哈哈一笑。自然他所說的話裏，對於這幾位同房客人，是不免加之以非議。可是他們絲毫不加

以感覺的。其中有一位是初到北方來，很迷戀着北方的皮簧，一個人睡在上鋪上，唱着武家坡，撥油倫，一程程，淚搽胸花。子雲正是個戲迷，聽了這樣的新腔，禁不住噗嗤一笑起來。誠夫也知道他所笑的，就是這武家坡的腔調，自己總怕人家曉得了，有些不便，因笑道：坐在這裏談天，我是連茶都不能斟給你喝，怪不方便，我們到飯車上坐罷。子雲因他的話，就向茶几上看去。果然的，那裏除了堆着茶壺茶碗之外，另外還有餅乾盒子，罐頭香烟筒子，火柴盒子，堆得放針的地方，也不能再有。李誠夫生平是個好整齊的人，這樣亂糟糟的地方，却猜不透他這怎樣的能忍？正是如此的想着呢，那睡在上鋪的一個人，忽然咳嗽起來，抬起頭來，有要吐痰之勢。子雲想着，這可糟了，這麼高向下面吐痰，豈能那麼準，吐在痰盂子裏。然而他這是多累了。那個人不慌不忙，反着手伸到枕頭下面，摸出個烟筒子來，在手上捧着。他在嗓子眼裏，先咕嚕一下，咳出一塊痰來，在嘴裏含着，然後從從容容的把烟筒子蓋揭開，伸着頭，把痰吐在烟筒子裏。因爲那痰很濃，吐的時候，是不大利落，一部分，兀自在嘴唇上粘着。他自己，大概也是覺察到了這個毛病，於是把烟筒子在下巴上一括，把那剩餘的痰括到烟筒子裏去。子雲看到，眞不由心裏作了兩個惡心。然而那人是無所謂的，依然把筒子蓋蓋好，放到枕頭下面去。誠夫這就碰了他的手臂一下，然後向他道：我們還是出去一會子罷。他說着，首先走出門外邊來了。子雲隨後跟着出來，二人便站在夾道裏。子雲道：你不是說到飯車上去坐坐嗎？誠夫笑道：我現在改變了主張了。到飯車上去，說話不能自由。他說的這個理由，很不充足，但是在子雲心裏，也以爲不上飯車的爲妥。於是向誠夫道：我覺得你很感到一些苦惱。誠夫也低聲道：假如我知道二等車，是這樣的情形，我不坐二等車了。子雲笑道：本來你也不應當省這幾個有限的錢，頭等裏面，第一是睡覺可以得着自由。誠夫笑道：不！假如我不坐二等車，我就坐三等車了，我們坐着打兩夜瞌睡，可以省下三十多塊錢，何樂而不爲？現在的社會，掙錢是不容易的呀。子雲正是在浪費的半個月中，雖不能反駁朋友這種話，可是也贊成不出口，向他們屋子裏望望，微笑道：你那同房三位，好像是買賣人，和你有些談不攏吧？誠夫笑道：他們自己說話都彼搶此奪，有些來不及，還拉攏我作什麼？子雲笑道：這幾個人說話，別有一種風味，你覺得怎樣？由天津直聽到上海，這兩天全夜，是你一個樂子。兩個人帶談着站定，却看到上鋪的兩位客人，也下來了。他們三個人索興在誠夫鋪上坐下了兩位。那一位在茶几下摸出個食盒子，在鋪上打開分格在床上放着，裏面是鹹菜蹄子，薰魚頭，醉蟹。將一隻酒瓶，由小藤包裏抽出，斟滿了一茶杯酒，三個人輪流的遞着喝。各伸兩個指頭，箝了菜下酒。只有那醉蟹兀自帶着酒汁，箝起來，點點滴滴的

向下流着，甚至乎那床鋪上都帶有那汁水的點滴。可是那三位客人，是毫不爲意，一面吃喝着，一面談話。子雲望了只是微笑。這時，身後聽到有輕輕的呪罵聲說，眞討厭！以後出門，沒有錢坐頭等車，情願坐三等，也不坐這鬼二等車了。這幾句話，雖是偶然聽到的，可是彼此竟成爲同志了，首先是李誠夫，就向身後看了去。原來是個四十上下的中年婦人，並沒有剪髮，梳着一把橫的如意頭。身上穿一件黑綢的棉袍子，也沒有沿滾什麼花邊，只是釘着一路粉紅色的水鑽扣子。臉上瘦瘦的，兩隻濃眉毛，一雙光燦燦的眼珠，似乎這裏面，隱藏着不少的厲害手段。她兩耳上，拴了兩個小金絲圈兒。下面也是長統的肉色絲襪子，踏了一雙拖鞋。雖然她不怎樣的嫵媚，却還有一種乾淨的印象，印到人家腦筋裏去。照着李誠夫那入世很深的眼光看去，大概是一位年事老去的姨太太，而且是蘇州人。因爲她說的國語，尾音上兀自帶着蘇音呢。在李誠夫這樣的打量她的時候，胡子雲也是同樣的去看着她。不過她雖年紀大了，究竟是個婦人，不好意思釘住人家臉上望着，很快的看過一眼之後，就回轉臉來。可是那女人並不避諱，笑起來道：胡先生，久違了，不認得我了嗎？胡子雲突然被她招呼着，却有些愕然，想不到她竟是成爲了熟人，於是點着頭笑道：這一提起來，倒像很面熟，我們是在那裏見過？口裏如此說着，就注意到她的臉上。果然的，她臉上抹了一層很厚的雪花膏，因此臉子雪白，在那雪白的左腮上，有個小拇指大的白疤痕。這個疤痕，讓子雲想起了以前的事，便一拍掌笑道：我想起來了，你是老六的娘，多年不見，想不到你還是這樣清清爽爽的。於是向李誠夫道：我來介紹介紹，這是李先生，這是……子雲到頓住了。依着以前她在石頭胡同的時候，可叫她老六的娘，身後叫她蘇州老三，於今不知道她是幹什麼營業，似乎不便將以往的事來稱呼她了。這種人是目觀六處耳聽八方的，一看這情形，那就明白了，因笑道：我們老爺姓余。子雲笑道：哦！余太太。怎麼着，你們余先生也在北平嗎？余太太笑道：他原是在交通部的。自從各機關移到南京去了，因爲他是老公事，部裏少不得這種人，所以把他又調到南京去了。我是因爲有點事情到北平來的。子雲道：那恭喜了，余太太有了歸宿了。嫁余先生多年了呢？余太太笑道：說話也就六七年了。恭喜是說不到，做女人的不能浮蕩一輩子，總要嫁了人才有着落呵！子雲道：余太太是到南京的了。余太太道：不，到上海。我們老爺到上海去了。我因爲接着他一個電報，所以趕到上海去。要不然，這樣冷的天，我忙什麼呢？子雲笑道：你們先生在交通部，余太太爲什麼還坐二等車？余太太道：呵！現在不像以前了，鐵路不歸交通部管了。要用免票是不行的了。不過也看人說話，我路上也有幾位太太朋友，他們老爺並不在鐵道部，依樣的可以用免票。胡先生這樣闊人，也

怎麽坐二等車呢？子雲笑道：闊人兩個字，不是我們的了，現在是改變一番情形了。不過我已經坐慣了頭等車，猛然改二等車改不過來。我坐的還是頭等，因爲李先生住在你隔壁屋子裏，我是來看李先生的。余太太皺眉道：若說到二等，不坐也罷。我那屋子裏，一個俄國女人，是跳舞場裏的，抽煙喝酒，什麽都來，綠眼睛，黃頭髮，臉上擦那樣濃的胭脂，簡直是活鬼。還有個女學生，她瞧不起人，睡在我這邊上鋪，把一個梯子放在屋子中間，不許人移開，她上上下下，並不理人。還有個小脚女人，是到南京去的，帶着兩個孩子，又哭又鬧，又是屎尿，眞鬧的我頭痛。我沒有法子，可是在夾道裏走走，飯車上坐坐。你聽孩子又在屋子裏哭了。上次到北平來，同房遇到兩個蘇州人，大家還可以談談。現在這屋子裏三個同房的人，你說是和那個說話爲得宜哩？李誠夫聽說，不由得笑了。因道：這樣看起來，我這屋子裏比余太太屋子裏還要好一點。余太太道：三等車上，人雖是擠一點，車是做的地方大些，空氣也好些。不像這二等車上，許多人擠在一處。子雲道：那也不然吧？我剛才去看過了，大家擠得伸直腰來的地方都沒有呢。想找這樣一個夾道，站着談話，可是不行。余太太這就笑了，因道：我還沒有坐過三等車呢，幾時要嘗嘗這滋味。子雲道：不嘗也罷，三等裏面找小脚女人很多，找那瞧不起人的女學生，就沒有了。並不因爲我有飯吃，我就說花不起錢的人不好。的確的，公衆場所，總是花錢多的地方，秩序要好些。譬如電影院，能賣一塊錢門票的影院，裏面是咳嗽聲都沒有，一毛錢門票的電影院，那裏面就像倒了鴨籠一樣了。李誠夫道：這究竟是政府的責任，不怪窮人自身。假如敎育普及，窮人都得着相當的知識，他一樣的知道愛衞生，守秩序。凡是一件事，用主觀的眼光去看，那總有不週到的。余太太笑道：胡先生是知道的，我認不了三個大字，那裏還談得上什麽知識。可是我很知道衞生，我也很守秩序。子雲笑道：那不是吹，我們總算是火車上的典型旅客。余太太對這句話不大懂，誠夫笑道：胡先生說的典型旅客，不是指中國人而言吧？我以爲在我屋子裏喝酒吃醉蟹的人，那才是典型旅客呢？至於女性方面……正說到這裏，只聽到一種侉音的婦人，叫着茶房。茶房很忙的過來，却看到一位梳髮髻的女人，在房門裏伸出頭來，笑向茶房道：你找個掃帚來掃掃罷。茶房站在門外，向裏看着，頓了脚道：怎麽又拉了？余太太輕輕的向子雲道：這就是我屋裏的那小脚女人。我們也說過，小孩子大小便，叫她帶上廁所去，或者叫茶房帶去也可以，她倒是贊成。可是有個兩歲的孩子，他凑不冷子，蹲下來就痾，叫他娘招呼也來不及。李誠夫道：這不用提，自然是在家裏隨地大小便慣了。子雲笑道：若照李兄那句話跟着向下說，這位女太太，是典型女性旅客，那個孩子是典型中國兒童。說畢，兩人呵呵大笑。身後又有人道：中國

人眞是沒有辦法。回頭看時，是位穿西服的青年，頭髮溜光，衣服口袋裏，拖出金表鍊子來。只是滿臉的黑痳子，翻嘴唇，和身上頭上調子很不和合。他又道：我覺得車上非用糾察隊不可！中國人實在不講公德。我若是車上的人，有擾亂車上秩序的人，我就要干涉他。說着，他兩手牽牽西服的領子，表示他理直氣壯的意思。李誠夫看他有點像學生的樣子，不便不理他，便答道：鐵路上要辦的事也太多了，那裏還顧得到這些事上面來。譬如天津老站到新站這一截路，兩邊許多泥水坑，和無數扔在敞地上不曾掩埋的棺材。這不但是和衞生有極大的關係，而且實在有礙觀瞻。我想，把棺材抬走，把泥水坑塡塡，這是極有限的錢，可以辦到的。可是由北京政府一直到現在，並沒有人理會過。尤其是北京政府時代，天天有要人經過這裏，誰提過一個字兒。中國人的人生觀，向來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又是一動不如一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只要事情能對付過去，就對付過去，決不想前進的。那痳子聽了，也不覺連連點頭，表示贊許。正說着，有個白臉的西服少年，忽忽的走了來，向痳子叫了一句哈囉，立刻就說起英國話來。那痳子也跟着他說英國話，兩個人握了手，一同走進房間裏去。李誠夫看了許久，低聲道：這也是典型摩登旅客之一。中國人全像那小脚女人，固然是不得了，便是像這位摩登少年，連中國話都忘了，說也未必得了吧？余太太對於這種話，却不感到興趣，不願老說下去，便向子雲道：我屋子裏又不便請進去坐，我們到飯車上去談談，好嗎？子雲却是怕在飯車上遇到楊繁春，會引起她的誤會，猶豫着可沒有答復呢。

北夢录〔一〇〕

铢庵

嚴氏父子之傳說

嚴嵩父子遺迹甚多，見於紀載者，有西長安街石大人胡同虎坊橋繩匠胡同南半截胡同等數處。而燈市口之佟府夾道亦傳爲嚴氏賜第。茲彙錄於左：

嚴嵩鈐山堂集有新治長安街西屋詩，注云，謝公木齋費公鵝湖毛公礪菴皆居此。此宅蓋其所自置者，非賜第也。按其文集中翔鶴記云，予寓居都城西四里許，使者宣召旁午，每輿隸弗及，則單騎疾馳，因始賃居西長安之衢，方營構之初云云，明二自建屋而云賃居，亦欺人之甚矣。

野獲編云，分宜舊第已三度籍沒，其在東城大街者如石大人相同，亦闤闠處，英宗時爲忠國公石亨賜第，亨敗後無人敢居，後咸甯侯仇鸞得之，仇勢張甚，不下石氏，其身後正法梟斬見籍，慘禍更甚於亨。此第今爲鑄治開鑪之所，其旁一大宅，卽石氏偏旁廳事，亦宏敞過他第數倍，今爲甯遠伯李成梁賜第，成梁罷鎮還京居之，父子六人俱爲大帥，成梁老病死牖下，長子如松戰沒，松胄子名世忠嘗襲爵而頑嚚無賴，貲產蕩盡，今惟正寢停乃祖靈柩，（萬歷中葉）十年不葬，他屋悉質於人，信乎形家之說不誣。

王璋慶藕唐詩集卷二七間樓在橫街南半截胡同，相傳爲嚴嵩別墅，其北半截胡同有聽雨樓，則世蕃別業，今歸查氏。

吳清鵬笏庵詩鈔卷二：嚴氏有墓在京師永定門外，明嘉靖間葬。

骨董瑣記卷四云：嚴介溪聽五樓別墅在神匠，「今名繩匠亦曰丞相」胡同，清初徐健菴尚書居之，繼歸溧陽史文靖。其後分爲數處，畢秋帆官翰林時得之，爲燕會觴詠之地。後歸蔣峨周立崖於禮，立崖好法書，藏弆頗富，泐褚顏蔡蘇黃米六家書于壁，後蕘歸于家廟，今樓不可考，或曰聽雨樓在北半截，其南卽吳興會館樓之餘屋也。健菴所居碧山堂卽休甯會館。

藤陰雜記云：北半節衚衕有聽雨樓，相傳爲嚴分宜東樓，前後卽其故第。汪苻洲侍郞曾寓，見王樓村集，近韋約軒中丞自四松亭移居，有醉經堂古藤書屋得石軒松石間精舍槐蔭館綠天小舫桐華書塾，九日同人送吳白華司空使楚，分體賦詩，今歸查氏，其南爲吳興會館。自是樓旁餘屋紀太僕復亨以清遠名其堂，公車賴以棲止。先是吳少司馬應棻寓順承門街東井書屋，捨宅爲館，不遂，孫宮允人龍另覓地工未及完假歸，詩轉爲枌榆籌未了草堂花徑幾時新。嗣又闢地擴館，吳比部嚴植藤，今已滿院。王觀察鑾植槐，余題句云，初白槐移問有無，槐街更憶小長蘆，風流二老前型續，消夏聊將種樹娛。館近不戒於火，癸丑修整復完，東井書屋吳眉菴司馬宴客示嶺北集，杭大宗詩，官因右部論兵偉，詩比東坡過海奇，常以秋日召客，名曰秋盤，酒具曰犀槎，徐觀察以升詩，每羨秋盤嘉醞醪泛犀槎，張太史映斗有犀槎歌，又得墨紗蕉幅張之齋臚，因名蕉窗，賦詩亦極一時觴詠，後歸紀太僕贊學士南英，今屋已成墟，東井亦枯。

骨董瑣記：分宜故第，相傳在繩匠胡同，以爲丞相之訛，又以爲在燈市，按野獲編云，京師全楚會館故江陵相第，壯麗不減王侯，特分宜舊第四分之一，右一小房爲京師富人徐性善所得，後坐他事籍沒，自嚴及張迄徐，未三十年，三遭抄沒，其爲凶宅可知，嘉萬相去不遠，景倩且曾親見，親居之，則分宜舊第不在燈市明矣，聽雨乃東樓之居，

或因此訛為繩匠耳，今湖廣會館猶為四大凶宅之一。

竹

北方不宜竹，惟有泉水處可種。洪北江為法式善題移竹圖云，雖然竹性北不宜，幹葉縱具青蔥稀，先生愛竹識竹性，先引活水周階畦，是也。故西山壇柘寺及孫承澤之退谷皆以竹勝，雖無千霄蔽日之觀，而置之長松怪石之間，甚具瀟灑嬋娟之致。至若人家庭院，但須有牆可蔽北風之處，亦可種數叢也。

筆

野堂軒摭言云：乾隆時一筆，南書房視如珍寶，吳縣陸相國言其筆已無鋒。歲終寫福壽字時，先浸水中七八日，便揮灑如意，頃刻可書百餘幅，故寶之也。

竹葉亭雜記云：御用筆向皆選取紫豪之最硬者，方得奏進，上以其不合用，令英協揆以外間習用者進試之，取純羊豪兼豪二種。可見道光以後用羊豪之風始盛。

余所見前朝進御之筆，進自湖州，皆極窳劣，不能作一字。每歲頒賜近臣，皆此物也。惟近見故宮博物院尚有萬歷筆若干管，其穎作棗形，以其狀卜之必圓健耐用，雖不能取而試之，然此間有筆工李福壽者，能得古法，可以仿製，近來製筆反有勝於昔者。

北都昔日所用之筆，衙署辦公則有所謂稿筆，商店記帳則有謂水筆，皆非兎非羊，使轉如意，價廉工省，甚可提倡也。

滿人衣服

邵懿辰半巖廬日記云：前聞宗滌樓言，今時衣裘侈貴，若明時官員，無冬夏戴漆紗帽，著緋藍諸色袍，冬時裘在袍內，毛不向外，故可不論皮毛之佳惡，或中被絮襖而外以袍罩之，即可蒞官入朝，紗帽遇冬時或中實以絮或駱毛護項領，如今高麗人所服，無絨氈種羊貂鼠諸沿及涼冠竹胎羅胎之分也。攷明史輿服志序言，明興車服尚質，而志中言冠服極悉，無一言及於裘飾，則滌翁之說信然。今官衣有小毛中毛大毛之分，色狀高下，窮極工巧，無慮數十種，即如三品以上及侍從許服貂裘，而翰詹諸臣中有極窶者，一貂裘值數十金，品制所關，不能不極力購而服之云云。此言有清服制之奢靡為歷代所無，論極允當。蓋滿人起自東陲，珍裘明珠之飾皆所自有，故不覺其貴也。洎其後裔，養尊處優，習於奢縱，彼此相尚，益無紀極，當其季年，一人之身，合貂狐珊珠翠管及玉佩之屬，可值萬金，相傳榮祿每年冬裘日易一貂桂，立山每年三百六十日所佩朝珠無一相同者。至於衣飾質料色地隨時令而轉移者，更無論。大臣章服同於閨閣之爭奇鬥麗，眞古今罕有之奇聞矣。

旅行雜誌第八卷彙刊

精裝兩厚册（布面金字）

實價六圓 郵費外加

趣味

妙趣橫生之電車軌道殯儀

志政

世界最古之電車軌道，當推紐約第四號街與麥迪孫街間之短程路線，該軌自敷設以迄于今日，共計已用壹百零三年，今茲紐約各項建築之中，其歷史之悠久，幾無一能與該軌堪稱相埒。

本年一月三十一日，該軌道正式宣告廢業，不復再用，而代以公共汽車，是日夜半，當末班電車駛往麥迪孫街時，該公司特舉行偉大之殯儀，情況極爲熱烈，乘客座爲之滿，一致高唱「伊人將有佳運」之悲壯歌曲，并由車內電播消息于全國，使知此世界最古之電車路軌，即與世人長辭矣！

該公司爲避免鋪張起見，曾婉謝各界，不必致送鮮花去。

倫敦之霧

志政

倫敦多霧，舉世無不知之，其最甚者，英京人士，名之曰「黑外」(Blackout)，每當「黑外」發生，則四英尺以外，即不復能辨人物，且呼吸亦極感不舒，是時雖在日間，而全市電炬，無不放光，情景宛如深夜，車輛交通，亦須暫行停止，整個之英京，至此遂失其固有之完美節調矣。

倫敦郊外，遇霧則萬籟俱寂，人跡罕至，蓋在大霧中步行，輒多危險，有時偶聞人聲，究不知其距離本身若干尺也。

冬令之霧最頻，估計一季因霧而遭受之損失，不下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至商業上之損失，因霧而生事變之損失，或因霧而不能自外回寓，改就旅舍之用費等，猶不在內也。

外埠入口之船隻，至太晤士河，輒以遇霧而不能使乘客登陸，往往遲延一二日不等。至大霧中之可略沾其利者，僅有售賣鮮花之主人，蓋霧點滋潤花卉，較之任何雨水爲佳也。

四等車之今昔觀（月）

我國鐵路之旅客列車，向分三等，即頭等二等三等是也，較優于頭等者，則有公事車，俗稱「花車」，亦稱大班車，花車多備大人物往返之用，票價往往記帳，鐵路方面收入無幾。頭等乘客，大部分亦係免票，鐵路收入之大宗，厥賴二三等車之乘客。嗣爲適應特殊情形起見，各路往往有較三等爲廉之減價專車，如北甯路之移民專車，及京滬滬杭甬兩路之貧民小工車等，多屬臨時性質，車輛簡陋，以四十噸鐵蓬車改造者爲多，夏季烈日薰炙，冬日寒風砭骨，乘客所付之代價雖微，而痛苦乃至深。京滬滬杭甬兩路因水路競爭關係，旋即改貧民小工車爲四等車，按日固定行駛，乘客趨之若鶩，原來規定必須短衣勞工始可購票者，今此律亦弛，御長衫洋服者，頗不乏人焉。兩路局爲惠民衆計，復將四等車力求改善，迄于今，四等車與三等車幾無甚軒輊，一切設備，均能適合乘客之需要，于是無形中乘客之旅行費用，減輕不少，三等車乘客，至此反形寥落，路局收入，轉以四等爲最多矣；

首都三墓（政）

首都紫金山麓，氣象萬千，而上綴其間者，則有三大墓道，即明孝陵，總理陵寢，及譚墓是。三者之中，各擅勝場，明陵以古樸勝，中山陵以莊嚴勝，譚墓以清幽勝，明陵暨中山陵久爲世人所稱道，婦孺無不知之，獨譚墓新成，知者較鮮，予嘗于去歲秋間，偕周君輔成韓君意秋往游，初至靈谷寺，出寺數十武，即見譚院長國葬之巨大石碑，由此沿平坦之馬路前進，山勢漸高，兩旁林木蓊翳，如在畫中，一再盤旋，至譚院長之饗堂，室僅一進，而畫棟彫樑，曲檻美妙，對面爲紀念園，湖南及浙江省政府所捐建也，至此徧覓譚墓不得，更前進至半山間，則巍峨之譚墓，赫然在望焉！香花清供，令人肅然起敬，極目四望，則正與中山明陵成犄角之勢。該墓設計之妙，端在曲折有致，「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邨」殆可爲此詠之。

中華國有鐵路

國內旅客聯絡運輸

公里里程單程票價及來回遊覽票價表

由蘇州站

所至各車站	距離公里 揚子江里程除外	單程票價						來回票價					
		特快車由鐵路輪渡			普通車由舊輪渡			特快車由鐵路輪渡			普通車由舊輪渡		
		I	II	III	I	II	III	I	II	111	I	II	III
津浦綫 Tientsin-Pukow Line													
取道 南京 Via Nanking													
天津東站 Tientsin East	1239	67.05	43.40	21.70	58.80	39.20	19.60	104.80	67.25	37.60	88.25	58.80	33.35
天津總站 Tientsin Central	1235	66.90	43.30	21.65	58.65	39.10	19.55	104.55	67.10	37.50	88.00	58.65	33.25
天津西站 Tientsin West	1229	65.60	43.10	21.55	58.35	38.90	19.45						
唐官屯 Tangkuantun	1163	62.55	40.50	20.25	54.90	36.60	18.30						
滄洲 Tsangchow	1114	60.15	38.90	19.45	52.50	35.00	17.50						
泊頭鎭 Patoucheng	1075	57.45	37.20	18.60	50.40	33.60	16.80						
連鎭 Lienchen	1044	55.95	36.20	18.10	48.90	32.60	16.30						
桑園 Sangyuan	1022	54.75	35.40	17.70	47.70	31.80	15.90						
德州 Techow	1001	53.70	34.70	17.35	46.65	31.10	15.55						
禹城縣 Yuchenghsien	934	49.80	32.20	16.10	43.35	28.90	14.45						
濟南府 Tsinanfu	883	46.50	30.10	15.05	40.65	27.10	13.55	72.75	46.70	26.10	61.00	40.65	23.05
泰安府 Taianfu	811	42.90	27.70	13.85	37.05	24.70	12.35	67.35	43.10	24.05	55.60	37.05	21.00
大汶口 Tawenkow	783	40.80	26.40	13.20	35.55	23.70	11.85						
曲阜 Chufou	744	38.85	25.10	12.55	33.60	22.40	11.20	61.00	39.05	21.80	50.45	33.60	19.05
兗州府 Yenchowfu	727	37.95	24.50	12.25	32.70	21.80	10.90	59.65	38.15	21.30	49.10	32.70	18.55
濟寧州 Tsiningchow	758	39.60	25.60	12.80	34.35	22.90	11.45						
滕縣 Tenghsien	666	34.20	22.10	11.05	29.55	19.70	9.85						
棗莊 Tsaochuang	664	34.20	22.10	11.05	29.55	19.70	9.85						
臨城 Linchang	633	32.55	21.00	10.50	27.90	18.60	9.30						
徐州府 Hsuchowfu	566	28.50	18.40	9.20	24.45	16.30	8.15						
南宿州 Nanhsuchow	491	24.15	15.60	7.80	20.70	13.80	6.90						
蚌埠 Pengpu	401	19.50	12.50	6.25	16.05	10.70	5.35						
臨淮關 Linhuaikuan	376	17.70	11.40	5.70	14.85	9.90	4.95						
明光 Mingkuang	341	15.90	10.20	5.10	13.05	8.70	4.35						
滁州 Chuchow	275	11.85	7.60	3.80	9.60	6.40	3.20	19.00	12.05	6.70	14.45	9.60	5.45
東葛 Tungko	249	10.65	6.80	3.40	8.40	5.60	2.80	17.20	10.85	6.05	12.65	8.40	4.80
浦口 Pukow	225	9.30	5.90	2.95	7.05	4.70	2.35						
北寧綫 Peiping-Liaoning Line													
取道 天津 Via Tientsin													
北平 Peiping	1375	73.80	47.80	23.90	64.95	43.30	21.65	115.20	74.00	41.40	97.45	64 95	36.85
豐台 Fengtai	1356	73.05	47.30	23.65	64.20	42.80	21.40						
廊坊 Langfang	1301	70.50	45.60	22.80	61.65	41.10	20.55						
塘沽 Tangku	1283	69.15	44.80	22.40	60.90	40.60	20.30						
唐山 Tangshan	1370	73.65	47.70	23.85	64.80	43.20	21.60						
古冶 Kuyeh	1394	74.70	48.40	24.20	65.85	43.90	21.95						
灤縣 Lanhsien	1424	76.65	49.60	24.80	67.20	44.80	22.40						
昌黎 Changli	1459	78.15	50.60	25.30	68.70	45.80	22.90						
北戴河 Peitaiho	1487	79.50	51.50	25.75	70.05	46.70	23.35						
北戴河海濱 Peitaiho Beach	1508	81.00	52.40	26.20	70.95	47.30	23.65	126.65	81.20	45.40	106.50	70.95	40.25
秦皇島 Chinwangtao	1505	80.85	52.30	26.15	70.80	47.20	23.60	126.40	81.05	45.30	106.25	70.80	40.15
山海關 Shanhaikuan	1522	81.60	52.80	26.40	71.55	47.70	23.85	127.55	81.80	45.75	107.40	71.55	40.60
綏中縣 Suichunghsien	1587	84.60	54.80	27.40	74.55	49.70	24.85						
興城 Hsingching	1635	87.30	56.50	28.25	76.65	51.10	25.55						
連山 Lienshan	1656	88.35	57.20	28.60	77.70	51.80	25.90						
錦縣 Chinhsien	1706	91.20	59.00	29.50	79.95	53.30	26.65						
北票 Peipiao	1818	96.90	62.70	31.35	85.05	56.70	28.35						
溝幫子 Koupantzu	1770	94.05	60.90	30.45	82.80	55.20	27.60						
營口 Yingkou	1861	98.85	64.00	32.00	87.00	58.00	29.00						
大虎山 Tahushan	1812	96.45	62.40	31.20	84.60	56.40	28.20						
彰武縣 Changwuhsien	1924	102.15	66.10	33.05	89.70	59.80	29.90						
通遼縣 Tungliaohsien	2063	109.05	70.60	35.30	96.00	64.00	32.00						
新民 Hsinmin	1882	99.60	64.50	32.25	87.75	58.50	29.25						
皇姑屯 Hwangkutun	1939	102.90	66.60	33.30	90.45	60.30	30.15						
遼寧 南滿站 總站 Liaoning S. M. R. Central	1942	102.90	66.60	33.30	90.45	60.30	30.15						

中華國有鐵路

國內旅客聯絡運輸

公里里程單程票價及來囘遊覽票價表

由蘇州站

所至各車站	距離公里 揚子江里程除外	單程票價						來囘票價					
		特快車由鐵路輪渡			普通車由舊輪渡			特快車由鐵路輪渡			普通車由舊輪渡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隴海綫 Lungnai Line													
取道 徐州府 Via Hsuchowfu													
孝義 Siaoyi	978	52.20	33.80	16.90	45.75	30.50	15.25						
潼關 Tungkwan	1264	68.40	44.30	22.15	60.15	40.10	20.05						
西安 Sian	1395	75.75	49.10	24.55	66.90	44.60	22.30						
渭南 Weinan	1337	72.90	47.20	23.60	64.05	42.70	21.85						
陝州 Shanchow	1168	63.00	40.80	20.40	55.35	36.90	18.45						
會興鎮 Hweihingchen	1158	62.25	40.30	20.15	54.60	36.40	18.20						
洛陽東站 Loyang East	1027	55.35	35.80	17.90	48.30	32.20	16.10	86.65	55.55	31.10	72.50	48.30	27.45
汜水 Szeshui	950	50.55	32.70	16.35	44.10	29.40	14.70						
鄭州 Chengchow	908	48.60	31.40	15.70	42.15	28.10	14.05	76.20	48.80	27.30	63.25	42.15	23.95
開封 Kaifeng	843	44.70	28.90	14.45	38.85	25.90	12.95	70.05	44.90	25.15	58.30	38.85	22.10
商邱縣 Shangkiuhsien	712	37.35	24.10	12.05	32.10	21.40	10.70						
靈寶 Lingpao	1194	64.35	41.70	20.85	56.70	37.80	18.90						
蘭封 Lanfeng	800	41.70	27.00	13.50	36.45	24.30	12.15						
柳河 Liuho	747	39.15	25.30	12.65	33.90	22.60	11.30						
碭山 Tangshan	649	33.45	21.60	10.80	28.80	19.20	9.60						
新浦鎮 Sinpuchen	757	39.75	25.70	12.85	34.50	23.00	11.50						
運河 Yunho	639	33.00	21.30	10.65	28.35	18.90	9.45						
郾師 Yensze	998	53.10	34.40	17.20	46.45	31.10	15.55	82.95	53.30	29.85	70.00	46.65	26.50
膠濟綫 Kiaochow-Tsinan Line													
取道 濟南府 Via Tsinanfu													
青島 Tsingtao	1295	68.25	44.20	22.10	60.00	40.00	20.00	108.60	68.45	38.30	90.05	60.00	34.05
坊子 Fangtzu	1114	59.10	38.20	19.10	51.45	34.30	17.15						
濰縣 Weihsien	1101	53.50	37.80	18.90	50.85	33.90	16.95						
青州 Tsingchow	1042	55.20	35.70	17.85	48.15	32.10	16.05						
博山 Poshan	1040	55.05	35.60	17.80	48.00	32.00	16.00						
膠州 Kiaochow	1217	64.65	41.80	20.90	56.40	37 60	18.80						
高密 Kaomi	1191	62.70	40.60	20.30	55.05	36.70	18.35						
周村 Chowtsun	979	51.60	33.40	16.70	45.15	30.10	15.05						
平漢綫 Peiping-Hankow Line													
取道 徐州府 鄭州 Via Hsuchowfu-Chengchow													
漢口大智門 Hankow, Tachimen	1422	77.85	50.40	25.20	68.40	45.60	22.80						
漢口江岸 Hankow, Kiangan	1418	77.70	50.30	25.15	68.25	45.50	22.75						
橫店 Hengtien	1396	75.90	49.20	24.60	67.05	44.70	22.35						
孝感 Siaokan	1354	73.80	47.80	23.90	64.95	43.30	21.65						
花園 Hwayuan	1320	72.15	46.70	23.35	63.30	42.20	21.10						
廣水 Kwangshui	1275	69.15	44.80	22.40	60.90	40.60	20.30						
新店 Sintien	1248	67.80	43.90	21.95	59.55	39.70	19.85						
信陽 Sinyangchow	1210	65.85	42.60	21.30	57.60	38.40	19.20						
明港 Mingkiang	1171	63.30	41.00	20.05	55.65	37.10	18.55						
確山 Kiaoshan	1134	61.35	39.70	19.85	53.70	35.80	17.90						
駐馬店 Chumatien	1114	60.45	39.10	19.55	52.80	35.20	17.60						
遂平 Suiping	1096	58.80	38.10	19.05	51.75	34.50	17.25						
西平 Siping	1070	57.60	37.30	18.65	50.55	33.70	16.85						
郾城 Yencheng	1048	56.40	36.50	18.25	49.35	32.90	16.45						
臨潁 Linyin	1020	55.05	35.60	17.80	48.00	32.00	16.00						
許州 Hsuchow	994	53.10	34.40	17.20	46.65	31.10	15.55						
新鄭 Sincheng	954	51.00	33.00	16.50	44.55	29.70	14.85						
黃河北岸 Hwanghonan	938	50.25	32.50	16.25	43.80	29.20	14.60						
新鄉 Sinsiang	988	52.80	34.20	17.10	46.35	30.90	15.45	82.50	53.00	29.70	69.55	46.35	26.35
衛輝 Weihwei	1013	54.60	35.30	17.65	47.55	31.70	15.85						
彰德府 Changte Ho	1094	58.80	38.10	19.05	51.75	34.50	17.25						
豐樂鎮 Fenglochen	1109	60.15	38.90	19.45	52.50	35.00	17.50						
磁州 Tzechow	1129	61.20	39.60	19.80	53.55	35.70	17.85						
邯鄲 Hantan	1160	62.70	40.60	20.30	55.05	36.70	18.35						
順德府 Shuntehfu	1212	66.00	42.70	21.35	57.75	38.50	19.25						
高邑縣 Kaoyihsien	1275	69.15	44.80	22.40	60.90	40.60	20.30						
元氏 Yuanshih	1293	70.05	45.40	22.70	61.80	41.20	20.60						